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王爷落难



楔子

第一张感谢状

真是太崇拜我自己了，我竟然能够“挤”出一本小说？我很喜欢看小说，在一股冲动下，决定自己写小说。但一向颇为大女人的我，写出来的女主角，当然不会是那种“一捏就死”的女人。

我喜欢以一种轻松的角度看事情，所以我现在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看爱情、写爱情。

就因为如此，(王爷落难)就酝酿出生了，很希望你们会喜欢它。

接下来是感谢状，虽然俗套，但是我毕竟也不能免俗。

感谢基本上没出什么力，却猛在一边“天饱吵”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是要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，因为如果小说不好看，她会很丢脸。另一个则是希望我最好连她的学校都讲出来，让她“扬”一下。为了要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在此就特别注明，她就读台北板桥某“著名”工专，应该很明显了吧！板桥不过也只是一所工专。

上面两个迥然不同个性的女人，令我吃惊的，竟是我的——两个姊姊。

不过，不管如何，还是很感谢她们。最感谢她们“鼓励”我，如果第一次投稿不成，我就要效法国父十一次革命，死都要成功，如此一来，我总有一天会成功！#*%@.....最后，有一点特别要提出来。

我的笔名——子纹，是我二姊的名字，她终于做了件好事，把两个字借给我，不然我真的要失眠好几晚，就为了想个笔名。

OK！言尽于此，因为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？从不知道写序如此困难，害我流了满身汗，写到最后还变成感谢状。

算了！下次有机会再雪耻，我一定要先打草稿，想出一大堆点子——请别人帮我写。

我很聪明吧！嘻嘻！

第一章

“小姐。”小云紧张的在花园中穿来穿去，一边低声的叫唤，企图寻找从早上就宣告失踪的传婉筠。

想到三天前，丞相的特别关照，令小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原因无他，就因为那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传婉筠小姐，那天竟然跑到西市去跟一堆蛮子“闲话家常”。理所当然的，这件事震惊了整个丞相府，相对也连累了忠心耿耿的丫鬟小云。

“怎么办？”看样子筠小姐是真的不在府中了。这下，小云真的是无语问苍天，为什么她的主子不能同别人的主子一样，安静的待在深闺中，学习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刺绣，然后等待夫君前来迎娶？从小，婉筠就和她大哥两

人四处跑，把心都玩野了，现在她大哥没有时间陪她出府，她干脆自己跑出去，连她的贴身丫鬟也拿她没法子。

现在可好，竟然跟一堆蛮子混在一起？三月初九就是筠小姐出阁的日子了，而对方还是个威震西北的王爷，这事若传了出去，可算是丑闻一件，但筠小姐还是像个没事人似的，丝毫不在乎。

“小姐啊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”小云心急得快哭出来了，事情若传到丞相耳朵里，她这个小丫头就算有十条命也不够赔。

就在她烦恼之际，有人用力的拍了她背部一下，小云吓了一跳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，一定是有人发现小姐不见了。她摇摇头，认命的低着头转过身，准备接受责罚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一副苦瓜脸的样子。谁招惹你了吗？”小云一听声音，兴奋的抬头看着她，高兴的叫道：“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都不知道，我都快——”傅婉筠连忙伸手捂住小云的嘴巴，“小声点。”她警告道。“你非要搞到人尽皆知吗？”说完才放开手。

小云睁大了眼睛，急忙的说道：“小姐，趁现在没人知道你溜出府，你赶快回房去，以免待会儿——”“够了，够了。”婉筠举起手打断它的话。“真不知道你在急些什么？”“我的好小姐，你就快点回房吧，算我这个丫鬟求你，好不好？”“好——。”婉筠无奈的应道，还刻意拉长尾音，转身就走。

“小姐啊！”小云气急败坏的跟在婉筠身后唤道。

“又怎么了？”婉筠无奈的转过头问。

“走路要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，脚步要小，放慢些，才能显得比较端庄。”婉筠莫可奈何的叹了口气，“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，行了没？”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规矩！婉筠心中不平的嘀咕着。像那些蛮人不是很好吗？那些外族女子都能穿长裤跑来跑去，在马上与男子一争高下，而她别说是骑马，就连脚步大了点，就像是犯了滔天大罪似的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

婉筠心中老大不高兴地回到“梅园”，毫不淑女的推开房门，满意的听着房门哀嚎了一声。

她一定眼，当下愣在原地，跟在后面的小云也顺势撞上她的后背。

小云摸摸撞病的鼻子，“怎么回事啊？小姐。”她不明就里的问道。

婉筠往旁边移了一些，让她看清楚房里的情形。

小云一看，这还得了，坐在花厅上的不正是……？她震惊的倒吸一口气，支支吾吾的叫道：“夫人。”婉筠自知理亏，也心虚的唤了一声：“娘。”婉筠等着母亲开口，心知这顿骂铁定是逃不掉，只是可怜了小云，又连累了她。婉筠偷偷的望了面无表情的母亲大人一眼，心中疑惑她怎么还不开口。

“娘，怎么有空来女儿的房间呢？如果有事情和我谈，找人来通报一声便是，女儿自会去给你请安，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”婉筠等得不耐烦，干脆先开口。

“找人通报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倒是你，去了哪里？怎么到你房里老半天了，这会儿才见你回来。”夫人是那种不怒而威的人，虽然讲话轻声细语，实际上却非常善于察言观色，毕竟丞相夫人这个位子并不好坐。纵使天不怕、地不怕如傅婉筠，遇到她娘亲，也只有安静听教的份。

婉筠咬着下唇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好拉了拉呆站在一旁的小云。

这时小云才如梦初醒的代替婉筠回答道：“小姐一早起来就忙着学刺绣，我看她做了那么久，太伤眼力了，所以在用完午膳之后，就找小姐到竹

园去走走，顺便赏赏花，休息休息。”这是什么理由？婉筠在心中暗暗叫苦，明知道她根本不会刺绣，刺十针就有九针刺在自己手上。更离谱的是，还编说她做了一个早上！知女莫若母，这下肯定东窗事发。

她瞪了小云一眼，真是愈帮愈忙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傅夫人依然温和的问道。

婉筠尴尬的笑了笑，坐到傅夫人旁边，撒娇的叫道：“娘。”傅夫人摇了摇头，“不是为娘的要说你，下个月初九，你就要成亲了，不可以再像以前一样四处乱跑，这事若传到三王府，让三王爷听到可不太好。”三王爷李承昂是当今圣上的亲手足，也是她婚配的对象。他手拥重兵，几次征讨外患都大获全胜，就连长安城的禁军军权也归他管，不过近几年都在边关留守，已有一段日子未回京师。

“怎么又提这件事呢？”婉筠生气的扯了扯自己宽大的袖子，“外面的人都在说他根本不想娶我。”“谁说的。皇上赐婚，三王爷岂有抗拒之理，除非他要抗旨。”“但是……”婉筠一时语塞，随即脑中闪进外面盛传的流言，“外面的人还说三王爷想当皇帝，因为他手拥重兵，少年得志，又威震三疆，很可能会叛变，这种人我才不要嫁。”“真是的，这种话怎么可以乱说呢？”一向温柔的傅夫人听到婉筠的话，不自觉的提高了音量，出声斥责道：“你说这些话，若让其它人听到，那还得了！唉，真不该放任你四处乱跑，让你听了那么多以讹传讹的话。”“这件事早已传得满城风雨，我就不相信娘会不知道。”婉筠依旧不服的反驳。

“你——”傅夫人一听，不禁为之气结，不知如何以对。她这个宝贝女儿，就是那一张嘴，永远是得理不饶人。

“娘，我不是存心惹你生气，只是觉得疑惑，你和爹怎会要我嫁个日后可能会因叛国而遭处决的人呢？”“这……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皇上赐婚。你爹今天从朝中回来，告诉我边关有消息回来，三王爷在最近几天就会返回京师了，所以不要再跟那些个不应该见面的人见面，以免这事传进王爷府。你若不为你爹的官途着想，至少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，一个野丫头是不能在王爷府独当一面的。”“娘，我说不嫁就是不嫁。”婉筠一拗起来，可是谁都打不动她的心。

“你真是愈来愈不懂事。”傅夫人真的生气了。“反正到最后你还是得上花轿，要切记这是皇上赐婚，不从便是抗旨，而抗旨就是死，难道你要我们一家落得如此下场吗？”“我知道，但是——”婉筠似乎还有话想讲，一旁的小云见到夫人逐渐阴沉的脸色，只好不顾什么主仆之分，连忙打断婉筠的话，抢先说道：“夫人，你放心吧！我相信小姐只是不习惯这种待嫁的心情，又加上外面的风风雨雨，才会使她口不择言，再过几天小姐就会恢复正常了。”傅夫人似乎接受了小云的说法，点点头，拍了拍婉筠的手，“事情已成定局，我知道你今天私自出府，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你爹，但我不希望再有下次，这段时间你就乖乖待在家里，等着当新嫁娘。你好好的想想，当个王妃，一生的富贵，这是很多女孩求都求不来的福分哪。记住娘的话，别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”她看了看外面的天色，直起身，“时候不早，娘该走了。小云，”傅夫人唤在一旁的小云，“该伺候小姐用膳了。”“知道了，夫人。”“娘！你等……”婉筠看着母亲离去，作势要追出去，却被小云硬生生给拖住。婉筠气急败坏的甩开她的箝制，叫道：“你做什么？我要去见爹娘，不要拦着我，我一定要跟他们把事情讲清楚，我总认为有事情不对劲。”“我的好小姐，你

是聪明人，难不成你看不出来，纵使老爷和夫人再宠你，这次他们也不会帮你。皇上亲自赐婚，有谁敢说个不字？我想三王爷就算再不愿意，他还是会来迎娶，因为他担不起抗旨的罪名。小姐，你就不要再去自找麻烦了，好不好？”小云在一旁苦口婆心的劝道。

婉筠一听，全身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似的，坐回椅上，喃喃的说：“我总觉得事情不单纯，否则爹娘不会就这样匆匆忙忙的把我送出阁。”“小姐，我知道你很害怕，不过这是正常的，你就别再多想，自寻烦恼。”“怕？谁告诉你我害怕了。”婉筠觉得好笑，一向只有人家怕她，哪轮得到她怕别人，只不过是最近爹娘的态度令她起疑罢了。“我只是觉得奇怪，爹娘好象有事瞒着我。”“小姐，是你多心了。”婉筠走到窗边，卷起竹帘，望着远方即将下沉的太阳。真的是我多心了吗？婉筠自问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听到小云唤道：“小姐，该用晚膳了。”婉筠转头看了小云一眼，摇摇头，“我不饿，把饭菜都收起来吧！”“可是……”“我真的不饿，别再说了。”小云只好把东西收一收，也觉得爱莫能助。毕竟她一个小小的丫鬟，又能帮她做什么呢？总不能跑到正堂，叫老爷夫人别把小姐嫁给三王爷吧！

我怎么能坐以待毙呢？这不像我，婉筠心想。该是她出马的时候了，总不能等到人家来到家门口了，还对对方毫不了解吧？另一方面，在相府的厅堂，也正展开激烈的辩论。

“相爷，我心里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妥。”傅夫人对着傅丞相说道。“再怎么讲，我们也不应该把婉儿的婚事当儿戏，她可是咱们唯一的女儿。”“是啊！爹，您老人家也太胡涂了。”傅丞相的独子，也是当朝赫赫有名的将军傅毅刚也开口。虽说是个武官，他却也是个能言善道之人，平时十分敬佩他的父亲，但此次对父亲大人的所作所为却也不敢苟同。

傅丞相拿起几上的茶，喝了一口，走了定神，说道：“万般皆是命，是好、是坏就全看婉儿自己的造化。”“爹，您怎能这么说？三王爷从前又不是没说过，他不希望接受皇上的赐婚，这次若不是传闻王爷可能叛变，他根本不会娶她，您这样把婉儿硬嫁给他，不太好吧。”“圣上的旨意已下，我不会抗旨。你们就别再说了，事情已是定局，多说无益。”“早知道官场如此多的是非，当年就不该听你的意思，让你出仕。”傅夫人难过的垂下泪，“若是三王爷真的叛变，岂不连累了女儿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”“娘，别哭了，身体要紧。”一旁的毅刚赶忙劝道。

“夫人，你就放宽心。”丞相也安慰道。“婉儿的终身大事，由皇上亲自赐婚，也可算是无上的荣幸，你就别难过了。”“难道没有转圜的余地吗？”傅夫人又问。

丞相无奈的摇摇头，“君无戏言。总之，下个月初九，婉儿一定得嫁给王爷，这已经是不容更改的事。”夫人一听哭得更伤心，毅刚则频频安慰她，“其实情况也并非全然不乐观，三王爷是皇上的亲手足，所以他理应不致背叛圣上，这些传闻可能是因为他掌握军权、兵权过重，招人嫉妒，所以关于三王爷会叛变这件事，可信度并不大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傅夫人满怀希望的抬起头问道。

毅刚肯定的点点头，并转而看向丞相，“您认为呢？爹。”丞相也点点头。“先皇在四位王爷年纪尚幼时，启委派我教任四位王爷，太子和三王爷由于同是正宫所生，所以两人感情一向很好。两兄弟一文一武，似乎也没有

多大冲突，更何况三王爷不是个会为了江山就残害手足之人。只不过时间过了这么久，三王爷又在边疆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我也没什么把握。”“但是婉儿那么聪明，她难道没有对这场匆促的婚姻起疑吗？”毅刚觉得十分好奇，一向机灵的妹妹，竟会对此事这么迟钝。

“她早就发觉不对劲了。”傅夫人接口道。“不过，我没有告诉她什么。”这才像她！毅刚笑了笑，随即问到重点。“皇上希望婉儿嫁给子怀一定是有目的的，但是原因何在呢？”丞相淡淡的吐出两个字：“监视。”“监视？监视三王爷？”毅刚深感荒唐。“三王爷一只手就能把婉儿打死，皇上竟然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去监视他。”“有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一个女人的能力，或许她可以做到很多男人所不能达到的影响。我相信你若仔细想想，便会了解。”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做的？毅刚不服气的心想。

丞相看着他的脸色，笑了笑。“刚儿，等时候到了，你自会明了。至于婉儿那边，就要你抽空去安抚、安抚，可绝对不能出错，否则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向圣上交代。”“我知道了，爹。”毅刚应诺道。

“还有啊！”在一旁的傅夫人也说道。“最近这阵子把她看紧一点，多派一些人盯着她，可不能再让她跑出去，好歹她将来也是个王妃，可万万不能落人口实。”就算派再多的人也没有用。毅刚心想。婉儿这个鬼灵精，根本不会把那些人放在眼里。他不禁替三王爷感到叹息，一等婉筠过门后，王爷府铁定就像今日的丞相府，全员戒备只为了守一个人，而守不守得住却还是个问题。然而，等她嫁出去，这个可爱又可恨的包袱就转到她夫婿的身上了。

而且，他更敢打包票，子怀和婉儿一定能够相守一辈子。因为他有十成十的把握，三王爷绝对不会叛变！

要我乖乖待在府里？简直是妄想。

婉筠望着被黑幕笼罩的花园，紧张的吞了一口口水，虽说她一向胆大无比，但是要她一个人穿过夜晚无人的花园，无可避免的，身上还是直冒疙瘩。可是不过又不行，总不能教她正大光明的从大门走出去吧！

算了！婉筠叹道，反正不过是一个花园。打定主意，正要迈开步子，背部却结结实实的被拍了一掌，害她踉跄了一下。

她硬生生的压下一声尖叫，猛地转过身，准备对来人好好的发难一番。一个转头，所有的话立即全吞了回去，“大哥！”她惊讶的叫道。

毅刚好笑的看着婉筠每次做坏事被抓到后的不甘表情，打量了她好一阵子，然后明知故问的说：“怎么，房内太热，列花园乘凉，介不介意大哥跟你一起？”“大哥，你就别讽刺我了。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，才抬头鳗续道：“你光看我的打扮便明了我想做什么。请大哥你高抬贵手，放小女子一马。”婉筠抓着毅刚的衣袖，使出撒娇一招。

“我当然也想放你走。”一听毅刚说完，婉筠便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，“谢谢你，大哥。”说完转头就想跑开。

“等一下。”毅刚连忙把婉筠拉了回来。“若是平时，我一定放你走，但是今天我刚从正堂出来，爹娘还耳提面命的要我好好盯着你，这次我可是爱莫能助，你就别为难为兄的我，回房去吧。”“但我跟人家有约啊！”婉筠依然不死心的继续游说，“我相信，如果今日你与人有约，你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赴约，因为君子一诺千金，而难道你要你妹妹做个言而无信的人吗？”

“嗯。”毅刚点了点头。“说得好，我都被你打动了。”“这么说，我现在可以出府了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，”婉筠率性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像你这种深

明大义的人，将来前途一定不可限量。”毅刚翻了翻白眼，真不知她这动作是跟谁学的，完全缺乏少女的含蓄。“回来，你不准出府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走了没几步，婉筠沉着脸，转过身问道。

毅刚叹了口气，低声拜托：“你还是乖乖的回房去，好不好？”“不好！”婉筠大叫。“你这个小人，说话不算话，明明说要让我走的！”“天地良心，”毅刚连忙澄清，“我几时答应放你出府了。我好象没说过吧？”“你——。”婉筠无言以对，只好硬闷，“反正我就是出府，你管不着！”“你再敢走一步看看。”在后头的毅刚警告着。“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亲自架你回房。”“哥！”婉筠皱着眉头，哀求道：“我求你让我出去，登徒子现在一定在茶楼等我了。”“登徒子？”毅刚疑惑的重复，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个不三不四的人，否则怎么会叫作登徒子。

“你几时认识了这号人物？光听这个名字，就知道这个人绝非善类。”“不要随便批评我的朋友，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。”婉筠连忙替自己的朋友辩护。

“他叫‘登徒子’的原因，只不过是两、三个月前，我在东市闲逛，连着几次都碰上他，发觉他猛盯着我瞧，我才叫他‘登徒子’，而不是因为他是个不三不四的人。”“盯着你瞧，这还不够轻薄吗？”这下毅刚更不愿让她出府了，再加上他在下午收到的一封信……“子怀已经回京了，你若真的懂事，就在没被发现而赶快回房，要是让爹知道你认识了那种不三不四的人，你就有苦头吃了。”“我——”婉筠被训得不知该说什么，迟疑了一下，才问道：“谁是子怀？”我的天啊！毅刚真是拿她没法子，竟然连自己夫婿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“子怀就是你的夫婿。”毅刚无奈的回答。

“可是他不是叫李承昂？”“子怀是他的字。”“子怀。”婉筠念了一遍，觉得还满顺口的。“他回来关我什么事？”毅刚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你堂堂一个未过门的王妃，怎么做事还是如此不经思虑呢？”“哥啊！”婉筠无奈的叫道。“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你明知我根本不要当什么莫名其妙的王妃，做什么事都有好几十只眼睛盯着看，多不自在。我说啊！最好是三王爷抗旨，反正我还没过门。”毅刚叹了口气，深知多说无益，他这个妹妹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太讲理。

“子怀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只要你做好分内之事，他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太过分的话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”“你们都说他好，可是又对他了解多少？”婉筠依然对这个即将成为她夫婿的人，没有什么好感。

比你想象的还多很多！毅刚心想。不过他当然不会说出来，只是应付地说：“反正事情已成定局，多说无益，你还是乖乖的回房，我可以当作没看到你。”婉筠气愤不已。“我从不知道你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，难不成三王爷回京，我就不能离府。如此说来，等我成了王妃后，不就连房门都出不了？”

“这我可不得晓。”毅刚只要想到婉筠被关在房中的情形就觉得好笑。“因为到那时，你就是三王爷的责任，我可不知道他这个沙场常胜军，会怎么管教他调皮的小妻子。”“我知道你想吓我，我才不会被你吓倒，我就不信那个三王爷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。”“瞧你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，这就代表着你不会逃婚吧？”“开玩笑，”婉筠不服的说道，“我会逃婚？我才不会当缩头乌龟。”毅刚一听，这才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，说实在的，他还真怕婉筠会在婚礼前演出一场逃婚记。“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说。不过，我还是不会因为你这么说说就放你出府，所以回房去，而且是现在就回去。”婉筠气愤的瞪着他。

“好，你行！这个仇我会记得的，而且我也一定会讨回来，我说到绝对做到。”说着就把站在她面前的毅刚推开，气愤的大步走回房。

毅刚望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不禁叹道，子怀啊子怀，我的妹妹可不好惹，该怎么管她，就看你这个用兵如神的三王爷怎么耍手段了。

子怀？对了！毅刚这才想起自己与人也有约，遇上了婉儿，害他差点忘了这档事，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反正，看情形婉儿是不会私自出府了，所以他还是办正事要紧。

王爷府。

“荒唐！”三王爷李承昂，巨大的掌心重重的打在几上，把上面的茶给打翻。

“王爷，”在一旁的管家李思连忙在一旁劝道：“虽说这次赐婚，皇上没有事先知会，但那是因为王爷你远在边疆，所以——”李承昂挥了挥手，打断了李思的话。“我不是在提这档子事。”他将手上毅刚写给他的信放在几上，站起身，“最近京城的谣言传得满城风雨，说我有心谋反，这话若是传进皇兄耳中，我该如何自处？”“圣上与王爷是亲手足，血浓于水，不会随便听信外面的风风雨雨，”李思劝道。

“圣上一定会相信你的。王爷，你就别再多虑了。”到底是谁想中伤他？李承昂怎么也想不透，距离上次回京也有一年，他扪心自问并未对不起他人，谁知一回京，就获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。原本想进宫请皇兄收回赐婚的成命，也因此而打住，就是怕有人又拿此事大做文章。

“傅毅刚，傅将军来了吗？”他闲在一旁的长工李康。

“我这就到门外看看。”李康连忙跑出去。

“王爷，先喝杯茶。”李思端来了一杯新冲的茶水。

“搁着吧。”李承昂望着门，心里嘀咕怎么还不来？“王爷，”长工李康跑进来通报，“傅将军求见。”“快请！”李承昂坐回正位，连忙下令道。

“别请了，我自己进来了。”傅毅刚从门外从容的走了进来。“王爷，久违了，近来可好？”“王爷？”李承昂挑高一边浓眉，取笑的说：“你几时变得跟我那么生疏了。还不坐，难不成还要本王求你坐？”“不敢，不敢。”毅刚连忙坐定。“喂！算来你我也还真有缘，没想到你堂堂一个王爷，竟然快成为我的妹婿了。”李承昂无奈的接受他的取笑，再提振面容说道：“其实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两个目的。

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令妹，至于第二个目的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不用我提醒你才是。”“子怀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我也不瞒你了。你回京后，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。”毅刚看到子怀点了点头，才继续说道：“现在满朝文武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你有二心。毕竟，你手握全国军权与兵权，每个人都劝皇上多少防着点。”子怀一听，不禁感到一股怒火攻心，“为何会有人想中伤我，难道圣上不找出造谣生事之人吗？”“子怀，圣上似乎不相信你。”子怀震惊的看着他的好友，感到难以置信。“你在开玩笑！”“我也希望我是。”毅刚了解子怀的心理，从七年前与他认识，在战场上与他并肩作战，两人更在他救了他一命之后，结成莫逆。正因为如此，毅刚十分了解子怀的个性，像他这种刚烈的男子，是不会把荣华富贵看在眼里，而他的亲手足竟然还不了解他，也无怪乎他会感到震惊了。

他的亲大哥竟然不相信他？这真是荒唐！从小他与皇上感情融洽，他那么了解自己，怎么会相信这种不实的谣传，又怎么会对他如此没有信心呢？

“子怀，我干脆将全部的事都告诉你算了。”毅刚打算把大大小小的事作一次说明。

“其实，这次皇上下旨限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婚配，也是有目的的。”“目的？”子怀好奇的看着他，等待他的解释。

“他要我妹妹注意你的一举一动，也就是要她监视你。”从他回京，听了那么多荒唐事，就属这桩最荒唐。“监视？监视我！这真是……”这次他真的不知该用何种话语形容，心里直道：皇兄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毅刚笑了笑，安抚道：“公道自在人心，总会还你一个清白的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善待我妹妹。”“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，有没有妻子对我而言，并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我从不希望我皇兄插手我的婚事，现在既然他已经替我决定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她只要帮我传宗接代，其它的，我自然不会亏待她。”“哦，你把我妹妹定在哪个位置上啊！”毅刚强忍住笑意。“不过这样也好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我妹妹一定会被你治得服服帖帖。”他有点“保留”的说道。

子怀看了他一眼，直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便试探地问：“谈谈你妹妹，傅婉筠对吗？”毅刚点点头。“让我想一下，该用什么话形容我妹妹比较贴切呢。”毅刚脑中浮出婉筠娇小的身影，言不由衷的说：“其实我妹妹很温柔、又很乖巧，而且真是贴心得不得了，我爹娘都很舍不得她嫁出去。”上天原谅我，毅刚心想，婉儿是很温柔、乖巧，只不过往往她的凶悍会压过这些女性本质。

“如果她真能如你所说的，乖乖待在府中，不惹麻烦，这样就行了。”毅刚闻言不由得倒吸一口气，这下可糟了！待在府中，不惹麻烦？这在婉儿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，要她变成这样，干脆先杀了她还比较快。唉！这段婚姻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显得前途堪虑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子怀看着沉思的毅刚问道。

“没，没有。”毅刚连忙收回自己的心神，继续发挥三寸不烂之舌，推销自己的妹妹，“总之，我妹妹长得美若天仙，你若不信的话，看看我就知道了。”他拍拍自己的胸膛，大言不惭的夸道：“我长得英俊潇洒不说，文采更是一流，所以我妹妹也不会差到哪去，这一点你大可放心。”子怀好笑的叹了口气，明明是在夸自己的妹妹，怎么夸来夸去还是夸到自己身上。

“我对人一向公平，容貌对我而言并非最重要。傅婉筠既是我的妻子，便应该对我坦诚，只要她能在这场闹剧的目的告诉我，我自会好好待她。”这容易。”毅刚打包票的说道。“明早，我就去找我妹妹，要她把这事给忘了。”“不，”子怀说道，“我不要你告诉她，我要她主动向我坦诚。”这可麻烦了，他妹妹那个死脑筋，想要她自掀底牌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不过，反正也没什么差别，毅刚心里得意的想，以婉儿的古灵精怪，就算子怀不想理她，她也还是会冒出来，硬要他注意她，到最后鹿死谁手，还是未知。不管如何，他被她虐待了那么多年，终于可以把她给摆脱掉，只要他们的事不要扯到他身上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第二章

婉筠用过午膳后，小心翼翼的开了房门，左右看了一下，确定长廊没有人后，才急忙的溜出房间，想趁着大伙儿午睡之际，偷偷溜出相府。

想要她待在府里，简直是妄想！婉筠拉了拉自己的裙带，穿这样子出去，别人只会把她当成小丫鬟，而不会把她和相府千金联想在一块。

这次要从哪里出去呢？婉筠心想。好，这次就从东翼门出去！打定主意后，她便往正厅走去。

因为东翼门是正门，她爹和大哥就算再老谋深算，也绝对想不到她会如此大胆的往正门“偷溜”。

“筠小姐。”家仆傅忠叫住她。

唉！婉筠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只差一步就成功了。她认命的转过身，并且立刻先发制人，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是不会回房的。我现在势必得出去一趟，我只希望你能等一个时辰后，才告诉我爹我出去了，如果你这么做我会很感谢你。”“筠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小的吧。”傅忠仿佛没听到婉筠一番呕心沥血的告白，依然哀求道。

“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有谁知道是你放我出府？”婉筠准备用她口若悬河的功夫，打动傅忠这个老实人。“你想想，反正我又不是不许你告诉我爹我出府了，只不过是希望你能晚点说，让我能跑远点，办好我想办的事，而这对你并没有差别，不是吗？只不过是早讲、晚讲的问题罢了。”“这……”傅忠摸了摸脑袋，听了婉筠一长串话，让他觉得有些晕头转向，不过她说的好象也有理。“好吧！”傅忠心想，就给小姐一个方便算了。

“谢谢你，傅忠。”婉筠开心的拍拍他的肩。

“筠小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小的承受不起。”傅忠吓得退后一大步，满头大汗的说道。

婉筠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走出相府。做人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她心想，也只不过是道声谢，却引起那么大的反应，真是奇怪。

算了，别想了，她昨天爽约，登徒子一定等得一肚子火，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再到茶楼去，不过去赌赌运气也好。婉筠在心中打定主意后，就往茶楼的方向走去。

这个时候茶楼人还不是很多，她跑上二楼雅座看了一眼，运气不好，没见到她想找的人。不过想想，反正也没事，就在这坐会儿也好。

“小二，给我来点点心，和一壶……随便什么茶。”她对等在一旁的店小二说道。

因为她不懂茶，以往都是登徒子点的，这会儿他没来，她就自己乱点一遍。

“筠姑娘，今天怎么一个人？”店小二一边把茶放在桌上，一边问道。“常跟你一块的那位公子，昨天等了你好一阵子才走哩。”婉筠一听，更恨昨天拦住她的传毅刚和那个间接“罪人”三王爷。你们全给我记住！

她咬牙切齿的想道，边对一旁的小二吩咐，“我在这坐会儿，如果看到那位公子，就请他上来。”“好的，筠姑娘请慢用。”在这里，她摇身一变成为爽朗的筠姑娘，总是对人说她爹是个小商贩，所以她才经常在附近走动，否则，若真让别人知道她的真实身分，不用一天，包准传遍全长安城，她才不会笨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而唯一知道她真实身分的人，就只有登徒子。她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，感觉上不像是个普通人，只不过问了他几次，他总不愿表明自己的身分，问久也烦了，她干脆也不去管它，反正登徒子叫起来

也满顺的。

“你终于肯露脸了。”登徒子用扇子敲了下桌子，挖苦的说。

婉筠抬头一看，不好意思的应道：“真是抱歉，昨天……”“跟我道歉，这可不像你。”登徒子打断她的话。“昨天我是等得有点不太愉快，不过念在你还有点良心在这等我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一次。昨儿个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不是讲好要在这见面的吗？”“还不是我大哥和那个莫名其妙的三王爷！”她这不提还好，一提还真是一肚子气。

“我哥竟然因为那个三王爷回京，就不准我出府，你看这是不是很荒谬。”

“王公贵族的繁文缛节总是烦人，做任何事都要依照礼法，以免落人口实。”登徒子一副过来人的语气。“人家对于你的要求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，到最后那才叫过分。”“登徒子，”婉筠吃惊的望着他，“你怎么会那么了解，又好象深受其害的样子？”登徒子闻言，不自在的清了清喉咙，“我这种市井小民哪会有好运气生在皇家，只不过外面的人都是这么说，而事实不也正是如此。”婉筠点点头。“真不知道那个皇帝发什么疯，竟会把我许配给三王爷，简直不通情理。”登徒子一听，先是一愣，随即便开心的笑道：“我相信他这么做，一定是希望藉由你的开朗，把三王爷那种至死不改的无趣给改一改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婉筠左右看了一下，确定没人偷听她的谈话，才低声的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的贴身丫鬟小云在正厅上偷听我爹、娘和大哥的谈话，才知道当今圣上要我嫁给三王爷是别有用心，他要我监视三主爷，查探他有没有叛变的野心。”登徒子一听她说完，不可遏抑的哈哈大笑。“那只是……”他似乎有话要讲，但看到婉筠疑惑的表情，才猛然打住，“算了，算了，不提也罢。倒是你，知道了这件事后，会不会不想跟他成亲？”“我又不是胆小如鼠之辈，反正好歹我也可以做个王妃，虽然皇室要求很多，但同样的，我也不会让那个王爷好过。”登徒子赞赏的笑了笑，“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跟王爷肯定是绝配。”婉筠拿起桌上的茶杯，不以为然的停了一声，一口饮尽。

登徒子见状，无奈的叹道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很多次吗？这个茶馆可是御赐的‘天下第一香’，就足以证实它的茶是多有名气，而你却……，这岂不是糟蹋吗？”“真不懂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雅士，做什么都有一大堆规矩。不过是喝茶罢了，也还要说教。”“我知道你很不以为然，反正也无所谓，以后你再叫三王爷教你好了，他可也算是个品茗高手。”“瞧你说的，”一提到“仇人”，婉筠就更不以为然了。“等我抓到他的罪证，看他到哪里去品茗。”“你真是——”登徒子叹了口气，“不管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三王爷的心，青天可鉴，他是不可能叛变的。”婉筠依然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，登徒子只好转移话题。“这样吧！你想不想见见你未来的夫婿？”“可以吗？”婉筠眼睛一亮，兴趣盎然的问道：“真的可以让我见到他吗？”“这有什么难的？”登徒子拍拍胸膛，自信满满的说道。“我得到消息，一早三王爷使出了京城到郊外狩猎，今天傍晚便会回来。而他既然是个品茗之士，对于这间御赐的‘天下第一香’茶楼，一定会闻香下马，如果你待在这里守株待兔，不就看得到了吗？”“你那么有把握他一定会来？”婉筠很怀疑。

“到时候你就晓得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”“不知道是真还是假？”她依然对他的话没什么信心。

“放心，绝对——”“公子！”登徒子的随身仆人急急忙忙跑上雅座，在他的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，令他的脸色随之一变。

“怎么会那么快！”我看我是低估子怀的能力了。登徒子吃惊的想道。随

后，他急急的向婉筠表示，“我有急事，要先走了，下个月初十再见。三王爷已经进芳林门，马上就会到，好好看仔细，他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”“登徒子！”婉筠徒劳无功的在他身后叫唤。真是的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走得那么急，连叫他都没空应一声。

没来由的说三王爷进城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信口说说，难不成他还是天神，连谁进城都知道？今天的登徒子真是有点莫名其妙。

忽然，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哗，婉筠好奇的往街道一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前面竟有十几人的轻骑，迅速的从茶馆的方向移近？怎么摆那么大场面，真是离谱！婉筠先是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，随即又不屑的心想，骑着马，速度那么快，如果伤到了人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这种行为简直是草菅人命。

“三王爷来了。”三王爷？登徒子还真是神算，没想到三王爷真的来了。婉筠立刻把眼光移到楼下，才知道方才那十几人轻骑的头目，就是三王爷。

“王爷，今天你可真是神勇。”镇远将军程浩宾敬佩的说。

“可不是吗？”一旁的平西将军魏翔也附和道。“只花了半天便抓到了雪鹰，真是佩服、佩服。”子怀不以为然的筑了笑，这次狩猎是因为皇上下令，派他去猎一只雪鹰。回京三天，他都待在府中，有了这个舒松筋骨的机会，他立刻求之不得的接受下来。

“这间应该就是皇兄对我提及的‘天下第一香’吧？”子怀问道。

“正是。”侍奉在一旁的掌柜唯唯诺诺的应道。

“那就给我砌壶好茶。”子怀一转身，向后面的士兵说：“你们也休息、休息。”婉筠看着上楼的三个人，从他们一进门，她的眼光就盯着同一人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那个走在前头的男人，一定就是她想见的人。毕竟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气势，是旁人所不及的。

从她被许配给他之后，她不知在心中想象过他的长相多少次，但是却从没有想过他的长相会是如此。有生以来第一次，她居然看个男人看呆了。

她一直以为虽然三王爷是皇家之人，但毕竟是个统令大军之人，手握如此重的军权，实在不应长得如女孩子一般的俊美。

她以为她大哥和登徒子已经算是美男子了，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他们更俊美的人。

奇怪！子怀敏感的察觉，从他一进门便感觉到有一双眼睛跟着他移动。他猛一转头，把婉筠偷窥的视线逮个正着。好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娇俏的面貌，纤细的身子，被街上射来的午后阳光所笼罩，使她看起来不像是真的，子怀惊艳的心想，不由自主的直盯着她瞧。

婉筠与他四目相接，立刻察觉自己的唐突，连忙把眼光垂了下来。真是丢脸，偷看人家也就算了，还被逮个正着。

子怀看到她的举动，脸上不由得漾出一个微笑，看到婉筠脸上的红晕愈来愈深，眼光更舍不得移开。

还看！还看！原本有些害羞的婉筠，察觉到他的目光迟迟不肯移开，心中便开始咒骂，真是放肆，随便就盯着不认识的女子猛瞧，实在太过分了！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，说穿了，还不是个轻狂的好色之徒。

好歹他也快成亲了，还四处放电！哼，等跟我成亲后，就要你好看！婉筠心中莫名地燃起一阵妒火，也不管嫉妒的对象是自己。愈想愈气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对他扮了个恶狠狠的鬼脸，想吓死他。

没想到子怀见了，脸上的笑意更加深了许多，这可大大的伤了傅大小

姐婉筠的自尊心，她握紧双拳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婉筠生气的站起身，胡乱的把银子丢在桌上，气冲冲的跑下楼。

子怀一直看到她走出他的视线，才收回自己的视线，这才发现他旁边的两个人，全都一副饱含兴趣的看着他。

子怀不自在的咳了咳，“怎么？茶不好？”子怀装傻的拿起茶杯问道。

“王爷，很美的女孩子。”坐在他右边的程浩宾，似乎看透了子怀的想法，了解的说。

“要我去查查她是谁吗？”在他左边的魏翔问道。

子怀摇了摇头，“算了！不需要。”他是个王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是不能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。

真是气人！婉筠心中依然深觉不平。从他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令她觉得自己像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而她又不是随随便便就盯着别人看，是他长得俊美，她才看的。

哼，你若是个丑八怪，我还懒得看哩，我看你，是你的福气！婉筠愈想愈气，抬起头对二楼扮了个鬼脸。

“婉儿。”婉筠一听有人叫她，连忙左右看了一下。“登徒子，你不是有事先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。”“嘘！过来。”登徒子把她拉到一旁的小巷子，然后问道：“告诉我，你对三王爷的印象如何？”“别提了。”婉筠气愤的说。“他是个自大狂，好象我盯着他看，他也理所当然可以盯着我看似的。”“可是，不可否认的，他确实是长得一表人才。”登徒子一副看透她的模样，让婉筠十分不自在。

“但是——”婉筠急忙的想解释，却被登徒子打断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我真的该回去了。我在这里等你，就是想问你见到三王爷的感觉，现在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是绝配。”登徒子沾沾自喜的说。

“我真的该走了，有事下回再说。”登徒子示意身旁的仆人，匆匆离去。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婉筠气急败坏的看着登徒子的身影消失在街角。

“王爷，”在茶馆二楼的程浩宾急急忙忙的叫着子怀，“我好象看见圣上。”子怀一听，连忙站起身往街上看，只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。“没有啊！是不是你眼花了？”“肯定是的。”魏翔取笑道，“圣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如果圣上在此，那宫中岂不大乱。程兄，你老了，眼睛不行啦。”程浩宾尴尬的搔搔自己的头，“或许真是我眼花了。”一旁的子怀似乎没有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，猛然拿起放在桌上的佩剑，急速跑下楼。

“王爷！”两人异口同声的喊道，对看了一眼，也急忙跟在他身后跑了下去。

满腔怒火的婉筠缓缓的离开和登徒子谈话的小巷子。唉，算了，回府吧！她想。现在整个丞相府铁定闹翻了，为了避免又连累小云，还是早点回去的好。

没想到，走没几步，却被放在茶馆对街的大鹰吸引。透过罩住鹰的大鸟笼，她隐约看见它脚上仍泛着血迹。真是可怜，婉筠的恻隐之心不由得大发。她左右看了看停在附近的马匹，便不难猜到这是谁的杰作，因此对她未来夫婿的印象又打了个大叉。

把它放了吧！婉筠决定道。正当她伸出手，想将鸟笼打开之际，手却被硬生生的搂住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轻易碰它。”子怀的声音在她的上方响起。

婉筠先是一愣，睁大了眼看着被抓住的手，心中不规则的乱跳。她连忙挣脱被他握住的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定一定神，才转身面对他。一个抬头我的天啊！婉筠吃了一惊，她一直以为她哥哥已经算很高壮，没想到他还比她哥更高、更壮。她紧张的吞了口口水，猛然了解到他可以很轻易的打死她，而且不费吹灰之力。

她好小，子怀心想。刚刚看到她时，还没有这种感觉，现在她站在他的面前，益发令他觉得她的娇小。她个子似乎比一般女子还小，不过她的勇气超过常人，竟然还敢瞪着他看。

婉筠定了定心神，对他吼道：“你离我远点！”她用力的推推他的胸膛，无奈他却纹风不动。“我叫你离我远点，你听到没有？”“大胆！”随子怀身后出来的程浩宾说道，“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竟然敢如此放肆。”“他那么有名气，我怎会不知道？”婉筠不在乎的表示。“一进城就弄得全城百姓退避三舍，不是三王爷是谁。”“既然知道，还不——”“下跪是吗？”婉筠接口道。“要本姑娘下跪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下跪是要看人，像他这种涂炭生灵、伤及无辜的人，不值得我跪。”哦，好象讲得太严重了。不过，算了，管他的。

“你——”程浩宾气得把腰上的剑拔出来。

“把剑收起来。”子怀下令道。他看着婉筠，十几个是她身材两倍的男人围着她，甚至拿剑指着她，竟然依旧不露惧色，真是不简单。宛若仙子的容貌，却有颗不畏惧的心。

“何必跟个女人过不去。”子怀压下心中的汹涌思绪，面无表情，冷冷的对她说：“这次姑且饶了你，不过一个女人，我要奉劝你，嘴巴不要太锋利，不然是会找不到夫家的。”婉筠闻言，火气又上升了好几度。找不到夫家？笨蛋，我的夫婿就是你！她强迫自己露出甜美无比的笑容，强装温柔的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奉劝，我已经有夫家了。”子怀听到她的话，看着她绝美的脸庞，这个答案理应不该令他惊讶，但他竟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阵妒意，更令他吃惊的是，他竟听到自己挖苦的声音，幼稚的说道：“替我向你的夫君致意，我相信他在有生之年，一定是充满苦痛。”婉筠冷笑了一声，“我现在确实准备让他的一生不好过。”她指指鸟笼，“我要你把它给放了，而且还要帮他疗伤。”“小姑娘，你真是我死。”一旁的魏翔激动的说。“你若想保住你的小命就快走吧！”“我为什么要走？”婉筠反问道。她抬起手戳戳子怀的胸膛，“难不成我还会怕他。”真是的，魏翔在心中忙替她捏了把冷汗。他是看她年纪轻不懂事的份上，才想帮她一帮，没想到人家根本不领情，反而……难道真是漂亮的姑娘都没什么脑袋？“王爷，你就大人有大量放她一马。”魏翔只好转向子怀说道。“你就姑念她年纪尚轻，别与她计较。”“你那么关心她？”子怀犀利的目光射向魏翔问道。

“不是的，”魏翔连忙解释，“我只是觉得我们与她也算是有缘，所以——”子怀冷冷的打断他的话，“你难道没有听到她说，她已经有夫家了吗？”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婉筠从没想过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无理取闹的人。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，竟然侮辱我！”婉筠摇了下头，深吸口气，停顿了一下，决定不要再与他发生无谓的争吵。“反正你把鹰给放了，我就原谅你刚才对我的无礼。”婉筠扪心自问已经够宽宏大量，倘若他再不答应的话，就太不识抬举了。

偏偏子怀还是一副不愠不火的表情，亏他长得俊美，偏偏像块大石头，

真是糟蹋。

“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”婉筠看他没反应，又戳戳他的胸膛。

在一旁的魏翔紧张的说：“拜托你啊！小姑娘，你真的是——”他本来还想继续说下去，但一接触到子怀阴沉的目光，猛然打住。

“魏翔，把鹰给提回王府。”子怀根本当婉筠不存在，自顾自的下达命令。

魏翔迟疑了一下，同情的看了婉筠一眼。“是的，王爷。”婉筠瞪大了眼，看着转身篱去的子怀。

“姑娘，若我是你，我就不会再多言。”程浩宾先发制人，阻止婉筠走向子怀。

堂堂一个王爷，竟会如此不可理喻！她望着子怀的背影恨恨的想。而他还是她的夫君，像他这种人怎配得上她！竟然还有一大堆人认为她真是烧了不知几代的好香，居然一跃成为堂堂的三王妃？天知道，对着一块大石头生活一辈子，对她来说，实在是倒了八辈子楣。

子怀意识到她仍在看他，不过他强迫自己不能回头，他是当朝的三王爷，又在数天后就要迎娶相府千金，不可以也不能对一个初识的女子产生兴趣，更何况她已经有夫君。

这一定是男人想来折磨女人的把戏！婉筠拿下凤冠，生气的想道，还没过门，就先尝尝苦头。想起几天前和子怀的不期而遇，至今彷彿还历历在目，而火气来得快、去得也快的她，早已“暂且”原谅他的不智之举，原本想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，谁知道婚礼当天又变出那么多花样整她。不但又是跪、又是拜，更甚的，跟她拜完堂后，就把她丢在新房！虽然知道他是要去招呼前面的宾客，不过她就是气不过。现在她终于好不容易把新房里所有不相干的人给赶出去，她站起身，转了转自己被凤冠压瘦的脖子。

从上个月偷跑出府去见登徒子，她就一直呈被软禁状态，原本以为今天拜过堂，她就可以恢复“自由之身”，谁知道现在被留在这里，却比以前更不自由。

“小姐，你又想干嘛？”随婉筠陪嫁的小云看到小姐从房间走出来，立刻紧张的问。

“我想出去。”婉筠淡淡的说。

“不行。”小云整个人几乎贴在门上。“小姐，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，请你务必克制自己不能出去。拜托，就听小云一次吧。”婉筠看着小云，摇摇头，走向花厅，看着桌上美丽的小点心。

既然出不去，总要找点事做。“肚子好饿，先吃点东西。”说着，婉筠就拿起旁边的筷子，准备好好的祭祭自己的五脏庙。

“小姐！”小云又赶在她动手之前，拿走她手中的筷子。她真的快被婉筠吓死，先是把红头盖和凤冠摘掉，又把房中的人全部赶走，现在更甚的，竟要吃桌上的吉祥甜品！

她无奈的说：“这些要等王爷来了才能开动。”婉筠看了她一眼。算了，她也懒得跟她多言，因为山人自有妙计——直接用手抓！

“小姐，”小云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她早该想到的，婉筠怎么会为这点小事为难呢？“你别用手，筷子给你就是了。”“你也吃，”婉筠抬头看着小云，“这些点心还挺可口的，不吃可惜。”看着她的吃相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饿了多久。小云摇摇头，转头留意外头的动静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小云将视线从窗外收回来，看见婉筠手指的东西。

“哦！那是老爷送的女儿红，是要给王爷和小姐饮交杯酒用的。”小云不疑有他的一五一十回答。

给那个混蛋，岂不糟蹋！我才不给你哩，婉筠赌气的心想。拿起酒瓶，倒了一大杯，一饮而尽。

酒一入口，立刻感觉一股灼热感顺着喉咙一路下滑。她不由得吐了吐苦涩的舌头，皱起眉。这东西那么难喝，怎么会有人藉酒浇愁，明明是折磨自己嘛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可以——”小云已经无言以对，看着婉筠又苦着脸灌下第二杯，只好祈求三王爷进来时，婉筠还是清醒的。否则，洞房花烛夜新娘醉倒了，不啻是又闹了一个大笑话。

虽说婉筠平常四处跑惯了，但也还不至于去沾酒，因为她不敢冒险让她爹那座大火山爆发，到时她可能会让她爹破例，把她给打一顿。

因此，她竟然才几杯黄汤下肚，就感到全身热气直往脑门上冲。她用手撑着头，感到有些晕陶陶的。

她揉了揉双眼，抬头对小云露出一个笑容，双手放在桌上，不稳的站起身。

一旁的小云紧张的控了把冷汗，赶忙扶着她，深怕她一个重心不稳，给瘫在地上。

“你醉了，小姐。”“谁说的，”婉筠晃了晃自己的脑袋，不服输的说：“我还要等那个姓李的来，我怎么会醉。”她推开扶住她的小云，走了一步，却发现房里的东西全在她的眼前乱飘。她一手扶着头，眯着眼，努力想看清楚状况。

完了！小云由窗户上看到一群人正往新房走来。其中，她认识的只有少爷傅毅刚，再来就是今天才见面的三王爷。

那群人肯定是来看新娘的！这下可好，她看着醉得已经差不多的婉筠，真是后悔得不得了，早知道她刚刚也应该喝几口，这样她就不用清醒的承受后果。

她眼光触及到被丢置在一旁的凤冠和红头盖，异想天开的想把它们载回婉筠的头上，心想这样就不会被人知道新娘已经醉得像摊泥。

可是酒醉的婉筠比清醒时更加难缠，她推开小云，生气的说：“我不要戴，我现在要出去！”那些人已经愈走愈近，现在出去还得了！

小云即刻捉住她说：“小姐，你现在不能出去。”但婉筠怎么可能会听呢？她摇摇晃晃的走向房门口，正想打开门，外面的人却抢先她一步，毫无预警的推门而入。站在房内的婉筠，没有心理准备的整个人往后倒。

推门而入的子怀，先是一惊，随即恢复正常，在婉筠还未落地前，接住了她。

是她！更大的震撼随之接踵而来，他没有想到还会跟这个在茶馆巧遇的女子见面，这种情况怎不教他兴奋。

“怎么会是她！”在子怀身后进来的程浩宾、魏翔也同样感到吃惊。

尤其是程浩宾，他曾在那天跟踪过婉筠，以他一个大将军高超的跟踪技巧，竟然还是被她发现，最后更把他给甩了。这虽然大大的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小姑娘的确不简单，令他深深佩服。

走在最后，被一群太监围绕的当今圣上子锋，原来还有点害怕见到婉

筠，但却因为看到她醉得已经差不多，而放心的呼了口气，要不然所有事情全都拆穿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！”一群人中，就属毅刚最正常，他转身对着小云问道。

小云指了指桌上的空酒瓶，里头的女儿红已经被婉筠喝光了。她一脸无辜地答道：“是我不好，没能阻止小姐，才让她变成这样。”自己的妹妹，他怎么可能不了解。这件事是婉儿自己闯的祸，她想做的事，任凭多少人阻止，她也一样照做不误。他原本想为他这个宝贝妹妹在子怀面前多美言几句，但他的好意却被婉儿自己给破坏了。

“你走开！”婉筠不自量力的想推开抱着她的子怀，“你竟敢碰我，我要我爹派人杀了你。”“婉儿，”毅刚无奈的说道，“他是三王爷。”“婉儿！”子怀满意的叫了一声，万万没想到她真的是他的妻子。

“王爷？”婉筠疑惑的重复一次，眯起眼睛，仔细的看着抱着她的人。

“对，你是三王爷。”子怀双手环着她的腰，把她拉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她终于搞清楚状况，生气的指着子怀吼道：“放开我，我不要你碰我！”说着，她又挣扎了一下，这次子怀没有坚持，把手松开了来。

婉筠没想到他会松手，加上喝了些酒，重心一个不稳就摔在地上。而她也顾不得痛，愤恨的抬头看着他。

“上次在茶馆，你竟然敢耍我，”子怀不顾她愤恨的眼光，径自扶起她，在她的耳边轻声低语道：“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”毅刚对他们两人之间的波涛汹涌感到不解，只见一旁的人全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就连圣上也是一副感兴趣的样子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状况。

“圣上，恕臣愚昧，”毅刚好奇到了极点，不顾一切的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好姻缘！”当今圣上得意的笑道，“好姻缘！”“你是……！”婉筠终于看到了被一群人围在后面的人。“你是皇上？可是，你不是……”她作势走向前去，想要看个仔细。

“婉儿，不得无礼！”子怀连忙抓紧她，以免她触怒圣颜。

“我——认识他，他才不是皇上，他是——”子怀用他巨大的手掌捂住婉筠的嘴巴，记住了下次让她喝酒，要注意别让她乱讲话。

“皇兄，请恕罪。”子怀说道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子怀挥了挥手，表示他不会放在心上。

其实他心中也自知理亏，如果再不走铁定会穿帮，到时就算他是皇帝，也要变成众人之矢。

“我看新娘子都醉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们也走吧，你们今天全不准有任何闹洞房的举动。”他转头对子怀调侃道，“子怀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今天可要好好把握。”我一定是醉了。婉筠终于服输，她望着逐渐走远的人群，她竟然把当今圣上看成是登徒子。可是登徒子不可能是皇上的，所以她一定是醉了！她得到结论。

“可是他真的好象。”婉儿对着子怀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天知道他知道什么，这下子他哪有心思听她说什么，只顾着打量她，扶着她坐上床。

子怀摸了摸她晕红的脸颊，“你醉了。”“我才没有。”婉筠虽然醉，但不代表她的嘴巴也迟钝了。“我告诉你，我很讨厌你，你又自大、又自私，是王爷有什么了不起，不过是比别人会投胎罢了。”子怀感兴趣的打量着她。

真搞不懂这个女人，哪来那么多话可以讲，都喝醉了还讲个不停，不过通常要治这种人是很简单的。

当他的唇覆上她的，婉筠被吓了一跳，也没挣扎，只是愣愣的睁大眼睛看着他。

他甚至可以在她唇上尝到女儿红的味道。他满意的加深他的吻，过了一会，才意犹未尽的抬起了头。

婉筠摸摸自己的嘴唇，眨了眨眼睛。没人告诉她，如果她和他接吻之后，要有什么表示，所以她做了一件第一个闪进脑海的事——打他一巴掌。

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打，他并不觉得疼，只不过震惊的成分居多。他竟被一个体型是他一半不到的女人打，更甚的，此人还是他的妻子？“看着我，”子怀抬起婉筠的下巴，强迫她看着他，“这次我原谅你，但是下次不准你再如此放肆。”婉筠直视他，这才猛然想起，出阁前她娘特别对她耳提面命的教她怎么“伺候”他。

她醉是醉了，但是她对她娘这番话可没忘，听的时候觉得很有趣，但是要她真的去做，她才不要。她把子怀的手拨开，整个人躺进床被里。

这次又搞什么鬼？子怀疑惑的心想。

“还不能，”子怀把她拉起来，“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？”“你的洞房花烛夜可不关我什么事，我醉了，我要睡觉，你走开。”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！子怀看着窝在床内侧，背对他的婉筠。看她也清醒了一大半，现在却还告诉他她想睡觉，真是睁眼说瞎话！总之，他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的过他的新婚之夜，所以他决定跟她玩下去。

“好，我们睡觉，不过你总要把这身衣服给脱了吧！”说着，手就绕到她胸前，要帮她解开衣襟。

婉筠微眯着眼，看到他的举动，急忙坐起来。“我不要脱，我干嘛要脱。”“不脱，难不成你要穿着这身累人的嫁衣睡觉？”经他一提，婉筠才想起自己还穿着一大堆衣服。她恼怒的扯扯袖子。她是很想把这身累人的东西脱下来，但可不要在他面前做。

子怀也不管她，又把他巨大的手移到她衣服前面，一边说：“我帮你脱，你既然想要睡觉，就让你好好睡一觉。”婉筠连忙抬起双手，护着自己胸前，转身面对子怀，“我清醒了，不想睡了。”子怀满意的点点头，“嗯，清醒了。”婉筠肯定的点点头，但看着子怀的表情又直觉得不对劲，便狐疑地说：“你想干嘛？”子怀没有回答，只是轻摸她的脸颊，目光直直的落在她的红唇上。

婉筠看着他的头朝她移动，“你不能亲我。”她连忙向后退。

子怀也不表示什么，只是搂着她，顺势的往后躺，整个人压在她身上。

婉筠推了推他，“你起来，你好重。”“而你好吵。”子怀将自己的唇印上她的额头，一手将她的小手高举过头，一手悄悄解开她的腰带。

婉筠只是傻傻的看着他，“你不可以——”不可以怎样，婉筠也不知道，因为所有的话在子怀的唇印上她的时，就什么都忘光了。

子怀笑着看她不知所措的表情，顺手拉下床帐，把两人关在里头，下定决心要好好的过他的洞房花烛夜。

第三章

我的天啊！头好痛，婉筠缓缓的生起身，摸着太阳穴。

“小姐，你醒啦！”等在花厅的小云看到婉筠坐起身，立刻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两个丫鬟。

小云端了一杯茶，走到床前，拿给婉筠。“小姐，这是王爷吩咐要给你喝的，他说你喝了那么多酒，今天头一定很痛，喝了这杯茶，就会觉得好多了。”婉筠一听，连忙接了过来，呷了一大口。然后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疑惑地问：“王爷呢？”“小姐，一大早起来就找王爷，怎么才过了一夜，两人就变得如胶似漆。”小云语带取笑的说。

“你这个丫头。”婉筠用力的指指小云的头，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“都过了正午了。”怎么可能？婉筠吃了一惊，她从来不曾睡那么久。她连忙下床让小云帮她梳洗。

然后，她坐在铜镜前，让小云帮她梳髻。从镜中，看到跟小云一块进来的两个丫鬟正在拆换带血的床单，看她们窃窃私语的模样，以及暧昧的表情，想也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。再抬头看到小云带笑的脸庞，她这才气急败坏的说：“有什么事那么好笑？”“王爷对小姐很好。”小云说。“今天王爷出府前，还特别交代我们不能吵你，让你好好的休息休息。”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他？婉筠出神的想。第一次见面，他是那么的不可一世，理也不理人，还一堆人跟在身旁，俨然一副不可亲近的样子；但是昨夜的柔情，让她至今想来还有些怦然心动。

“小姐！”小云唤醒沉思中的婉筠。“这真不愧是王爷府，足足有相府的十几倍大，我看即使花上十天半个月也逛不完，王爷对我说，如果你觉得闷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外面的花园走走。听说那有个大湖，里头养了许多鱼，一大群游来游去，非常的漂亮。”听小云提起子怀，婉筠才想起刚才的问题，“你还告诉我王爷呢？”她转身面对小云问道。

“王爷一大早就出府了，刚才我也问过出去的两个丫鬟，她们也不知道王爷去了哪里。”太过分了！昨天才拜堂，今天就不见人影。还以为他是个柔情似水的人，搞了半天，原来又是她看错人。

小云没注意到婉筠脸色忽然变得阴沉，继续述说她进王爷府后所看到的稀奇景象。

“这一间房是王爷的寝室，隔壁是书房，楼下还有练功房，这一部分叫作什么‘锋怀清晓’的，就有相府的正厅五、六倍大。还有更稀奇的，离这不远的地方有个练武场之类的地方，有一群人在那里练拳，还有一只被蒙住眼的大鹰，我从来不曾见过那么大的鹰，今天真是大开了眼界。”“鹰？”婉筠吃惊的重复说道，难不成是那天在茶馆看到那只受伤的鹰？茶馆！糟了，提到茶馆，她才想到自己和登徒子的约定。

“今天是不是初十？”小云点点头。“今天是初十没错。”糟了！她和登徒子约好今天要见面的。“我的衣服呢？”“衣服？”小云指指婉筠身上的衣服，疑惑的说：“衣服不是正穿在你身上。”“我不是说这件，是指那些出府才穿的衣服。”“小姐，你又想做什么？”小云可不希望过门第一天，她家小姐又有什么惊人之举。

“前几天夫人趁你午睡时，把那些衣服全拿走了。夫人说，等你过了门，就要安安分分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乱跑，所以把那些衣服全都拿去丢掉了。”

真没想到她出嫁前，她娘还摆了她一道。

“那把你的衣服拿一套给我。”小云听到她的话，顿时愣在原地。

“你再不拿来给我，我就穿着这身衣物出府。”婉筠说着已经拉开了大门。

“这！！好吧！我拿给你便是，”她出去了一会儿，然后拿着要让婉筠替换的衣物进来。“小姐，我的衣服你穿不合身的。”衣服是大了点，婉筠拉了拉衣裙的下襞，不过勉强可以接受。

“如果王爷回来问起的话，我该怎么说？”小云又问。

他可以把她丢在王府里不闻不问，那她为什么不能不用他？婉筠把腰带系紧，想了一下才不在乎的开口说道：“你可以什么都不说。”“这怎么可以！”婉筠哪有空理她，径自走到门前，拉开门。可是，她却又发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，望着外头的一景一物全不是她所熟悉的，天南地北都搞不清楚，更别说出去了。

“大门在哪里？”婉筠转回身问道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小云实话实说。昨天从进到王府，被一群人带着乱逛，逛得眼花缭乱，哪可能有这么好的记性，把所有的路都记下来。

唉，只好靠自己了，反正到最后一定出得去的。不过，只希望她找到路的时候，天还没黑。

“小姐，”小云原本以为婉筠会打消念头，但显然它是妄想了。

往右好了。婉筠这个新上任的王妃，从出了房门，就向左往右四处穿梭。

“喂！你过来。”婉筠对正从一个房间出来的老者说道。

李思吃惊的望着这个俨然是丫鬟的女子，她竟然敢大声对他这个王府的总管说话。

他慢条斯理的走近她，打算看她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。

这个丫鬟好象没见过，李忠心想，不过王府中的丫鬟不下百个，一个没见过，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但是，她不认识他，这可就稀奇了。

“我要出府，你告诉我怎么出去？”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李思不回答她，反问道。

我的天啊！婉筠不由得在心中哀嚎，难不成这王爷府的人都是呆子吗？她怎么知道他是谁？“应该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”“我没兴趣知道你的名字，难不成你的工作太闲了，让你这样乱跑。我看我得好好的查查……”“查？有什么好查的？”婉筠真是快疯了。“我只要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出府，你别啰哩吧唆的说一大串，行不行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只要回答就行。我要怎么出府？”李忠打量着这个娇小的女孩，依她的打扮像个丫鬟，但感觉却像是命令丫鬟的人。

“任何奴婢都不得擅自出府，难道你进府时，没人告诉你吗？”李忠说道。

“奴婢？”这下她终于有点了解了，原来她被人当成了丫鬟！这也难怪，她这身打扮，任谁看了，也不会把她与王妃昼上等号。“我不是丫鬟，虽然我的打扮很像，但是——算了，跟你解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叫傅婉筠，这下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！”“什么？”李思整个人傻住。傅婉筠，不就是昨个儿才过门的三王妃吗？但是，这怎么——，李忠有些弄糊涂了。

“你不用担心我会骗你，我可不敢随便冒充三王妃，我知道这种罪是要杀头的，所以找不可能骗你，你大可安心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李忠还是有点迟疑。

“我想出府，所以打扮成这副模样。”她用手比了比自己身上的衣物，随即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连忙说道：“是王爷答应要让我独自出府，所以你不要犹豫，直接告诉我怎么出府就可以。”她可不笨，若是没祭出子怀这张牌，她是别妄想出得去。不过，假传他的口喻，会不会也是项大罪？唉，管他的！婉筠决定把这层顾虑丢在一旁。原因是，她是王妃，所以她拥有特权。

情况似乎有点不对，李忠想道，王爷怎么可能会让王妃独自出府。王妃长得如此标致，没人陪伴的到处跑，岂不是太过危险了吗？婉筠看到李忠犹有不豫之色，又说：“你就放宽心吧，难不成你怕我假传王爷的口喻？”“当然不敢。”“那不就行了，你还不告诉我怎么出王府。”虽然觉得奇怪，但她毕竟是王妃，李忠还是告诉了她。“这个回廊走到底，出了音尘小筑，就是西侧的大门。”婉筠满意的点点头，正想向他说的路跑去，又转回头问道：“等一下，我好象忘了问你，你是谁？”唉！这个王妃不但举止特立独行，就连脑袋也是后知后觉，将来王府的前途堪虑哦，李忠悲戚的想道。“小的叫做李忠。”“李忠。”婉筠跟着重复一次。“好，我记住你了。”说完又转身，朝刚才李忠指的路急忙跑去，丝毫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。但跑没几步，她又转回头，“你不准跟来。”正要跨步的李忠连忙把伸出的脚又给缩了回来。这个王妃还真不简单，虽然怪了点，不过倒十分聪明，或许王府来了这么一个王妃，也不全然是件坏事，李忠看着婉筠的背影思忖着。

刚刚和李忠说话，又浪费了一点时间，这下可好，登徒子肯定已等得不耐烦。想着想着，婉筠就愈跑愈快，跑进了“音尘小筑”也没心情浏览美景，只想赶快出门。就在转弯时，她撞上了一个人，对方踉跄了一下，婉筠却被弹坐到地上。

李凝霜，当今的永乐公主，吃惊的望着这个显然是丫鬟的小姑娘。她还真没见过被撞的人没跌倒，撞人的人却被自己撞跌在地的情形。

现在这个时候，她从宫中带来的宫女全下去午睡，所以这个丫鬟肯定是王府派来的人。她优雅的扶起坐在地上的婉筠。鸡怪她会被撞倒，凝霜打量着婉筠想道，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很娇小了，没想到对方远比她小一号，苦不仔细看，还以为她只有十二、二岁。

婉筠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抬头对来人一笑，“真是对不起，我太赶了，有没有撞痛你？”凝霜也回她一笑，直觉喜欢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不过，她一定不知道她的身分，要不然此刻不被吓死才怪。“我没事。不过，应该是我问你，有没有撞痛你才是。毕竟，你知道的，撞人的是你，跌倒的也是你。”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吧！婉筠心想，长的漂亮又有气质。她虽是相府千金，但从小和哥哥狼狈为奸惯了，要想她文文静静，等下辈子吧！不过她是谁，怎会出现在王府的一隅？婉筠疑惑的打量她。看她的打扮，根本不像个丫鬟，反倒像是皇室之人，难不成……她不由得醋劲大发。岂有此理！她还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，搞了半天——李承昂，我要给你好看！

昨天她才过门，今天就给她发现他早有一个女人在王府，搞了半天，他不仅是个自大狂，还是个色情狂？况且，看着这个清秀的女孩子，就知道她一定是规矩人家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委屈做小妾，肯定是皇上赐婚，所以子怀才会把旧人丢掉，娶她这个新人。

“我知道不是你的错。”婉筠强迫自己控制好脾气，用一副晓以大义的口气说道。

“我知道你一定是被逼的，绝对会替你教训一下那个姓李的。”姓李的？

她指的是谁？凝霜竟然发现她听不懂这小姑娘的话。被逼？她被谁逼，怎么她自己都不知道？而对方好象十分火大，她真的觉得莫名其妙。

“皇室的人竟然敢干下这些强抢民女的勾当，真是下流！”皇室的人？强抢民女？她怎么没听皇兄们提过？她皱起眉头，愈听愈迷糊。

“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，现在我有点事，要出去一趟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”“喂！”凝霜不解的望着怒气冲冲离去的婉筠，不由得捏了自己的手背一下，证明她不是在作梦。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对方就霹哩啪啦讲了一长串。好奇特的一个丫鬟，不，她应该不是丫鬟，凝霜在心里更正道，对方或许是急躁了些，但那种出身良好的气质是不容轻易假装的。可是，若不是丫鬟，她又是谁？“公主，”李忠带了十来个丫鬟向她走了过来，“公主，这是王爷怕你带来的宫女人手不够，特地叫我挑了一些丫鬟来伺候公主。”“跟着我来的宫女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这些。”她明明是想来这里住几天，好放下宫中一大堆的规矩，她可不想到了这里，还让一堆人围在身边，缚手缚脚。

她蓦然想起了刚才那位女子……“李忠，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好象丫鬟打扮的姑娘跑出去，她是府中新进的丫鬟吗？”李思想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公主看到的那位姑娘是不是长得很美，但是体型很娇小，穿着一身淡紫色衣服？”“对！就是她。”李忠苦笑了一声，“公主看到的不是丫鬟，应该是三王妃才是。”“三王妃？”凝霜着实被吓了一跳。“你是说，她就是三皇兄昨几个才过门的妻子，我的嫂嫂？”李忠无奈的点点头，也无怪乎公主会吃惊，像婉筠这个样子，实在不太像个王妃。

哇！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凝霜摸摸自己的脸颊，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。这下她总算了解为什么婉筠会说那一番话了，原来她误会她是……真是来得好，不如来得巧，她倒要看看她那个总是不可一世的三皇兄，怎么对付他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妻子。

一到了茶楼，婉筠直接跑上三楼雅座，果然看到登徒子一脸不耐的等在老位子。

“都怪那个姓李的，”婉筠赶在登徒子还没有开口前，首先发鸡。“闲闲没事做，把王府弄得那么大，我找不到路出来，所以才会迟到。”登徒子无奈的摇摇头，连这件八竿子打不着的事，都能被她算成是子怀的错，他几乎可以预见子怀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。不过，他可不打算同情他，毕竟他给他找过太多麻烦，刚好找个人可以帮他报报仇。

“我昨天好象看到你。”婉筠双眼直视登徒子，煞有其事的打量他。“说真的，你长得好象当今圣上。”登徒子闻言，差点把口中的茶给喷出来。他还以为昨夜她已经醉得差不多，没想到她还能够记得那么清楚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还是先装傻再说！他摸摸自己的脸，“如果我有如此福分成为当今圣上，现在就不会待在这里，毕竟一国之主怎么可能像我一样无所事事。”“说得也是。”婉筠也表赞同。“不过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是当今圣上，我一定会要你好看。”让我好看？这还得了！他连忙问道：“为什么如果我是当今圣上，你会要我好看？”婉筠看着他的模样，好象他问了一个笨问题。

“这还不简单吗？我跟你认识在先，皇上赐婚在后，如果你真是当今圣上，不就摆明了是你在耍我，把我推进苦海，嫁给那个自大狂。”登徒子擦

擦忽然汗湿的额头，拿起扇子猛搧，心中暗怪子怀，怎么人家才过门一天，就让人家有怨言，真是受不了他。

婉筠似乎没注意到登徒子不对劲的脸色，径自拿起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大口，想起那个在“音尘小筑”看到的美丽少女，不由得一股气又冒了土来。

“你知道吗？那个姓李的竟然是个色情狂。”不会吧！登徒子心想，说子怀是自大狂也就算了，现在更离谱的，竟然说他是色情狂？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

“他抢了一个很美的姑娘放在王府里。”子怀？这怎么可能！若不是情况特殊，他还真会大笑出声。若真有这种事，老早就传进他耳朵里，他也可以不用丢下繁忙的国事，帮他这个小老弟物色妻子了。

“一定是你搞错了，”他肯定的说。“或许对方只是王府的丫头。”“不可能。”婉筠立刻否决这个可能。“那个姑娘衣着很华丽，头饰、手环皆属珍品，所以她不可能是丫鬟。”这可稀奇了，子怀这小子还有这一招！更稀奇的是，看着婉筠一脸醋意，这可是他认识她以来，第一次看到她有这种表情。

“没想到我们的三王妃也会吃醋。”“我才……”婉筠对于它的取笑，也不知如何反驳，只得没好气的瞪着他。

登徒子看到她的表情，识趣的收起玩笑的心理，把手上的扇子合起来，说道：“言归正传，你告诉我，你在王府哪个地方看到那位姑娘的？”婉筠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有个叫李忠的人告诉我，我想那个地方应该就叫‘音尘小筑’。”“音尘小筑”？登徒子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知道婉筠指的是谁了。她还真能联想，子锋不由得在心中佩服她，没想到她还能把永乐当成是子怀的小妾。他不禁替子怀叹息，有这种妻子，是幸也是不幸。现在他更可以发现，当初没有把婉筠接进宫是正确的，要不然以她的脾气，不把后宫给掀了才怪。可怜的子怀！

不过可怜归可怜，像他三弟这种人，让他的日子忙一点，就不会老是想一堆战场的事，最近边疆又有些不平静，他可不想让他去。现在刚好给他这个麻烦，那他就不用担心他又会神经不正常的请旨出征，然后又留在边疆好几年。

暖！也真是便宜了永乐那个丫头，今天才出宫到王府小住几天，就可以免费看一场好戏；等她回宫，他可要她好好的跟他讲述细节。

“你在想什么啊？”婉筠看着出神的他问道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三王爷真是太不应该了。”他这个皇上一时玩心大发，决定好好加油添醋一番。“有了你这个如花美眷还不知足，真是太过分了，你回去真的应该好好把他修理一顿。”子锋得意的看着婉筠愈来愈阴沉的脸色，正想继续大肆批评一番，却破人不识趣的打断。

“公子。”“又怎么了？”子锋有些不耐的转头看向随他出宫的总管太监。好不容易出了宫，难不成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让他烦？“三王爷来了。”“啊！”他吓了一跳。这还得了！若让子怀看到他，事情不就全穿帮了？这可不成！到时候他就没得玩了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他忙向婉筠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他来他的，我们谈我们的，谁也不犯谁，你为什么要先走。”看样子她是小看了子怀的脾气，他突然来这，十之八九是为了婉筠擅自出府的事，偏偏她大小姐仍像没事人似的。

“不管如何，我先走了。下个月我们就暂且不要见面，若你想见我，你

来这里，我自然会出现。”“喂！”婉筠看着登徒子的背影叫道。真不知道他搞什么鬼，每次都匆匆离去，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。

要怪就怪那个姓李的！婉筠决定把这条罪又加在子怀身上。虽然有点牵强，不过她说服自己，毕竟就是因为他要来，所以登徒子才会提早走，所以这还是子怀的错。

“他人呢？”子怀一上楼，看到婉筠第一句话就问道。

“你说谁？”其实她心里明白他问的是谁，可是她就偏不说，心想，气死你最好！

子怀走到二楼护栏前，往下望。“人呢？那个你每月都要见的人。”他走到婉筠的面前问道。

他怎么知道我和登徒子每个月都要见面？她看向跟着子怀而来的毅刚，知道一定是他说的。这个叛徒！她狠狠的瞪着他。

毅刚接收到他宝贝妹妹的眼神，想也知道她现在一定在心中不停的咒骂他，可是他也是看到子怀着急的模样，才告诉他她可能在茶馆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只希望她别记恨太久，不然他就得时时防着她，以免她什么时候从他背后捅一刀。

“人呢？”子怀生气的又重复一次。

“我知道你想知道，不过我偏不告诉你，你敢对我怎样？”别人或许会惧怕他那张绷紧的脸，但她傅婉筠可不吃他这一套。

还敢对她大吼大叫！婉筠不服气的心想。昨夜跟今天，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，人前一套，人后又是一套。人前，他是三王爷，要端出高高的架子，对她大声小气；人后，他才对她好，标准表里不一致的伪君子！她又发现了他一项缺点。

“我不想理你。”反正道不同，她也懒得跟他相为谋。

子怀真是快被她气死了。昨天在喜宴中，程浩宾那个老小子不自量力的猛找人比酒，到最后醉了还不打紧，竟然坚持不让别人送他，自己一个人骑马回府，还没回到家，人就跌下马，伤了一条腿。他一早接到消息，就赶忙和毅刚、魏翔去看他。

留在程府用过午膳后，他急着赶回府去看她，没想到她竟然假传他的口喻，偷偷的溜出府，更甚的是，王府上上下下数百人，竟然没半个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最后还是毅刚告诉他，她可能和一名男子在茶馆，简直是让他呕死了。偏偏她还一副不在乎的模样，他这个三王爷从小到大，从没破人这样对待过。

竟然敢说个不理他？好极了，他倒要看是她的伶牙俐齿管用，还是他的力气占上风。

子怀在婉筠经过他身边时，毫无预警的蹲下身，连让婉筠尖叫的时间都没有，手一拦就把娇小的她扛在肩上。

“你做什么！放我下来！”婉筠又踢又打的叫道。“大哥，快救我！”看到这个情形，毅刚愣在当场，这是他认识子怀以来，第一次看到他使用蛮力，可见他真的是被婉筠气急了。

“子怀……”他原本想替婉筠求情，但是子怀锐利的眼光一扫过来，所有的话就又全吞了回去。反正子怀是那种不打女人的君子，婉筠不可能伤到一根寒毛，毅刚自我安慰的想道，既然如此，他还是不要蹚这淌混水的好，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只要别扯上他就好。

子怀气冲冲的扛着婉筠走下楼，丝毫不在乎被他荡得七葦八素的娇妻。在茶馆里看热闹的人们，看到沉着脸的三王爷，全都自动的让出一条路。

子怀毫不怜香惜玉的把婉筠甩到马背上，随即上了马，直奔王府而去。

跟在身后的毅刚原本也想跟着去王府，但是想想，决定还是不去的好，以免他这个可怜虫被他们两夫妻当成出气筒，拿着大刀砍成十八段。若以他如此相貌堂堂，才高八斗，英年早逝岂不可惜？所以还是回相府安全一点。

第四章

一到王府大门，子怀立即下马，一手将缰绳丢给跑近的马夫，一手把横在马背上的婉筠拽下来。

我的天啊！被拉下马的婉筠差点站不住脚。她强忍着疼痛，咬紧牙关不叫出声，她才不要满足他自大的心理。

子怀把她拉下马，还不忘低头看她一眼。看到她的狼狈模样，他固然不舍，但是他绝不能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。好歹他也是个三王爷，这个丫头竟然不把他看在眼里，才过门一天，就闹得天翻地覆，该是有人教教她，谁才是王府的老大了。

他强迫的拖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婉筠进了王府大门。一堆仆人吃惊的望着这一幕，还以为看错了，一向以冷静著称的三王爷，竟拖了个小姑娘气冲冲的进了门？“王爷！”从正厅出来的李忠看到这个情形，当场傻眼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跟着出来的凝霜看到了，也吃了一惊。不过她可没愣在当场，连忙走到子怀面前，双手一摊，阻挡他的去路。

子怀见状，连忙把双脚一停，被他拖在身后的婉筠，跟着他巨大的脚步已经跟得很辛苦了，没想到他会猛然煞住脚，立即整个人撞上他的后背，差点结结实实的跌在地上。

好险！子怀机警的环住她的腰。

“你搞什么！”子怀生气的对凝霜吼道。

“应该是我问你，你搞什么？”凝霜指指婉筠说道。“人家像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，你还这样拖着她走，难不成你看不出来她根本跟不上你吗？”子怀经她一提，才低头看着怀中的婉筠。没想到怀中人根本毫无悔意，还对他吐了吐舌头，扮了个鬼脸。

这真是——。子怀就算有再多怜香惜玉的心，也被婉筠的表现给磨掉。他手一挥，就把站在他面前的凝霜拨到一旁。

有没有搞错？凝霜不可思议的看着子怀和婉筠离去的背影，她三皇兄竟然把她推在一旁？他从来不曾这样对待她。这真是太好玩了！凝霜开心的想道，看样子她真的有好戏看了。能触怒永远不愠不火的三皇兄，这个三皇嫂真不简单，不好好的待在这看三皇兄出糗，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吗？一进入“锋怀清晓”，子怀就大吼的要仆人全数离开，然后拖着婉筠进了房，把她丢在床上。

这下子真的全身是伤了。婉筠摸了摸被摔痛的背部，双眼还不服输的瞪着让她痛成这副德行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
“下次不准让我再发现你有私自出府的情形发生。”子怀看着婉筠警告的说。“你听到了没有。”“我又不欠你什么，我干什么要听你的！”身体虽然已经痛得严重抗议，但是婉筠的嘴巴依然不服的讲个不停。“我如果要再出府，也是本姑娘的事，你管不着。”子怀生气的走近婉筠床前，抬起她的下巴，“不要考验我的耐性，我已经很生气了，如果你够聪明，就应该乖乖听我的话，立刻把这一身不合宜的衣服换下来。”“我不换！”婉筠依然不怕死的拨开子怀的手，整个人直直的跪在床上，“我不够聪明，所以我不知好歹，不可能听你的话，你敢对我怎么样吗？”“你——”才过门第一天就想把他给气死！子怀看着跪在床上的婉筠，心中真是对她又爱又恨。“真的不脱？行！大不了我帮你脱。”说着，子怀就用力扯开婉筠的衣扣。婉筠先是一惊，随即恢复正常，又是踢、又是咬的猛挣扎个不停。一时情急，她抬起了右手，又给了他一巴掌。

子怀震惊的抬起手摸摸左脸，眼光凶狠的眯了起来。

“是你的错。”婉筠其实已自知理亏，但是一张嘴就是停不下来。“如果你不脱我衣服，我就不会打你，所以说到底，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”看着面无表情的子怀，婉筠不禁咬着下唇，眼睛向左右转啊转，试图从他的身边穿过去，远离这个俨然已经气疯的男人。

然而，子怀像拎小鸡一样，一手就把她给抓了回来。“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不准你再动手打我。”子怀的语气轻柔而危险。

婉筠紧张的吞了一口口水，依然不怕死的说道：“打你又怎样，王爷就很了不起吗？我想打就打，如果你不服气，你大可打——”子怀没有等她说完，手一用力，就把她翻过来，面朝下的趴在他大腿上。“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动手。”子怀一边说，手也不停的直直落下，“下次再有类似情形发生，我不会就这样轻易了事，你听到没有？”被压在腿上的婉筠不停的挣扎，她这个大小姐，从小到大根本没受过这种对待，虽然被打得很痛，但比不上自尊心受创来得严重。泪水不受控制的滴淌下来，带泪的脸庞硬是压在子怀的衣服里。

子怀察觉到异状，奇怪她怎么不动了。该不会是被他打晕了吧？这还得了！他连忙把她拉了起来，然后心中一紧，望着眼前梨花带雨的脸庞。

“你别哭了，”子怀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女人的泪水，他不知所措的擦擦她脸上的泪痕，“别哭了，好不好？”谁知婉筠听他一说，哭得更大声。

“你别哭。”子怀这下真的不知所措。“都是我不好，你打我吧，你开心打就打，我绝不还手。真的，我不会还手的。”他说着，真的拿起婉筠的手，打自己的脸。

婉筠吃惊的看着这一幕，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皇室三王爷，竟然对她低声下气，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。原来他怕她的泪水！呵，她可得好好利用才是，于是她强迫自己再掉下几颗泪珠。

“你不是很伟大吗？管我这，管我那的，什么都管。我知道你是三王爷，哪个人不对你奉承巴结，我哪敢打你？”“真是对不起。”这可是子怀打从出娘胎以来第一次跟别人道歉。

“对不起就好了吗？我现在全身都在痛。”婉筠嘟着嘴巴，不愿意轻易饶了他。

“我……”子怀被她说得面露愧色，惭愧不已。“是不是真的很疼？”“疼！现在问有什么用？”现在既然知道有法宝可以用，她更加得寸进尺的

嚷道：“你刚刚打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在那时候问我？”“我……”子怀被她说得脸上愧意更加深许多。

看到他困窘的样子，婉筠心中暗笑不已。这个笨男人！不过笨得还挺可爱的。她拿起手绢，把脸上的泪水擦干，双手主动环住他的颈子。“现在才对我那么好，不会太迟了吗？”“不会。”子怀把她抱到腿上，“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，你这次可不可以就原谅我一次？”一个王爷做到这种地步，已经算是天大的让步，若她再无理取闹，那可真的是她不对了。她笑着举起手掌，轻轻的拍拍他的脸颊，“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原谅你这一次。”子怀听到她的话，呼了口气，知道她不生气了。反正只要她不哭，就什么都好。

他亲了她一下，“谢谢娘子，我就知道你为人宽宏大量。”“是啊！”婉筠对他扮了个鬼脸，“三王爷这样夸我，小女子可真是受宠若惊。”子怀对她笑了笑，手一伸，把纱帐放了下来，将婉筠压在身下。

“你又想干什么？”其实看他的眼神，她就可以猜到七、八分了。

“你会不知道我想做什么吗？”子怀轻吻她的颈项，“我们昨天才拜堂，还能做什么？”“你还说呢！”婉筠经他一提，又想发火。“昨天才拜堂，今天一早，你就不见人影。你说，你到底去——”子怀摇摇头，用唇堵住她说不不停的嘴，让热情吞没了两人的思绪。

那个美丽少女……，婉筠恍恍惚惚的想起来，她忘了问子怀她是谁。但是无论如何总要问个清楚，等会儿，她一定要问……

婉筠坐在铜镜前，看着斜躺在床上的子怀，却意外的迎上他带笑的眼眸。

婉筠笑着问他：“什么东西那么好看？”“你。”他下床走到她身后，接过她手上的木梳，主动帮她梳理一头乌黑的青丝。

“没想到像你这么一个不可一世的人，竟会帮我做这种下人才做的事。”

“不可一世？”子怀一听，佯怒道：“没想到你对我的评价如此低。”婉筠笑了笑，转过身来面对他，“这样听了就生气，如果你知道我以前怎么想你，你不气死才怪。”子怀蹲在她的身前，好奇的问：“那你以前怎么想我？”婉筠抬起头，考虑了一下才开口：“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。”子怀保证似的点点头。

“其实我从得知皇上赐婚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开始讨厌你。还没见到你时，以为你一定长得奇丑无比，满脸的凶神恶煞，使人看了退避三舍，而且——”婉筠看到子怀的眉头已经皱了上来，她笑着抬起手，抚平他的额头，幽默地说道：“你自己说不生气的。”他把她的小手拉了下来，包在他的手掌中，抬头对她一笑。“这样吧！我们重来一次，就从你见到我之后说起。”子怀自信满满的想，看到他威风凛凛的模样，印象总会好些了吧？婉筠看着子怀那一副算定她会好好赞美他的模样，不由得嘴角微微上扬，想好好的整整他，于是又继续说：“我看到你之后，令我更加……失望。”“啊？”子怀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。

“你自己也知道，”婉筠还煞有其事的说道，“那一天在茶馆里，你理都不理我，好象跟我多说几句话，就会侮辱你似的，那时我还真怨叹，以为自己嫁了块大石头。”看到子怀受伤害的表情，她再也受不了的大笑出声。

“你取笑我！”子怀终于知道她在开玩笑，娇宠的点点她的鼻子。“你再这么伶牙俐齿，不怕我一气之下，把你给休了。”“我才不怕，最好你把我休

了，让我回相府，逍遥自在的做我的相府千金，而你再去娶一个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姑娘，就像……”提到这，她这才想起音尘小筑的那位姑娘，于是双手勒着他的脖子问道：“你说，你是不是在我进门之前，就纳了一个小妾在府里？”子怀吃惊的望着他的小妻子，故意戏弄她道：“你不是都不在乎我把你给休了，这下子怎么又那么在乎我是不是在府里有个妾。”婉筠给他一抢白，一时语塞，用力的把他推到一旁，赌气的说：“去！去！最好纳更多的妾，让你别来烦我。”子怀睁大了双眼，看到婉筠醋劲大发的脸庞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满足感，情不自禁的亲了她一下。

都快被气死了，还被他偷袭：“你这个色情狂！”她想也不想，又把手挥了出去。

子怀无奈的摸摸自己的脸，走近嘟着嘴坐在床上的婉筠，抚着脸说道：“我有没有告诉你，你是个大醋桶？”“你……”她已经很火大了，还要被他糟蹋！从没见过那么欠打的人。

子怀早已学精了，手一抬，就把婉筠正要挥出的小手接个正着。

“我很庆幸，我以前没有纳妾，不然我打都被你打死了。”人都被她发现了，他还想粉饰太平：“我已经看到你的小妾了，你还要骗我！我没想到你除了是个自大狂、色情狂之外，居然还是个骗子。”自大狂、色情狂、骗子，有没有搞错啊！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妻子竟然会把他贬得如此不堪。疼她归疼她，但可不代表可以任由她随便冤枉他。

“婉儿，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对我如此不谅解？”“你还装傻，在音尘小筑里的那位姑娘不就是你的妾！”音尘小筑？“我的天啊！我真是……”子怀已经不知道该对这个小女人用什么形容词才好。还以为她绝顶聪明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根本就笨得可以。

他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：“那是我皇妹，当今的永乐公主，李凝霜。”

“啊？”不会吧！如果那个人真是永乐公主，那她不就……她猛打自己的脑袋，“完了，完了，我惨了。”“婉儿，你做什么？”子怀怕她打伤自己，连忙拉下她的手。“什么事情完了？”婉筠往他身上靠去，撒娇地说：“子怀，如果我对你妹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？”“生气？”正想讲不会的子怀，看到主动亲近他的婉筠，心中感到不对劲，所以改口道：“那要看你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“你妹妹的个性怎么样？”婉筠不答反问。

“我那妹妹的个性啊，”子怀想了一下，“就是十足皇家公主的个性嘛，成天锦衣玉食，喜欢想东想西。她敢趁皇上午睡时，把他的脸昼花，事后还能找出十几个她应该这么做的理由，让我皇兄对她无可奈何。”这种个性的女孩子我喜欢！不过，依她这种个性，若再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，子怀最近可能会过得很可怜。婉筠望着等待她回答的子怀，叹了口气，只好硬着头皮实话实说。

“我只在她面前说了你几句。”子怀心中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。

“我说你强抢民女，真是下流。”一说完，婉筠也自知理亏的双手遮住脸，不敢看他。因为她想也知道，他的脸肯定全都黑了。

可是子怀并没有生气，只是平静的望着羞愧不已的婉筠，反正不用问也猜得到，那个民女，指的一定就是永乐那丫头。什么人不好讲，偏偏说永乐，这下真的是他抱起一旁的婉筠，让她坐在他腿上，拉下她盖住整张脸的手，“你这么不相信我，我该怎么罚你呢？”婉筠看到他毫无怒气的脸，胆子一下又升了上来，她双手环住他的脖子，毫无畏惧地答道：“你说怎样就

怎样。”“那么爽快。会不会反悔啊！”“我虽不是男子，但是我也深知君子一言、驷马难追的道理，我不会反悔的。”“好，看在娘子那么有诚意，你就只要做到两件事，我就原谅你。第一件事，”子怀指指自己，“亲我一下。”这个男人哟，婉筠好笑的想着，爽快的答应。“亲你一下，这容易。”说完就重重的亲了他一下。

子怀点了点头，“虽不满意，但是看在你没什么经验的份上，勉强可以接受。”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！如果她有经验的话，这下子可能换他要去自杀了。

“第二个条件也很简单，就是不许你主动去音尘小筑跟永乐打交道。”子怀可不笨，他那个妹妹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，而他的宝贝娇妻，当然更不怕他，他可不敢让这两个恐怖分子处在一块，平添自己的烦恼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好不容易有个志同道合的整人伙伴，不好好结交一番，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吗？“嘿！是你刚刚答应我在先，怎么现在想反悔了？”“我才没有……”真想不到，他还满嘴的，居然想到先让她上钩。反正无所谓，婉筠不在乎的心想，他只说她不能上“音尘小筑”，但可没说永乐公主不能上“锋怀清晓”。

“好吧！”她爽快的回答。

子怀有点怀疑的看着她，竟然答得那么干脆，他本来还想至少要跟她唇枪舌战一番，才能逼她就范，没想到她那么轻易就答应了。这倒省事！

“娘子，你这还是第一次听我的话。”不听他的话，理应让他生气，毕竟他堂堂三王爷，若有人胆敢违抗他，早被罚得哭天喊地；唯独她，他的妻子，那么轻易听他的话，竟让他有些不习惯。

婉筠指着他的鼻子，“只要你的要求不过分，我一概会接受。”子怀笑着抓过她的手吻着，“真不知道你是王爷，还是我是王爷。”“王爷！”这下门外真的有人在叫王爷了。

“是谁那么扫兴。”子怀把怀中的婉筠抱了下来，喊道：“进来。”“你忘了，你自个儿把门给闩上了。”婉筠提醒他。

子怀叹了口气，走向房门，反正他知道要婉儿起来替他开门，根本就是妄想。在闺房里，她最大，所以也不用浪费唇舌，告诉她怎么做个妻子才是正确的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子怀问站在门口的李忠。

“已经过了晚膳时间，小的是想来问王爷，是不是该用膳了？”李忠战战兢兢的回答。一群仆人吓得不敢靠近王爷房门一步，最后只好由他这个总管硬着头皮来询问。

“原来晚膳时间过了，难怪肚子好饿。”婉筠忽然从子怀的手臂下钻出来，让李忠吓了一跳。

子怀看到李忠受惊的表情，强忍住笑地吩咐道：“你听到王妃说的话了，赶快把东西送上来，我和王妃就在这用膳。”子怀一直等到菜都上完，命令下人都退下时，才敢大笑出声。

“什么东西这么好笑？”婉筠好奇的问。

“难道你刚才没有看到李忠的表情？”“那你为什么刚才不笑，现在才笑。”婉筠感到奇怪。

“我是王爷。”我是王爷。这就算回答啦！真是个怪人。不过，管他的，肚子饿死了，她决定先吃了再说。

“吃慢点。”子怀在一旁徒劳无功的劝道。

婉筠结结实实的吃饱喝足了，才开口：“今天我听小云说，这附近有个练武场之类的地方，是不是？”“是有个练武场，平常让家丁练身体用的，你问这做什么？”“是不是有只大鹰在那里？”子怀这下知道她要问什么了，毕竟他们第一次的交谈，就是为了争夺那只鹰的权利，当时她还差点让他做出真正抢强民女的事。

“那天在茶馆的那只鹰，现在很好，有专人在照顾它。”“你为什么要抓那只鹰，你很喜欢鹰吗？”“那是圣上要的。”圣上，有没有搞错？他要的话自己去抓就好，为什么要子怀去？“他叫你去你就去啊！你还真没原则，好歹你也是三王爷，干嘛听他的？”婉筠不平的嚷嚷。

子怀一听她的话，差点把口中的饭全喷出来，平常看他的妻子那么聪明伶俐，怎么净问这种白痴问题？他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我虽然贵为王爷，但毕竟是一人之下，而那一入就是当今皇上。纵使撇开一切不谈，单凭他是我的长兄，我就理应帮他。”想也知道这种人是绝对的死心眼，但是如此掏心置腹，到最后还不是遭人猜忌，她与他的婚姻不就摆明了是怀疑他的结果。那个死皇帝真是瞎了眼！

看着子怀，想了一下，她决定跟他坦白。“子怀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子怀放下手中的碗筷，他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但是心中早已明白她要说什么。

“我爹在我出阁前，曾对我说你想背叛朝廷，还要我帮圣上监视你。”她有心理准备的望着眼前的子怀，可是他又再一次令她吃惊。他竟满眼含笑的看着她。

“难道你心中不生气吗？”她真的被他的百变给弄胡涂了。有些事该生气，他不气；偏偏有些事无伤大雅，他却气得半死。

“我只有一个疑问。”子怀一把勾住她的腰，拉她坐到他腿上。“如果当初皇上赐婚，只是单纯的婚配，你会不会乖乖的待在相府里，等我去迎娶？”婉筠仔细的想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的摇摇头。“我不会嫁你，就算是皇上赐婚，我也会不惜抗旨。”尽管这单是子怀预料中的答案，但是听她亲口证实，还是满伤人的。

“你真那么讨厌我？”婉筠看到他受伤的表情，笑着说道：“其实也不关讨不讨厌你，只不过我还不想嫁人。毕竟在相府中，爹、娘和大哥都会让着我，我可不知道嫁入皇家，会不会被一大堆礼俗绑得动弹不得，所以最好是不嫁。况且，你也别说我，若不是你那个皇帝哥哥要我娶我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娶我。”“怎么，生气了？”子怀点点婉筠的鼻子，促狭的说道。

婉筠嘟着嘴巴，别扭的说：“我才不会那么无聊跟你生气。”子怀搂搂她，开玩笑的说：“其实在茶楼见到你那一次，若是你不告诉我你已经有夫家，我一定会把你给抢回来。”“什么？”婉筠生气的打他的头，“你是王爷，竟然敢鬼迷心窍，对一个刚见面的女子产生绮念。”“喂！”子怀捉住她的手，“婉儿，你弄错了吧，我说的是你耶。”“是我也不行！”婉筠生气的从他腿上站起来，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，不过她就是气。

子怀笑着看婉筠在他眼前气愤的走来走去。“好啦！”子怀伸出手拉住她，“我道歉，这总行了吧！娘子。”婉筠看着子怀，吸了一大口气，再度开口：“这是你说的，以后若让我发现——”“若让你发现，我这个王爷就任由你处置，好不好？”婉筠听到他那么说，满意的点点头。“是你自己说要任

我处置的，可不能反悔。”子怀把她拉回怀中，肯定的说：“不反悔。”婉筠想了一下，双手搭在子怀肩上，轻抚他的头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嫁给你也不是件坏事，至少截至目前为止，你对我还算不错，又很疼我。当然，除了刚才你打我除外，不过看在你已经忏悔的份上，我就当算了。”“是啊！你还真是慈悲为怀。”他宠爱的搂着她，心中虽然明白他不能太疼她，否则，她这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小妻子会更加变本加厉，到最后甚至爬到她头上。不过，瞧她那么惹人怜爱，他只好把那些烦恼暂时先搁到一旁。

“明天，”子怀承诺道，“我带你见见王府的下人，顺便带你逛逛王府，以后无聊时，你就可以自己出去走走。不过，可不准再私自出府了。”这怎么可能！婉筠正想出口反驳，但是看到子怀析盼的眼神，想到他的让步，只好言不由衷的说：“好吧！”反正她想出去就出去，她是吃定子怀顶多骂她两句，而她最多假意忏悔一下，不就行了吗？

真没想到这王府真的那么大，婉筠逛了一个上午，还没把它的一半给逛完，不过她的确已经差不多快被摆平了。

原来整个王府分成八大部分，除了练武场和供下人休息的地方以外，其它部分都有独立的房舍和花园。

而且根据子怀的介绍，“沁心园”是特别按照皇上的心意所建，因为那个地方是专供皇上来时使用。想当然啦，单单一个“沁心园”就让婉筠逛到眼花。

“累了？”子怀细心的问道，他指指不远处的凉亭，“我们到那边休息一下吧。”婉筠简直是求之不得，他们还没到凉亭，下人们早就在那里准备好了酒菜。

一直到走进凉亭坐下来，婉筠才和子怀一边吃一边聊。

“王府和皇宫都在京城，为什么还要建造一个‘沁心园’让皇上住？”婉筠觉得疑惑不已。

“其实‘沁心园’是建在皇上还未登基前，当时他还是太子，先皇因见我己能自主，所以便下旨帮我建造这座王府。皇上跟我提过，希望王府落成后，他能偶尔前来小住几天，所以找就依皇上的喜好，连了这座‘沁心园’。”“你对他这么好，他还不相信你。”婉筠心中真是替他不平。

子怀点点她的唇，说道：“下次不准说类似这种大不敬的话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”这个男人，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“那为什么我们住的地方要叫‘锋怀清晓’？”婉筠改变话题问道。

“我字子怀，而当今圣上字子锋，所以找把它叫‘锋怀’。”又是当今圣上！婉筠真的快被子怀的死脑筋气死了。这种笨男人，好险是生在皇家，不然他准会饿死。

“王爷，傅将军来了。”李思说道。

“快请他过来。”“傅将军？该不会是我大哥吧。”婉筠问道。

她看到子怀点了点头，心中不由得咒骂，这个死人骨头，昨天竟然不管她的死活，丝毫不顾念手足之情，真是可恶到了极点！

毅刚一进来，也不用人请，直接就坐在子怀的旁边。

“王爷、王妃好雅兴，在这儿休憩。”“是啊，”婉筠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立刻回敬道：“哪像大哥你，有更好的兴致，闲闲没事，四处走动，现在才来关心一下为妹的我，是不是想来看看我变成什么德行，好满足一下你以前被

我蹂躏的自尊心？”毅刚摸摸鼻子，不太服气的说：“婉儿，你这么说就有欠公允了。”“你给我闭嘴，反正我跟你的梁子是结定了，总有一天我会一点一滴的讨回来。”她“优闲自在”的说。

子怀看到他的好友脸都绿了，不由得笑着在一旁看他们两兄妹斗嘴，他可是体会过他妻子的伶牙俐齿，可不愿意冒险让她把炮口转向他。

“子怀，难不成你都不管你老婆的？”毅刚对在一旁吃东西吃得很开心的子怀说道。

“你算不算男子汉，少搬救兵。”婉筠不给子怀开口的机会，抢先说道。

今天真是诸事不顺，诸事不宜。毅刚自怨自艾的想。

“其实你对你妹妹，就像是我对我妹妹一样，全被吃得死死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倒可以去‘音尘小筑’找永乐那丫头，她肯定会很很乐意安抚你那受惊的心灵。”子怀心知肚明，打死毅刚他也不敢靠近永乐平步。

“永乐公主在这？”毅刚心骛的说道。

子怀点了点头。“对呀，昨天才到的。”“那我先告辞了，下次再来拜访。”“大哥！大哥！”子怀拉住站起身的婉筠。“婉儿，别叫了，他巴不得快点离开，哪还有空理你。”大哥也会怕事？这可新鲜了。“为什么他一听你提到永乐公主就那么紧张？”子怀想了想，不知该不该告诉她，但看她用清澈无比的双眸看着他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告诉她那段陈年的老故事。“早忘了是几年前了，我只记得当时我还在宫中，永乐那丫头也还小，你大哥第一次随你爹进宫，却误闯永乐宫遇到了永乐，当时你大哥哪知道她是谁，永乐叫他，他也不理，所以永乐气得一脚把他踢进湖里，差点把你大哥给淹死。

自此以后，毅刚只要一听到永乐的名字，就跑得出谁都快。”婉筠一听再也顾不得其它，立刻大笑出声，连眼泪都掉了出来。“难怪我大哥死也不敢靠近河边，原来是为了——”“你啊！”子怀轻轻的拍拍她的脸，“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好歹他是你大哥哪。”“大哥归大哥，并不代表他就不能取笑，不能冒犯。”婉筠想了一下，才问道：“可是我大哥怎么会糊涂到误闯永乐宫？”子怀拿起酒杯，迟疑了一下才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婉筠看着他，觉得奇怪，又追问：“那永乐公主事后有没有什么表示？”“从那件事过后，毅刚那小子躲她都来不及，永乐就算想道歉也没机会。”婉筠脑袋转啊转的，突然脑子灵光一现，“我会给他们机会。”“你可别乱来。”子怀看到他妻子面露算计的表情，连忙劝道。

婉筠不理他，继续问：“永乐婚配了没有？”“我的天啊！你该不会是想把——。这不成，毅刚死也不会接受的。”这个男人，事情还没做，就把所有可能都给磨灭。

“你管我大哥肯不肯，只要永乐肯就好啦！”婉筠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。

“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”子怀点点她的鼻子。

婉筠把子怀的手给抓下来，兴奋的说：“只要你不扯我后腿，我就有办法。”“你答应过我，不跟永乐打交道的，怎么忘了啊！”“我……”婉筠拉着子怀的衣袖，撒娇道：“不要这样嘛，通融一下。”子怀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道：“只要你不要伤到自己，我就让你放手去做。”“遵命，王爷！”婉筠俏皮的回道。

傅毅刚啊傅毅刚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，婉筠得意的想着，你从小到大就被捧若太上皇，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相府的少爷厉害，还是我这个相府千金厉害！

第五章

无聊死了！

婉筠坐在子怀的书房里，看了大半天的书，最后终于决定不等他了，自己去找些有趣的事做。

“小姐，你要去哪？”端着茶进来的小云连忙问道。

婉筠推开小云，随口回答：“出去走走。”“小姐——”小云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茶盘放下，赶紧跟上她。

今天天气不错，婉筠缓慢的在花园中游逛。她看了她身后一眼，不由得大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们不用跟着我。”成天走到哪就被跟到哪，好象怕她会平空消失似的，真是烦人。

“不要再跟我说那些你们跟着我是王爷吩咐的鬼话。算了！算了！想也知道你们不会听我的。”反正说穿了，不过是子怀担心她又会偷溜出府。这一阵子，他一直将她跟得紧紧的，碰到他今天有事出门，就怕她又乘机跑出去。

“好多的鱼。”婉筠站在桥上，看着下面的鱼说道。

今天天气那么热，看到湖里清澈的水，感觉好象满凉的。

“是啊！前面还有——，小姐！”小云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婉筠跑到桥下，她连忙也跟了下去。

“小姐！”“王妃！”四周响起一阵惊呼，原来大小姐她……竟然走进湖里！

“小姐，我求你，你快上来，不要再走下去了。下面水很深，若是跌倒就不得了。”小云在岸上急得满头大汗。

“是啊！王妃，你就快走上来，若让王爷知道了，我们大家全都吃不完兜着走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。”说话的是一个叫小瑶的婢女。

“真不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？”婉筠弯下腰，拉起裙襖准备捞鱼。“我等了王爷大半天，他都没有回来，那就代表他有事，所以他不会那么快回来。等他回来时，我早就捞到好多鱼，我才不会笨到让他看到。我这么说，你们安心了吧？”一群人在岸上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以对。

“小姐，你小心一点，这水真的很深。”小云只好无可奈何的在岸上喊道。

婉筠挥了挥手，表示知道了，双眼还是直盯着水面。

“桥底下是怎么一回事，怎么围了一大群人？”李凝霜问身旁的宫女邵宜说道。

邵宜摇了摇头，“公主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凝霜顿时好奇心大起，缓缓的走近前，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“啊！”凝霜站在桥上，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她的三皇嫂又让她再度吃惊了一次。

桥下的人，除了婉筠的表情是愉快的以外，其它人全都苦着一张脸。这一阵子，虽然凝霜没有去“锋怀清晓”拜访，但是她可也有耳闻，知道她三哥疼他的小妻子已经到了纵容的地步，今天她总算见识到了。

“捞到了！捞到了！”婉筠终于捞到一条小鱼，兴奋得跳上跳下，没想到滑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

“小姐，我求你，你小心一点。”小云身上的细胞不知被吓死了多少个，她很想下去把婉筠给拉起来，但是她深知小姐的个性，她是绝不可能被人强迫的，又怕拉扯之间会伤了娇小的她，所以只好由着她去。

“皇嫂，你兴致真好，这种天气跑来戏水。”站在桥上的凝霜终于开口。

“叩见公主。”底下的丫鬟连声说道。

凝霜点点头，目光依然看着站在水中的婉筠。

婉筠听到声音，猛然一抬头，又差点跌倒。

“小心！”凝霜紧张的伸出右手，她可担不起害她三皇嫂跌伤的罪名。

婉筠挥挥手表示没事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公主，上次真是对不起。”“皇嫂，你可以同我皇兄一样，叫我永乐，不然也可以叫我凝霜，别叫我公主。”

“那好，你也别叫我皇嫂，好象我多老似的，叫我婉筠就行了。”婉筠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你也下来跟我一起捞鱼啊！很好玩的。”“小姐！”小云气急败坏的叫道。她自己下去玩水，已经很不得了了，没想到还想要找公主一起疯。公主是皇室之人，怎么有可能会答应做这种荒唐事？有何不可！凝霜想了想便答道：“好啊！看样子确实满好玩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就走进水里，凝霜把裙裾往上拉，更往下走，一直走到婉筠旁边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公主的宫女也和王府的丫鬟站在岸上，看着两位美丽的女人嬉闹得不亦乐乎！

“我们来比赛看谁捞的鱼比较多。”凝霜向婉筠提议。

婉筠吃惊的看着她，没想到这个皇室公主玩起来竟然也这么疯，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挑战。“好啊！”岸上的人原本都一脸茫然，但是看到她们玩得那么愉快，也跟着在一边起哄。

“公主，你旁边有鱼。”邵宜急急的告诉凝霜。

“王妃，你前面也有。”一时间，岸上岸下一阵喧哗，丫鬟和宫女们忙着帮自己的主子寻找鱼儿的踪迹，大伙儿闹成一团。

“王妃呢？”子怀在她们玩得不亦乐乎时，进了王府。

“我刚才看到王妃在书房里看书，等王爷回府。”李忠在一旁说道。“王妃今天都待在‘锋怀清晓’里。”子怀满意的点点头。他可不敢确定他那个闲不住的妻子会真的待在王府里等他回来，所以今天早上出门时，他还特别嘱咐她不准乱跑，并且派了一堆人跟着她，没想到婉筠真的乖乖的待在府中等他。或许她真的开始了解到做一个王妃就该有王妃的样子，不能再到处“随心所欲”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推开书房的门，却发觉里头根本没人。“你不是说王妃在书房里吗？人呢？”他质问李忠。

跟在后头的李忠被问得一头雾水。“刚刚明明在啊！可能王妃累了，所以先回房休息。”子怀转身回房，里头还是没半点人影。

“李忠，王妃呢？”李忠看着王爷愈来愈阴沉的脸，不由得紧张的吞了口口水。“刚刚我明明看到——”李忠的话被由花园传来的笑声打断。子怀推开李忠，走向声音传出的地点，李忠连忙战战兢兢的跟在他身后。

子怀看到花园里的情形，气得差点吐血。他看到凝霜推了婉筠一把，害她差一点跌倒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强迫自己冷静的说。

“王爷！”原本嬉笑不停的婢女和宫女，一看到他，急忙退开，深怕会受到责罚。

“三哥。”凝霜看到岸上的子怀，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，想也知道待会儿肯定又少不了一阵骂。她看了婉筠一眼，才发现婉筠好象根本没发现到谁来了似的，还是捞鱼捞得不亦乐乎。

“婉筠。”凝霜低声唤道。

婉筠还是不理她。凝霜看着站在岸上的子怀，上岸也不是，待在原地也不是，偏偏婉筠还是没反应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子怀真的火了，大吼了一声：“婉儿！”这下婉筠可有反应了。转过身，看到子怀还笑了笑，不知死活的说：“这水好凉，你要不要也下来玩？”子怀原本想破口大骂她一顿，但是他先转头瞪着李忠，看他有什么话说。

“王爷，我……”李忠看到这情形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无奈的叹一口气。

“上来！”子怀僵着一张脸，对池中的两人说道。

凝霜乖乖的拖着浸湿的衣物爬上岸，等在岸上的宫女连忙上前帮忙。

“三哥，是我自己要下去玩，不关三皇嫂的事，你别骂她。”凝霜想替婉筠求情。

“你自己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你还替别人求情。”子怀生气的说。

凝霜闻言吐了吐舌头，返到一旁。

这个小白痴！子怀看着婉筠，生气的想。如果跌倒了怎么办？他不过才出门半天，她就给他找了一堆麻烦，难不成真要他全天候守着她，她才不会伤到自己？“你还不上来！”子怀转向婉筠，再也克制不住的大吼。

“我……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”婉筠虽然自知理亏，但是并不代表她就乖乖听他的。

子怀简直快气疯了，干脆下最后通牒，“如果你再不上岸，我就派人下去拖你上来。”“如果你看不惯我的作为，你大可以不要看。你要我上岸，我就偏不要，我还没有玩够，我才不要听你的。就算是你亲自下来拉我，结果也是一样。”婉筠仿佛要证明她的话似的，竟然大瞻的更往湖的深处走去。

“婉筠！”原本抱着看好戏心理的凝霜，看到婉筠的举动，也紧张的替她捏了把冷汗。这可不是好玩的，虽然这座湖看起来不是很深，但那也是因为湖水清澄给人的错觉；加上婉筠体型娇小，她真怕她会灭顶。“池子中间真的很深，不要再走了。”“待在原地！”子怀可急了，他还真怕婉筠会赌气的更往里走。

“我才不要听你的。”婉筠生气的喃喃自语。大伙儿明明玩得很开心，他一来，就什么开心的气氛都没了，还对她大吼大叫，活像一只无理取闹的大猩猩。

想着想着，不知道脚被什么东西绊到，她整个人毫无预警的栽进湖里。

“婉儿！”这还得了，子怀再也顾不得其它，立刻着急的走进湖里，赶到婉筠身边，手一捞，就把婉筠给抱在怀中。

婉筠喝了一大口水，呛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不停的咳。

子怀连忙把她给抱回房，凝霜也担心的跟在后面。

“你没事吧！”子怀把婉筠放在床上，焦急的问道。

婉筠身上的衣物变得惨不忍睹。她生气的深吸一口气，当然，她把这过错又归给子怀，只说了句：“我要换衣服。”子怀自然不会说不，连忙让开，让她起身。

“三哥，嫂嫂没事吧？”凝霜对子怀问道。

子怀看了凝霜一眼，叹了一口气。他这个三王爷拿他妻子没辙也就算了，连对他的妹妹也是头痛不已，骂也不是，但不骂又不行。

“在我还没生气前，立刻回去‘音廬小筑’，这件事我会想想该怎么办。”凝霜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处境，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反正她知道子怀是不可能打婉筠的，所以还是走的好。

“那你跟婉筠说我晚上再来看她。”子怀点点头，看着凝霜逐渐走远。

稍后，婉筠整了整自己的衣衫，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

“没事吧！”子怀一看到她，连忙问。

“难得你三王爷还会关心我。”婉筠挖苦的说。“刚才你真是威风啊！不是在别人面前，你就得如此？如果是，你早讲，我一定会乖乖听你的。我这么说，你满意了没？”“婉儿。”子怀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明明是她的错，她却一副她没错的样子，反倒现在像是他这个王爷做错似的。

“你不要叫我。”婉筠坐在花厅，趴在桌上，不愿看他。

“我也是怕你伤了自己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可以在王府中任意游逛，但是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伤了自己。例如像刚刚那种情形，若是我当时不在那里，那有多危险哪。”子怀放柔自己的口气，反正他在这间房里的自尊，早被眼前的小女人给磨掉，所以也不用顾忌什么身段。

“你说错了。”婉筠坐起身，转头面对他，“应该说，如果你不在那里，我就根本不会跌倒。”子怀叹了口气，蹲在她身前说：“那就当我错了，行吗？”婉筠眨了眨眼，心中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奇怪，他今天怎会那么好讲话，似乎有点不正常。

“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婉筠将自己的手贴上子怀的额头。

子怀拉下她的手，心中真是哭笑不得。他已经不追究了，偏偏她还一副不信任他的模样。“我没事。”他点点她的鼻头。“我今天可以当作没见过这回事，也不会罚任何一个人，不过我要你给我一个确实实的承诺，不准再让我发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形。”“没问题！”婉筠满口答应。

“你确定？”“我以君子的人格发誓。”反正只是口头上讲讲，让他开开心也不错，而且她是个女人，根本不希罕当什么君子。婉筠在心中暗自窃笑。

子怀是个聪明人，岂会看不出她心里打什么如意算盘，可是看婉筠好不容易开心起来，也只好不点破她的计谋，盘算着再派更多人守着她便是。

“今天晚上我们到后堂用膳。”“为什么要去后堂？”婉筠疑惑的问。

“我想替你引见几个人。”“谁？”婉筠好奇的问，然后又如了一句，“如果是些讨厌鬼，我可不见。”“哇！没想到你大哥也变成讨厌鬼了。”“我大哥？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讨厌鬼！”婉筠还是对毅刚不谅解。“我早认识我大哥了，还要引见个什么劲。”“当然，除了毅刚以外，还有其它几个人。”“可是我大哥不是很怕见到凝霜吗，他怎么会来？”“还不是为夫的我以顶上人头保证，绝对不会让他看到永乐，他才点头答应的。”“胆小鬼！”婉筠喃喃的说道，“像凝霜这种姑娘也怕，真是该行。”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行了，别去管永乐和毅刚的事。”婉筠只是对子怀笑一笑，心中可没打算要让

这件事就这样过去。

“看你这个样子，刚才吞的那口水，应该没有大碍了吧？”“没有！”婉筠摇摇头，对他扮了个鬼脸，“我才没那么脆弱。”子怀娇宠的搂搂她，真不知道为什么跟她吵架就是吵不起来，不过也无所谓，他也不想跟她吵，反正只要她开心就好。

“王爷、王妃。”魏翔和程浩宾一看到子怀和婉筠走进来，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。

子怀细心的扶着婉筠跨过门槛，因为以她走路都不看路的习惯，不一定又会摔伤自己。

“我认识你们。”婉筠还没坐走就说道。“在茶馆的时候，对不对？”“王妃真是好记性。”魏翔做了一个拱手礼，“魏翔。”“我是程浩宾。”“我这个妹妹什么都不行，就只有记恨最在行，我看你们一定是有事得罪了她。”一旁的毅刚讽刺的说。“所以她才把你们的长相记得牢牢的，可能想找机会报复也说不一定。”婉筠生气的转头看向毅刚，故意挖苦说：“唷！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傅将军。怎么我进来，你还坐在椅上，好歹我也是当今的三一王妃，对我如此没有礼貌，难道不怕我定你罪？”“谁不知道三王妃为人最恨落入俗套，所以我特别迎合你，不按牌理出牌不是你最在行的吗？”毅刚依然故我，不停的奚落婉筠。

好！要玩我就奉陪到底！

婉筠按着说：“傅将军，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，我想也应该帮你配门好亲事。就这样吧，”她转向子怀，“子怀啊！反正永乐清秀又温柔，你就奏请皇上赐婚，也算成就一桩美事，这样可好？”婉筠带着笑意看向毅刚脸色大变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
“傅婉筠，你玩够了！我虽然得罪你，但是玩归玩，你可别乱出鬼主意。”婉筠闻言疑惑的皱起眉头，怎么大哥会对凝霜如此反感？而且在场的人似乎都很能理解毅刚的表现。堂堂的一国公主，金枝玉叶，毅刚会拒绝如此美眷，就为了几百年前凝霜踢他下水的事，这真是说不通。毅刚做人一向洒脱，怎么独独对这件事放不开？“凝霜她又——”“婉儿，够了。”始终未曾开口的子怀，认为婉筠玩够了，也出声制止她，“我想程将军他们都饿了，我们到后堂吃饭可以吗？”子怀只是口头上问问，根本不是要征求她同意，把她拉起来就往后堂走，并示意程浩宾他们跟在他身后。

“大哥，我真的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。”虽然坐在桌前，但是婉筠还是不死心。

“婉儿，你该多吃点东西。”子怀也不顾什么王爷的颜面，亲自动手帮她夹菜。

“看你那么瘦弱，我还真怕风一吹，你人就被吹跑了。赶快吃，别再多说话。”婉筠看到子怀的举动，立刻忘了她原先想说的话，抗议道：“我不喜欢吃鱼。”然后就把子怀为她夹的鱼，又夹回他的碗里。

在场的另外三人，一顿饭吃下来，就看着他们夫妻俩把菜夹来夹去，争来争去的。

“你都那么瘦弱了，还那么挑食。不行！这些菜一定要把它吃完，不然不准下饭桌。”有没有搞错！毅刚原本因为听到婉筠的话而变得恶劣的心情，在看到婉筠和子怀相处的情形后，心情也不知不觉好了大半。真是没想到，

子怀竟然那么宠婉筠，难怪刚刚进府时，就听到一大堆下人说王爷怎么不可思议。看周围下人一脸兴味的模样，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情形。原来，还是应了那句话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

婉筠猛然的站起身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是王妃，这里我最大，我说我吃饱了，不要再吃了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叫我再多吃。”这里她最大，那子怀算什么？在座的三人忍住笑意，心照不宣的对看一眼。

“婉儿，回来！”子怀在婉筠身后徒劳无功的叫道。

“跟着王妃。”子怀叮嘱站在身后的李忠。“可千万则让她又靠近那个该死的湖，改天就叫人把它给封了。”未雨绸缪。子怀心想，只要湖被封掉，婉筠就不可能再去戏水捞鱼，那他就不需要时刻担心她在王府里也会出事。

正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得意，子怀就看到坐在椅上的三个人，全都抬起头，满眼笑意的看着他。

“看什么？”子怀企图挽救被婉筠踩在脚底下的威严。“难不成诸位都吃饱了？吃饱就到正厅去。”“王爷，”魏翔语带嘲讽的说，“王妃吃得那么快是因为有你可以帮忙夹菜，我们可得凡事自己来，速度当然慢了些，而我们都还没吃到什么东西，怎么会饱？倒是王爷没吃什么，看到王妃饱了，自己也饱了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”子怀看着他们促狭的笑容，只有无可奈何的任由他们去，反正他早已有了最坏的心理准备，若要婉筠听它的，简直是妄想。现在他连发脾气都要看时候，如果又不顺他宝贝娇妻的意，他可又吃不完兜着走。

“想当初你还告诉我，婉儿既温柔又婉约。”子怀盯着毅刚说道，“没想到你连我也敢骗。”“此言差矣！”毅刚可不怕子怀怪罪，因为他深知子怀的弱点何在。“难不成你现在嫌婉儿既不温柔又不婉约，那我可要和她好好谈谈，怎么会让三王爷那么多怨言，我去帮你教训、教训她。”“你坐下！”子怀紧张的叫毅刚坐回原位。“谁说我有怨言来着？我可是很疼她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到我老婆面前挑拨离间。”毅刚假装遗憾的坐下来，其实他哪敢去惹婉筠，他又不是吃饱了撑着。依婉筠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个性，到时候，不要说子怀不好过，连他也别想好过。

第六章

“你们留在外面！”凝霜示意她身后的宫女。

她推开婉筠的房门，走进花厅，往里面唤道：“婉筠！”“凝霜，是你啊！”婉筠拨开纱帐从里面走了出来。“找我做什么？该不会又要找我去玩水、捞鱼吧。”“还玩水捞鱼？难不成你没发现，那个湖在我们玩水过后的第二天就被填平了，现在哪还有得玩。”“被填平？”婉筠不相信，立刻想去一看究竟。

“相信我的眼睛，是不可能看错的。我看八成是我三皇兄怕你又跑去玩，所以才把湖给对了。”说到子怀，她突然想到怎么不见他人影？“对了，我三皇兄呢？”凝霜连忙四处张望，好象生怕子怀会平空冒出来似的。

“别紧张，他一早就出门了，说要去程将军府里谈些事情。”婉筠心中疑惑不已，因为子怀是个王爷，照理说，有事应该是程浩宾他们主动来王府才

对，怎么会是子怀出府去找他们，所以她相信子怀一定有事情瞒着她。可是她刚刚想了半天，就是想不出是什么事。

“他不在府里是正常的。”凝霜自动的帮婉筠解除疑窦。“刚刚有个太监从宫里来，帮我带了些衣裳、首饰，我听他说，大概两、三个时辰前，边疆那边传回消息，突厥已经有南侵的举动，现在我大哥正在跟你爹讨论由谁出征。而我三哥一定也是得知了这个消息，所以才赶忙去程府，我想他之所以会在程府谈，而不在王府召集大家讨论，十之八九就是暂时不想让你知道。”婉筠闻言皱起眉头，她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。

“别这样嘛，”凝霜看到婉筠生气的脸庞，笑着说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大哥不会叫我三哥出征的。”婉筠感到十分吃惊，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——”凝霜顿了一下，指指自己的鼻头，“我。”“你？”婉筠低头想了一会儿，“你前几天忽然匆忙回宫，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？”凝霜赞赏的点点头。“聪明！我可是为了帮你才回宫喔。我去拜托我大哥，他已经答应我，在短期内会把三哥的军权收回，若是突厥大举南侵，他也绝不会派他到前线去，你大可放心，我三哥绝不会有事的。”“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。”婉筠对这件事可不表乐观，虽然与子怀成亲不过短短几个月，但是对他的个性，她这个做妻子的，可早摸得一清二楚。子怀一向吃软不吃硬，强迫他不能出征，只怕到最后会引起他更大的反弹。

“放心，我三哥向来最听我大哥的话，更何况，我大哥可是当今圣上，只要旨令一下，就算三哥不肯也得肯。”凝霜还是坚决认为子怀会认命的接受这种情形。“反正如果我三哥再不肯，大不了你就辛苦点，求他别抗旨，毕竟你是他最大的弱点，他一定会听你的。”这丫头想得还真简单，婉筠好笑的心想。早在几天前，子怀把他可能出征的事告诉她时，纵使心里百般不愿意，她还是告诉他，她不会反对他的决定。

她叹口气，“我早就对子怀说过，不管他决定怎么做，我都一定会支持他，所以除非他自己想通，否则我是不可能去逼他的。”“真是受不了你。”凝霜无奈的摇摇头。“如果我三哥对我能够像对你一样的唯命是从，死心塌地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整整他，弄得他哭笑不得，这才大快人心！”婉筠微笑的看着凝霜，一边打趣：“真不知道子怀是哪得罪你了，让你这么怨恨他。”“还不是因为傅毅刚。”“我大哥！”婉筠吃惊的说道。这可新鲜了！“这关我大哥什么事？”凝霜故意先叹了一口气才说道：“我就不信我三哥没把我跟傅毅刚的事说给你听。”“我是知道啊！但是这件事跟子怀有什么关系？毕竟是你把我大哥给踢下水的，不是子怀。”“表面上不是他，但是，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刽子手。”凝霜一想起当年的事，立刻气得一肚子火。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婉筠既兴奋又好奇。子怀自始至终只跟她说了点点凝霜和毅刚的事，再问下去，他就一概推说不知道。

“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傅毅刚会误闯永乐宫？”凝霜见婉筠摇了摇头，才继续说：“全是因为你那个小心眼的丈夫！”小心眼。子怀会小心眼？婉筠感到非常疑惑。基本上，子怀是个心胸宽大的人，说他小心眼，好象太名不副实了点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凝霜激动的握住婉筠的手，“当时我三哥告诉我，有一个太监要被派来永乐宫，而这个太监竟然在其它宫女和太监面前挑拨离间，说我既刁蛮又不识大体，根本不像个公主，倒像个小野丫头。我听了当然光火，原本想下旨把他给关起来，好好的折磨他一番，但又怕搞得全宫中人心惶惶，

消息走漏，让我父王知道，所以我就决定在私底下好好治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太监。”“等等，让我想想。”婉筠打断凝霜的话，小心翼翼的问道：“你该不会是我大哥当成那个小太监吧？”凝霜难寻的脸上一片潮红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婉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。不过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她大哥像太监，不男不女的太监？不，怎么看都不像。

“这不好笑！”凝霜气急败坏的企图止住婉筠的笑声。

“这还不好笑？”婉筠打了一下凝霜的头，“你也太糊涂了吧，怎么会认错人？我大哥也真够倒霉，怎么会选在那个太监来的那一天误闯永乐宫。”

“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新太监被派来永乐宫。”凝霜没好气的说道。

“没有？”婉筠这才止住笑声，问道：“怎么会没有？子怀不是告诉你，说——”婉筠想了一下，“子怀骗你！”这下她可知道大概了。“我大哥会误闯永乐宫，全是他安排的，只就是要让你受责罚。”这下她觉得更好笑了，可是她又有个疑惑必须获得解答。“为什么子怀会想要整你和我大哥，这对他又没好处。”“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他小心眼，”凝霜不平的表示。“我不过是在他床上放了几条蛇，他就小气的要向我报复。”哇！婉筠没想到她老公原来也是个挺会记恨的人，难怪他总是不愿意告诉她事情的前因后果，搞了半天，是为了维持他自己完美的丈夫形象。

“我大哥知不知道是子怀搞的鬼？”婉筠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他知不知道。”凝霜故作不在乎的说，“反正你大哥后来一听到我的名字，就像看到鬼似的，躲都来不及。自从那件事发生后，他就没有再见过我，而我也偶尔在王府里看了他几眼，不过都没让他看到我就是了。”婉筠仔细留意凝霜的表情，她看得出来这个永乐公主十分欣赏那个在她眼中一无是处，只会跟她抬杠的大哥，真不知道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会乱成什么德行。

“你又在想什么？”凝霜看着沉思的婉筠问道。

婉筠连忙挥手否认。“没有。”凝霜当然知道婉筠是在睁眼说瞎话，不过她也懒得追问，只是看看窗外。“今天天气不干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“也好！”婉筠立刻表示赞成，她闷在房里一个上午，说真的也挺烦的。

两人正要起身，子怀却正巧推门而入。

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“三哥，你别紧张，”凝霜受不了的说，“我只是想和婉筠出去外面走走，反正她几乎整天都陪着你，你把她借给我一下子都不行吗？”“我又没说不准你们出去。”子怀走近她们俩，“我只是想问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？说实话，今天天气那么好，万里无云，不出去走走，还真是浪费这般好天气。”“这样你都要跟，”婉筠取笑他，“你这种大忙人，还是去忙你的事吧！反正我有人陪，目前暂且不会想到你。”“唉！”子怀故意叹了一口气，可怜兮兮的说：“没想到我一个王爷，竟然连陪自己娘子散步都会被嫌，真是悲哀，真是太悲哀了！”“你够啦！”婉筠笑着推了子怀一把，“我又没说不让你跟。”“那可真要谢谢娘子的宽大为怀。”子怀做了一个拱手礼，“在下真是感激不尽。”在一旁的凝霜见状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“真受不了你们两个。算了，我也是很识趣的，我看我也发发慈悲，让你们两个独处好了。”“凝霜，我还有——”“谢谢你了，永乐，你真是愈来愈懂事。”子怀打断婉筠的话，搂着婉筠和凝霜一起走到门口。

永乐对子怀扮了个鬼脸，只有这种时候才会说她懂事，真是现实。

“我还有点事要跟凝霜说。”婉筠看着身旁的子怀说。

“那我派人去叫她回来。”“不用了。”婉筠阻止他，“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这一阵子，你都那么忙，好久没有陪我了。”“最近有些事得处理。”子怀对她歉意的一笑。“等过一阵子，我就好好陪陪你，让你天天看我看到腻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笑了笑。“对了，你今天去程府做什么？”她明知故问。

“去——谈点事。”子怀支吾其词。

“喔，是真的吗？”她盯着他。

“好吧！”子怀看婉筠表情，心里明白她可能知道了，而既然她都已经知道，再瞒着她也是枉然。“突厥南犯，我要请旨征讨。”子怀原本预料婉筠会生气，可是令他吃惊的是，婉筠只是点点头，不发一言。

“你没有话要说？”婉筠摇摇头。“你希望我说什么？”她反问。“我说过会支持你的决定，所以我不可能这时候阻止你。不过，你刚才还说要好好陪我，现在立刻就说话不算数。”子怀看着婉筠娇俏的模样，就知道她并没有在埋怨他，心中不禁感激莫名。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，他就知道他这个妻子不同于一般女子，现在更可看出她的特别。

“你为什么把这个湖给封了？”走了一阵子，婉筠指指原本是湖的方向问道。

“还不是为了你。”子怀点点婉筠的鼻头。“我可不希望因为这个该死的湖，让我可爱的娘子死于非命。”真是杞人忧天，她傅婉筠才不会那么倒霉！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走到哪儿，你不就要防到哪儿？”她调侃道。

子怀这才想到，他每次出征至少都要两、三个月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可就麻烦了，王府上下没人管得了她，这可伤脑筋了。

“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婉筠似乎没有注意到子怀深思的表情，缝续说。

“什么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一律都答应你。”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婉筠看到子怀肯定的点点头，才指指后面的丫鬟，“我要你把这些人都叫走，不要我走到哪就跟到哪，看到都觉得好烦。”“我什么事都能答应你，就这件事绝对不行。”子怀的口气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
“还说我是什么你都答应。”婉筠不平的甩开子怀握住她的手。“你这个王爷讲话都不算话。”“这不能相提并论。”子怀连忙澄清。“这些人是要来保护你的，所以找不能叫她们不跟着你。”“反正怎么说都是你对。”婉筠气嘟嘟的嚷道。“如果我真的想做些什么，这些人根本就拦不住我，你信不信？”子怀回了她一个大大的笑脸。“我当然相信。”但是他的表情却在传达另一项讯息。

婉筠走到子怀的面前，双手叉腰，抬头看着他。“你别在那边沾沾自喜，我之所以始终没有出府，不是因为多了这些人跟在后面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出去。”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子怀依然一副不在乎的模样。

“李承昂，你去死，竟然不相信我！”婉筠捶了子怀一拳。

“好痛哦。”子怀故意抚着自己的胸膛，装出疼痛的模样。现在他发现偶尔逗逗自己的小妻子，也是一件满愉快的事。

看到他这副样于，婉筠更加生气，大声骂道：“痛死你好了！”她便尽全力的撞向他，想把他撞个四脚朝天，子怀却依然文风不动的站在原位，反倒是婉筠整个人重心不稳的往后倒。

“小心点！”子怀收起玩笑的态度，赶着在婉筠落地前，拉了她一把。

站在他俩身后的下人先是替婉筠捏了把冷汗，看到她没事，才放心的笑出声来。

“你这只大水牛，动都不动一下。”婉筠恶人先告状，气他竟然让她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。“你想害死我啊！就算我推不动你，你也做个样子，给我一点面子行不行？”这样又算是他的错。子怀无奈的叹一口气，“好，下次我会记得装装样子，这总行了吧！娘子。”婉筠侧着头想了一会儿，才决定道：“就饶了你这一次吧，要不是我决定要做个温柔的女人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”子怀吃惊的瞪大眼睛看着她，温柔？他还真是看不出婉筠几时变得温柔，若是真有那么一天，他可真要谢天谢地。

“对了，我刚才和凝霜谈了一些事，不知道三王爷有没有兴趣听听我们谈话的内容？”婉筠脸上表情一变，用一副贼兮兮的表情盯着他看。

子怀看到婉筠的表情，怀疑的皱起眉头，她称呼他三王爷，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，所以面对接下来的话，他可要有几分心理准备。“让我猜猜，你们谈的话题跟我有关？”婉筠向前走了几步，听到子怀的话，才转头对他点点头。

“你们到底说了我什么？不，应该是说，”子怀更正道，“永乐这个丫头说了我什么？”“她只告诉我一些事实。”婉筠看着子怀，又加了一句，“一些你刻意隐瞒的事实。”“什么？”这下子怀的不安又加深了一些，他走向前拉住婉筠，“她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“不要紧张，”婉筠伸手抚乎子怀皱起的眉头。“她只是告诉我，当年在永乐宫发生的事，搞了半天，原来都是你搞的鬼。”“你都知道了。”天啊！子怀心想，他的一世英名就此毁于一旦。

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婉筠看到子怀的表情，不由得在心中沾沾自喜。

“不过我真的不懂，”婉筠提出心中一个猜不透的疑问，“凝霜得罪你，所以你设计她是可以理解的，可是我大哥究竟哪里做错了，让你这么糟蹋他？”子怀在心中天人交战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实情。他可不是瞎子，看不出婉筠两兄妹虽然表面上喜欢吵嘴，实际上感情甚笃，如果知道原因，他的耳根恐怕会让婉筠吵上好几天。

“你快说啊！”婉筠不耐烦的拉着子怀的衣袖。

算了，以婉筠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不死精神，不告诉她，也是给自己找罪受，干脆豁出去吧。

“没有。”“没有？”婉筠疑惑的摸摸自己的头，又重复了一次，“你说的没有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意思就是，毅刚没有任何事情得罪我。”子怀低头看着婉筠，“我当时想，你大哥既然是我的朋友，帮我个小忙也是无伤大雅，只是我没想到永乐那丫头竟然会把你大哥踢下湖去，我看到的时候也很紧张，不过最后是我下水去救他的。”子怀怕婉筠不了解，连忙在最后为自己澄清一番。

婉筠感到不可思议的望着子怀，她还真不知道，原来她的夫婿也算得上是一位懂得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人。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，可是怎么可以玩到她大哥的身上？“我的天啊！你这个混蛋，竟然看我大哥老实就欺负他，你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”这个时候手足之情就抬头了，至于跟子怀的夫妻之情，老早被她丢到脑后。

老实！傅毅刚老实？真是睁眼说瞎话，子怀想道，不过他很聪明的没有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，他可不想引发大战，尤其是为了一件明明已经是过去式的事情。

“我不管，”婉筠霸道的自行为毅刚决定，“你要还我大哥一个公道。”这个时候子怀还能说什么呢？当然只有点头说好的份。“可是，你要我怎么还

毅刚一个公道？”“简单。”婉筠得意的说，“我大哥也老大不小了，连我这个妹妹都已经出阁了，而他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，所以我要你帮他一帮。”“怎么帮！”子怀开玩笑的说，“难不成要我帮他去追一个女人？”“你敢！”婉筠生气的指着子怀的鼻子，“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我一定会先杀了你。”“等等！”子怀把婉筠的手拉下来，“我只是开玩笑，你还当真。”“反正我谅你也不敢。”“言归正传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”子怀问道。

“帮我大哥找门好亲事，也不是顶难的，‘音尘小筑’不就有一位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吗？”“你说永乐？”婉筠肯定的点点头，因为她看得出来永乐对她大哥十分倾心，所以她敢打包票，这桩婚事只要加点油，就一定办得成。

“不行。”子怀反对的话脱口而出，“难道你看不出来毅刚根本不喜欢永乐吗？”“那就奇怪了，”婉筠鼓着腮帮子嚷道，“你既然那么在乎我大哥喜不喜欢凝霜，那为什么当初我们还没有成亲时，你不来问问我，我喜不喜欢你？”子怀真是快被她搞晕了，立即开口辩解：“这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。”

“什么事在你眼中都不能相提并论！”婉筠真气得想打他一顿。“我不管，反正我要我大哥娶凝霜。”“婉儿，别无理取闹好不好？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。”“谁说不可能，你可以找你那个万事皆通的皇帝哥哥，反正当初就是因为他几句话，我就乖乖跟你成亲。”婉筠决定的事，可是不容反驳。

“这件事跟我们根本就不能相——”“你不要又跟我讲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的鬼话。”婉筠根本不给予怀有说完的机会，直接把他的话截断。“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……”婉筠想了一下，指着前面的老树，“我就爬上去，把我自己摔死。”子怀无奈的摇摇头，把她拉回来，“好，算我怕了你。不过这种事，不理睬毅刚的意见，至少也得要永乐点头，不然这丫头一个不愉快，可是会把宫里搞得鸡飞狗跳。”“你放心好了，”婉筠拍拍子怀，“我一向都只做我有把握的事。”是吗？子怀心中可不表乐观，不过现在婉筠正在兴头上，说什么她也不会听，只好由她去，反正到时候她自会发现毅刚和永乐是不合适的。

“王爷，”李忠从子怀的身后走了过来。“刚才门房来报，程将军、傅将军，还有魏将军，三位将军在正厅求见。”子怀闻言转身对婉筠说：“你先回房去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婉筠拉着他的手，显得十分不舍，“你才刚从程府回来，我大哥他们又来找你做什么？”“没事，”子怀哄着她，“可能只是一些小事，别操心，乖乖回房去吧。”婉筠生气的看着他，“你又在哄我。”子怀娇宠的拍拍她的脸，“我的娘子怎么可以气嘟嘟的呢？漂亮的脸蛋都被气坏了。”

“你还说，”婉筠看到子怀祈求的神情，叹了口气，“回房就回房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们在说什么，绝不能瞒我。”“好，我保证。”子怀转向后头的人吩咐道，“送王妃回房。”看到婉筠走远，子怀才疾步走向正厅，准备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“什么时辰了？”婉筠从窗前的躺椅中，缓缓的爬起来，问站在一旁的小云。

“已经子时了，小姐。”“子时！”婉筠还记得用过晚膳后，她原本打算在房里等子怀回来，但等着等着就睡着了。“都这么晚了，王爷是不是还在正厅谈事情？”“我不知道。要不要我现在去看看？”“不用了。”婉筠制止她，“时候不早了，你赶快回房睡吧！我不用你伺候。”婉筠站起身，看着小云离开，心中打定主意，要到正厅去一探究竟，看看子怀到底在讨论什么大事，这么晚了还没回房。

婉筠推开门，正想往正厅的方向走去，却看到楼下的练功房有灯光透出来。于是，她好奇的走近些，想看看是谁在里面。

在练功房练拳的子怀，脑海中一直思索着刚才和毅刚的对话。

“子怀，我听我爹回来说，这次出征的主帅可能是我，或者是浩宾，皇上似乎不愿让你出征。”子怀一进门，毅刚劈头就说，“不过二王爷似乎也不希望让你去，我看这次二王爷的动机很可疑。”到底该不该请旨出征呢？子怀心中不停自问，难道二王爷真的想找机会除掉他。他听到身后有人推门进来的声音，原本想转头看看来人是谁，但是随即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

“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，有什么事情困扰你吗？”婉筠走近已经停止练拳，正坐在地上的子怀问道。

子怀坐在地上，伸手往后面一抓，把婉筠给拉到身前。

“还说我咧，怎么你也还没睡？”“我等你啊！”婉筠窝在子怀的怀里，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出了什么事？”“如果我跟你说不，你会相信吗？当然不会。”子怀对婉筠太了解了，所以索性自问自答。“这次挂帅出征的，可能是你大哥。”“真的吗？”婉筠有些惊讶。

“圣旨还没下来。”“那就是不一定，你该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吧！”婉筠看到子怀不讲话，脸上又带着烦恼，她摇摇头，把子怀的头给扳下来看着她，“你知道吗？我敢断定你一定会很短命。”子怀吃惊的把身体拉开一些，一边说道：“对我说这种话可是大不敬，下次不能再这么说，尤其是旁边有别人在时。”“连这个都要烦恼，所以我说你会短命是有原因的。”婉筠学子怀皱着眉头，取笑道：“你这个王爷比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，烦恼那么多，其实很多事情都很简单，是你自己把事情弄得复杂。真不知道你这二十几年都学了些什么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”子怀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后就笑了开来，温柔的问道：“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么，聪明的娘子，可否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”“那还不简单，”婉筠打了下子怀的头，怀疑他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。“只要你认为可行的，你就去做，烦恼那么久，压根儿就不划算，我可不要你每天都愁眉深锁，如果你再天天让我看这种脸色，不用你休了我，我就先休了你。”子怀听了她的话，开怀的笑道：“休了我？那可不行。如果你休了我，我要到哪再去找一个像你一样又美丽又聪明的人，来做我的三王妃。”婉筠对他扮了个鬼脸，又说：“这么说来，我对你还挺重要的，是吗？”子怀收起玩笑的心理，正经的点点头，“你对我很重要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想我便爱上你了。”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很害怕这种感觉，不过现在他发现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错。

婉筠动容的伸出手摸摸他的脸颊，体贴地答道：“那我们算是打平了。”婉筠侧着头，又开玩笑的继续说：“可是似乎又有点不公平。你爱我是因为我值得，可是你那么自大，我爱上你，好象我有点吃亏。”总有一天他会被她逼疯！子怀心想。他捏捏她的鼻子，“我好歹是个王爷，得到了我的心，你竟然还说这种话。”婉筠拉下他的手，在他手背上印下一吻，笑道：“开玩笑嘛！”子怀不发一言的搂紧她，直到看到婉筠打了个呵欠，才惊觉坐了很久了。

“累了？”子怀体贴的问道。

“嗯。”婉筠点点头。

子怀抱起她，把她给抱回房去。

“你不怕被人看见，这种举动可是有损你这个王爷的尊严。”婉筠累虽累

了，但是嘴巴还是不愿休息。

“听你这么说，是要我把你放下来？好，放就放。”说着，子怀真的手一松，着实让婉筠吓了一跳。

她连忙把手紧紧的抱着子怀的颈项，瞋怒道：“你这个坏蛋，想谋杀我啊！”在她上方的子怀，不由得露出一个胜利的笑容，不过他可没让婉筠看到，否则他今晚就别想睡了。

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快睡吧！”子怀把婉筠放在床的内侧，还不忘叮咛的加了一句。“不准再说话。”“我才不会无聊到这么晚了，还拉着你说话。”婉筠不以为然的说道。

子怀听到她的话，满意的点点头，走到桌旁把烛火吹熄，然后走回床上，紧挨着她躺下。

“对了，”婉筠似乎忘了她刚才所说的话，蓦地从床上坐起身。“你有没有跟我大哥谈他和凝霜的婚事？”“婉儿！”子怀在黑暗中警告的唤了她一声。

仿佛没听到子怀的声音似的，婉筠拉拉依然躺在床上的子怀，“你起来一下下嘛！”“好，”子怀认命的起身，看着跪坐在床上的婉筠。“你到底又想做些什么？”“你有没有叫我大哥娶凝霜？”我的天啊！子怀轻拍自己的额头，哭笑不得地说道：“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跟毅刚提这种事。”“那什么时候才合适？”“我不知道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不是现在。”“你每次都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”婉筠真是快被子怀的态度气死了。

“娘子啊！天地良心，我几时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了。”“我不要理你！”婉筠气冲冲的躺回床上，把丝被从子怀的身上全往自己身上拉。

冷死你最好！婉筠恼怒的想。

子怀看着背对他的婉筠，心中明白她又生气了。

“好，我保证，”子怀把婉筠扳过来，面对他，“我一定会帮你，这总行了吧？”“嗯！”婉筠听他这么说，才终于露出一个笑脸，“一言为定。”“你啊！”子怀亲亲她的鼻尖。“快睡吧。”婉筠点点头，整个人偎向他，乖乖的阖上双眼。

子怀看着怀中的佳人沉沉睡去，脑子却异常清醒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做了。

“子怀！”婉筠忽然醒了过来，看到身旁的人不见了。

“吵醒你了。”子怀走近婉筠。“现在时候还早，再睡一下。”婉筠坐起身，揉揉双眼，看了眼依然漆黑的窗外，又看着坐在她面前的子怀。

看到子怀一身正式的打扮，引得她好奇的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“进宫。”“进宫？”婉筠疑惑的重复。“这么早进宫做什么？”“上早朝。”“上早朝？”婉筠又疑惑的重复一次。因为子怀是王爷，所以除非有必要，他是可以不用上早朝的。“为什么你要上早朝？”“我前思后虑的想了一晚，总觉得你的话有理，所以我决定要请旨出征。”“啊！”婉筠这时真想打自己一耳光。她根本就不想要子怀出征，昨晚那么讲只是要让子怀放宽心，这下可好，简直自讨苦吃。

“怎么啦？”子怀望着出神的婉筠，关心的问道。“不舒服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婉筠拉着子怀的手，“如果你开口求你大哥叫他让你出征，它是不是一定会答应你？”“他一定会答应。”子怀有把握的说。“我在边疆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直到和你成亲的旨令传来，我才回京。对于边疆的情形，京城里不可

能有人比我更了解，所以于情于理，我皇兄一定会答应。”他答应你，简直就苦了我！婉筠在心中自怨自艾的想。刀剑无眼，如果子怀出了什么事，那她该怎么办？“我该走了。”子怀站起身，拉拉自己的衣裳，爱怜的亲亲婉筠的额头，“再睡一会儿，待会儿我吩咐下去，叫下面的人别吵你。”婉筠点点头，看着子怀走出去。

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，婉筠心中真是后悔得要死。如果事情真的像子怀讲的一般，那她也该想个办法应对，她可不想子怀在战场上厮杀时，她还像个没事人似的，整天待在王府里闲闲没事做。

“二皇兄。”子怀在承天门巧遇二王爷李承德，特地走到他的面前打了声招呼。

“原来是三弟。”李承德其实也可算是个美男子，只不过他的英俊并不同于子怀。

子怀的长相较为粗犷，而承德却是较为柔弱，又加上肤色苍白，所以感觉上更像个女孩子。

“怎么今天会想来上早朝，”李承德明知故问的说，“该不会是为了昨儿个才从边疆传回来的消息吧？”“正是。”子怀虽然不是很想理他，不过碍于他是他二哥，纵使再不愿意，也得表面上敷衍几句。

“我今天来也是为了这件事，”承德实话实说。“我想要奏请圣上，让马昌铭挂帅出征。”“二皇兄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”子怀吃惊的说道。马昌铭是新科的状元郎，文章是写得不错，但提到打仗出征，一介书生怎堪得起战事折腾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承德一副理所当然的表示，“不是我在说你，三弟，你娶亲也不过才几个月，可不要冷落了自己的妻子。而且根据外界传闻，我那三弟妹长得可是国色天香，我看那些打打杀杀的事，就让别人去操心，你别再管了。”子怀只是低着头不发一言，因为再谈下去，他可不敢保证他是否会出手打他二哥一顿。

终于听到正殿传出宣召的命令。子怀伸出右手，让承德先行。

“皇上，”承德一行完礼，就抢在子怀的前面说话。“我想叩请皇上让马昌铭挂帅出征突厥，我相信这个工作，新科状元郎一定能够胜任。”“皇上，这万万不可。”子怀连忙表示反对。“马昌铭一介书生，身体之柔弱可想而知，实在不应派他出征，我希望皇上能派我出征。”“这怎么可以？”傅丞相第一个反对。“王爷好歹也是皇室之人，以前是因先皇认为该让三王爷随自己的喜好去做事，所以才让三王爷出征塞北，但是现在三王爷说什么也不应出征，毕竟三王爷也有了妻室，不再是小伙子了，所以我不赞成让三王爷出征。”当今圣上听到傅丞相的话，赞同的点点头。可是却又有人持不同意见。

“爹，我倒不认同你的话。”毅刚不顾他爹的反对出声说道。“皇上，就因为三王爷出征塞北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也曾与突厥有过交手的经验，所以我叩请圣上，让三王爷出征。”毅刚一说完，底下立刻传出一连串赞同的低喃。

子锋坐在正殿上，真是不知该怎么下旨。他想起和凝霜的对话，又看看自己的同胞兄弟，真是令他为难。若要他说实话，他根本就不希望子怀出征，毕竟他可不希望它的手足死于非命，虽然他的想法是自私了点，但他也是为了子怀好。可是看眼前这个情形，似乎还是要派子怀出征才行。想归想，他依然不动声色的看着底下的人，看他们还想说些什么。

“皇上，虽然三弟曾对突厥作战，但是最近全长安城都传遍他将叛变的谣传，毕竟他已经掌握京城中的禁军军权，如果再派他出征，岂不是连兵权都要交给他，只怕到时弄得天下人心惶惶，这对圣上可不是件好事。”承德一副存心栽赃的样子，令子怀恨得牙痒痒的。

子锋疑惑的看着承德。奇怪！子怀叛变的谣传是他一手安排，为的就是要逼子怀娶婉筠，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几个月，京城里早已没有此一谣传，承德却还紧咬着此事不放，看样子他要好好注意他才行。

“这也对。”子锋开口顺着承德的话说，反正现在先阻止子怀出征再说。

“子怀，我看为避免落人口实，这次的事你就先别管，我自有安排。”子怀听到他这么说，心中真是气愤莫名，他没想到他的亲大哥竟然会在文武百官面前这么说，这不就摆明了表示他并不相信他。

“这次我既然会请旨出征，便代表我对此次战役握有十足的把握，所以这次我恳请皇上派我出征。”子怀依然不死心的说。

“你应该听到承德说的话了。”这个小子！上次就是因为知道他被箭所伤，险些丢了性命，所以战事一平息，他就急忙把他召回京。原本指望子怀娶了亲后，能够好好待在京里，没想到他还是没学乖，执意要出征。他特意硬着口气重申：“我要你别管这件事。”“就这么决定，”子锋的口气不容反驳。“你就把手上的军权和兵权都交出来。”子怀闻言，震惊莫名，蓦地跪了下来。

“王爷！”“子怀！”朝上的文武百官个个吃惊的看着这一幕，就连子锋也站起身。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“我没有想到皇兄竟然会不相信我。总之，我不会把军权交出，如果你真不信我，那你就不要养虎为患，我这项上人头请皇兄来取。”“你——”子锋坐回椅上，他早知道子怀个性刚强，只不过没料到他竟会来这一招。

这下可好，他现在能说什么？难不成子怀一定要放着舒适的生活不过，而跑去那些荒漠奔波，甚至连婉筠都留不住他。

“罢了，”子锋挥了挥手，反正事到如今，总不能真的把他给杀了。“你要去，就派你去。起来吧！朕真是不懂你。”“皇上，这怎么可以！”承德看到整个情势突然大逆转，不平的说道。“这——”“朕话已说出口，君无戏言，我不会收回成命，你就不要再多言。众卿，还有什么事要禀告的吗？如果没有，就退朝吧！”子怀在叩拜时，还不忘抬头对子锋笑了笑。子锋只是对他摇摇头，他毕竟是他的弟弟，他这个大哥还能对他说些什么呢？只不过以婉筠的个性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应变，子锋心中不由得又替子怀叹息。只希望他出征那一天，他是开开心心的，但是以婉筠的个性来判断，这似乎不太可能。

第七章

这还得了！凝霜一听到宫中传来的消息，什么都不想，就直闯“锋怀清晓”。

“婉筠。”她也不等人通报，直接便把门推开，走了进去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坐在椅上正和小云说话的婉筠，吃惊的转头看着跑得气

喘吁吁的凝霜，打趣的说：“有谁那么大胆，敢追杀堂堂的永乐公主？”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。”“到底怎么了？瞧你那么紧张。”凝霜坐到婉筠的旁边，直接问道：“我三哥呢？”“在宫里吧！”婉筠不确定的说，因为她也不是很清楚子怀现在是不是还在宫中。

“你知不知道我大哥已经下旨要我三哥出征了。”“是吗？”凝霜惊奇的望着婉筠，很难置信她的反应竟然如此平淡。——是吗？”你就只有这些话要讲？”“你希望我讲什么？”婉筠反问。今天清晨子怀进宫时，她早就有心理准备，毕竟以他那种誓在必得的态度，这种结果早已预料得到。

凝霜摸摸自己的头，自讨没趣的想，摘了半天我最紧张。哦，我还真是无聊！小云奉茶的时候，她接过来呷了一大口。

婉筠看到凝霜的模样，不由得笑了出声。“你是不是事先认为我会生气，或者是大哭大闹一番？”凝霜急急的点点头，心中还是好奇，怎么自己的夫婿要出征了，做妻子的人却好象没事人一般。“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”凝霜真是不懂她。

“还不简单。子怀出征，我跟着他出征，不就好了吗？”“你简直异想天开。”凝霜睁大眼看着眼前的小女人，感到十分意外的继续说：“除非我三哥发疯了，或是神智不清，否则他是不会答应让你跟着他的。”“他会答应。”婉筠自信满满的表示。“就算他不答应，我也是有办法跟他去。”“你可别乱来。”凝霜劝道，“我三哥是很宠你，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做出这种违乎常理的事。难不成你忘记了，你们拜堂成亲的第二天，你偷跑出府，我三哥气得想杀了你，你还没学到教训吗？”“但是事后证明，子怀并没有对我怎么样，不是吗？”是没怎么样，凝霜这下总算有点赞成婉筠的做法了。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，她简直迫不及待，等着要看她三哥知道婉筠的想法后的表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三哥说？你也知道的，旨令一下，五天之内就一定要出发，所以你只有五天的时间说服我三哥。”凝霜玩兴一起，便热烈的和婉筠讨论。

“我待会儿就说。”婉筠回答。

“哦！”凝霜感兴趣的点点头。“可是，”她依然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，“如果我三哥不让你去，你要怎么办？”“还有我大哥啊！”婉筠自顾自的说道。

“傅毅刚！”凝霜吃惊的重复一次。“怎么又扯上他？”“哎呀！连这个你都不懂。我大哥既然是子怀的至交好友，又是个将军，这次出征，我大哥一定也会跟着去。子怀不让我跟着他，那我跟着我大哥总可以了吧！”这是什么歪理啊！凝霜低头想了好一阵，这样好象说得通，却又好象说不通。她有点迷糊，不过随便啦！反正她的目的只是想看子怀出糗，其余的事她一概不管。

“好吧！反正我支持你到底。”凝霜拿起桌上的茶，一口饮尽。

“对了，怎么不见你的随身宫女？”婉筠这才疑惑的注意到。

凝霜不以为然的耸耸肩，“可能是刚刚我跑得太快了，她们没跟上吧！”“真的假的？你一个娇滴滴的公主，会跑得快到让人追不到？”凝霜叹了一口气，“好，算我服了你，我还不是学你的。”“学我？”婉筠疑惑的指指自己的鼻子。

凝霜肯定的点点头。“对啊！全是学你的。想想成天被一大群人跟着，真的是很烦，而既然我是公主，我就应该有权力叫她们别再跟着我，要不然管东管西的，真是不自在。

你不是也不喜欢这样？”婉筠赞赏的对她笑一笑。她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凝霜虽然出生皇家，但是没有公主的刁蛮任性，这种女孩配她大哥最好不过了。

“想什么？”凝霜唤回出神的婉筠。

“没有。”婉筠看向她，“我只是在想，就算我不喜欢让一群人跟着，但是只要一出这个房门，就算是不想，还是会有一群人黏着我，所以还是你比较自由。”“唷！我是不是听到我三皇嫂在抱怨。”凝霜打趣的说，“其实我哥哥可是疼你到令人羡慕的地步，如果将来我的夫婿能有三哥的一半，我就深感万幸了。”“这有什么问题。”婉筠想到毅刚，打包票的对凝霜说：“我大哥一定很疼老婆，相信我。”“你大哥？”凝霜皱起眉头盯着婉筠，“这又关你大哥什么事？”“你要嫁给我大哥啊！”婉筠一副理所当然的说。

“我要嫁给你大哥？”凝霜深感荒谬。“这是谁说的？”婉筠指指自己，“我说的。”“开什么玩笑！”“你别装了。”婉筠推推坐在自己身旁的凝霜，“你以为我是瞎子啊！看不出来你喜欢我大哥。”“你不要闹啦！”凝霜心虚的表示，“我才不喜欢他。”“来这套。”婉筠存心逗逗她，“那好吧！看来是我自作聪明，我看还是帮我大哥物色其它姑娘好了。”“你——”凝霜这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才能使自己既保有尊严，又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。

婉筠颇含深意的对她一笑，“你放心吧！只要你喜欢我大哥，我大哥自然会娶你。”“不可能的。”凝霜自顾自的说道，“你大哥非常讨厌我，他不可能娶我。”“我大哥不是那么会记恨的人。”婉筠安慰她。

凝霜怀疑的看着她三皇嫂，“你似乎很有把握。”“那是当然。”婉筠自信的拍胸脯保证。“我可是很了解我那个大哥，你尽管放宽心。”“什么事放宽心？”子怀无声无息的走进来问道。

“三哥，你想吓死人啊！”凝霜一手捂在胸前，转身面对子怀怒道。“每次跟婉筠聊了一下，你就跑回来，难不成你都没事做。”“还轮不到你这个丫头来管我哩。”子怀轻敲凝霜的头说道。

“怎么这么早回来？”婉筠问道。“既然你大哥下旨派你出征，现在你不是应该很忙吗？”“你怎么知道我皇兄派我出征？”子怀看向凝霜，想也知道是谁说的了。“又是你这丫头。”他又打了凝霜一下。

“三哥，你够了啦！”凝霜双手护着头，大叫道，“你知不知道，你打人很痛的。”“子怀，你别这样。”在一旁的婉筠也说道。“凝霜是你妹妹，你别这样对她。”“我知道三哥是希望我快点走，留给你们两人独处的空间。我说得对不对啊！三哥。”“聪明！既然知道还不走？”“我才不走。”凝霜哪里肯走，好戏还没上场，现在走开，后面的事不就全知道了，她才不笨哩。“婉筠，你不是有事要跟我三哥说吗？”子怀听到凝霜的话，立刻坐到婉筠旁边，关心的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“我要跟你一起出征。”婉筠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就把要求提出来。

“什么？”子怀不能控制的吼道。

婉筠以为他没听清楚，所以再说一次：“我说我要跟你一起出征，去打突厥。”“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子怀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。

“我管你说什么，反正我一定要去。”婉筠根本不在乎子怀的回答，自顾自的表示。

“婉儿。”子怀警告的唤了她一声。

“你到底要不要让我去？”婉筠不死心的再问一次。

“不可能。”子怀依然坚决反对。

“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”“不行。”“为什么不行？”婉筠不平的问。

“不行，就是不行。”子怀一副就是不让她去的表情。

“我懒得理你。”婉筠背对子怀，不愿看他。

“总之——”子怀原本要继续劝婉筠打消念头，但看到一旁一脸兴趣盎然的凝霜，突然打住话。“你还呆愣在这里做什么，难不成要为兄的我亲自送你出去不成？”“没有啊！只不过我很好奇，不知道皇兄会不会议皇嫂跟着去。”凝霜一副理所当然她该待在这里的表情。

“你不要顾左右而吉他。”婉筠站在子怀的面前，双手叉着腰，生气的说：“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跟你去？”子怀肯定的摇摇头。

“好，不去就不去。”婉筠也很大方的接受子怀的答案，当作没发生任何事似的又坐回椅子上。

“就这样？”凝霜帮子怀问了他心中的疑问。

“就这样。”婉筠不在乎的点点头。

子怀直觉认为事情不对劲，便问：“你又在搞什么鬼？”“我要懂事一点，所以我决定不跟你吵。”是吗？子怀在心中疑惑的问道。要是她懂事，基本上，随他出征的要求就根本不会说出口，其中一定有鬼怪。

婉筠看着子怀的表情，心里明白他并不相信他，反正她也不在乎他信不信，她心中自有打算。

“我要出去走走。”婉筠突然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子怀和凝霜异口同声的问道。他们还没从刚才的情况中脱离出来，婉筠又提了一件完全不搭轧的事。

“我要出去走走。”婉筠简直快被他们弄疯了，难不成他们都听不懂她的话吗？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凝霜虽然还搞不太清楚状况，但是她知道只要跟着婉筠，自然就能明了。

“但是——”子怀原本还有话要说，却被敲门声打断，“进来。”“王爷，王妃，公主。”李忠进门先一一打过招呼，然后转头对子怀说：“程将军来了。”“知道了。”子怀指示道，“告诉程将军我随后就到。”李忠出去后，子怀转头对两名令他又爱又头痛的女子警告道：“你们出去走走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出府。”婉筠只是敷衍的点点头，转而催促他，“你快去吧！别让程将军久等了。”子怀还是深思的看了婉筠一眼，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。

“刚刚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凝霜一等到子怀出了房门，就迫不及待的问。

“先别问。”婉筠走到房间后头，拿出两件衣服，丢了其中一件给凝霜。

“穿上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凝霜摊开手上那件摆明是丫鬟的衣服，疑惑的问正在换衣服的婉筠。

“我身上这件衣服很好，为什么要换？”“别问那么多问题。”婉筠拉拉衣服的下襬，抬头看着依然没有动静的凝霜，“你快点换。”凝霜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迅速换好手上的衣物。

“我们到底要干嘛？”凝霜换好衣物后又问。

“难到你看不出来？”婉筠走到房门口，拉开房门，转头看着凝霜反问她。

凝霜摇了摇头，她哪看得出来啊：“喂！你要去哪里？”“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出去走走。”“你是说真的。”凝霜发觉到现在她仍不是很懂婉筠独特的说话方式。她看着已经走远的婉筠，跟着追了上去，“等等我，我

也要去。”“我们去‘音尘小筑’。”婉筠对一旁的凝霜低声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凝霜听到婉筠特地压低的声音，就有预感又有好玩的事即将发生，所以她也降低自己的音量问道：“要做什么？”“到时候你就知道。”一进“音尘小筑”，婉筠又说道：“现在就看你这个公主有多大的能耐。”凝霜依旧一脸茫然的盯着她。

婉筠突然说：“我要出府。”“啊！”凝霜一听，停住了脚，吃惊的望着婉筠。“我有没有听错？”“没有。”婉筠拖着凝霜继续跟着她走。

“王妃、公主，”身后的丫鬟终于出声了。“再往前走就是大门，王爷吩咐过王妃不能够出府。”婉筠拉着凝霜转过身，在她的耳旁轻声的说：“看你的了。”凝霜虽然还是有些迷糊，不过至少也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。

“我皇兄几时说过这话？”凝霜冷着一张脸问道。

“就在王妃入府的第二天。”“那我建议你们再去问一次，毕竟王妃嫁进三王府也有好几个月了，不一定我皇兄早就取消这项命令了。”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一向最讨厌听别人说理由。”凝霜装出一副十分生气的模样，“聪明的话，别再阻止我们。”“这……”后面的丫鬟个个面面相觑，不知是否该放人。

“我们走。”这次换成凝霜拖着婉筠走。踏出几步后，她俯身附在婉筠耳边说：“我数一二三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跑。”婉筠笑着点点头，她现在真的发觉今天是美好的一天。

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一跑出府，甩掉了后头的人，气都还没有喘过来，凝霜就迫不及待的问道。

“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说完，婉筠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又加了一句，“不过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能见到他。”毕竟因为子怀的关系，她已经很久没跟登徒子见面了，所以他可能并不在茶馆。

“是谁呀？好象很神秘的样子。”凝霜好奇不已。

“一个很特别的人。”婉筠就把她和登徒子之间的关系，简单地对凝霜说了一遍。

“搞了半天，那天你偷溜出府，就是为了见这个人。我三哥生气就为这个，因为你出府见别的男子。”这下她终于了解了，她三哥那么生气，原来是因为吃醋。

“他很特别，待会儿如果你能见到他，你就会明白了。”婉筠一进茶馆，就拖着凝霜上二楼雅座。

“他不在。”婉筠失望的说。

“你说那个叫登徒子的不在这里？”婉筠点了点头，想了一下，然后打定主意说道：“反正都出来了，早回去、晚回去都要挨骂，不如我们就在这坐会儿，待会儿再慢慢逛回去。”凝霜一听，立刻举双手赞成。她这辈子还没做过这种疯狂的事，以往总是人前人后跟着一堆人，今天这一身打扮，没人会知道她是谁，不趁这个机会好好玩一玩，怎么可以呢？“先叫点东西吃。”凝霜决定道。

坐了好一阵子，两人好不容易觉得差不多该走了时，婉筠却看到了这次来茶馆的目标。

“登徒子！”婉筠一看他就叫道。

该死！子锋在心中咒骂，他原本打算趁婉筠没看到时赶快跑，谁知道还是被眼尖的她发现了。这下可好，什么都玩完了！这个总管太监也不知道

怎么派人的，难道没发现永乐公主也在这里，竟然还叫他来。好极了，真是好极了，看他回宫怎么修理人！

凝霜盯着拿着扇子遮遮掩掩的人，心中疑惑的想道，奇怪！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，照理来说，她应该没有见过他才是，可是……“你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”婉筠似乎没有察觉到身旁两人的不对劲，拉着登徒子走近凝霜。

“你拿着扇子遮什么遮？”婉筠伸手一扯，就把扇子从登徒子面前给扯下来。

子锋和凝霜四目相接。凝霜连忙揉揉眼睛，怀疑自己看错了。

“啊！”凝霜低声的叫了出来。难怪觉得它的背影很眼熟……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凝霜好不容易回过神。

“你们认识啊！”婉筠终于察觉到两人的不对劲。

“没有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呢！”子锋连忙矢口否认。“能跟你一起平起平坐的人，一定是大有来头，我这种平民百姓怎么会认识。可能是这位姑娘认错人了吧！”凝霜闻言瞪大了双眼。认错？就算他化成灰，她都不可能认错。好，姑且暂时不说穿，我就看你搞什么鬼！凝霜决定道。

“我想或许我真的是认错了吧！”凝霜低下头，隐藏自己言不由衷的双眸。现在她总算有点了解了，真没想到像婉筠和子怀那么聪明的人，也有被人玩弄于股掌的一天。

子锋一听到凝霜的话，放心的吁了口气。算这丫头聪明，没有当场揭穿他。

婉筠一等到他入座后，就指指凝霜介绍道：“她是我的小姑。”“你小姑？”子锋故作吃惊的重复道，“那她不就是公主！”“是，我就是当今的永乐公主。”凝霜抢在婉筠开口而回答，“看得出公子举手投足间，流露出一股贵气，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你会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”“这……”子锋一时语塞，但又随即恢复正常。“我岂有公主的好运气，当今皇上宠你，手拥重兵的三王爷也宠你，真是集宠爱于一身。不过我也要奉劝你一句，皇上宠你归宠你，如果你不知应对的话，他可也是会罚你的哦！”小人，竟然威胁我！凝霜在心里不平的想。不说就不说，反正到最后婉筠和子怀一定也会知道真相，到时她就在一旁看他这个皇帝怎么善后。从小他和子怀打到大，当上了皇帝，还是很疼子怀这个弟弟，这下可好，说不定又有一场大战好看了。

“你们怎么初次见面就好象仇人似的。”在一旁的婉筠察觉到一丝敌意。

“没有，是你多心。”子锋依然双眼警告的看着凝霜。

凝霜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说：“是啊，婉筠，是你多心了。”“公主今天怎么那么好兴致，和嫂子一起出游。”子锋谈话的目标还是放在凝霜身上。

“可不是吗？”凝霜当然也不甘示弱的回话。“倒是你，怎么没事做，是不是在‘家中’的事务不够忙，小心不要因为好玩，把‘家’给败了。”“你这丫……”子锋压下自己的脾气，不想跟她吵，毕竟他也有事要和婉筠说。

“婉儿，听说三王爷要出征。”“消息传得那么快吗？怎么你已经知道了。”“他当然知道。”凝霜在一旁存心找碴。“他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不简单，这种小事怎么难得倒他呢？”“永乐！”子锋再一次出声警告她。

婉筠疑惑的望着他们，心中好奇怎么两人初次见面就像仇人一样针锋相对。

“永乐？”婉筠惊奇的发现，“子怀也叫她永乐。”“巧合，这是巧合。”

子锋这下真的想打死坐在一旁强忍住笑意的凝霜。

婉筠点点头，觉得今天的他还真是有点奇怪。

“我们言归正传。”子锋把眼光从凝霜的脸上移到婉筠脸上。“三王爷出征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因为以他对她的了解，如果她能平静的接受这个结果，那可就太不寻常了。

“她要跟着三哥一起出征。”凝霜在一旁帮婉筠回答。

子锋闻言，震惊的看着凝霜，“你在开玩笑！”“我没有。”这可新鲜了，凝霜难得看到她大哥失去控制。

“你不是说真的吧？”子锋转头问婉筠。

“你说我是不是在说真的？”当然是真的。子锋看着婉筠，不回答也已知晓她的答案。他摇了摇头，“三王爷是不会答应的。”“他是不答应。”婉筠不在乎的耸耸肩，“不过，这对我而言并没有差别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这还不简单，他不让我去，我就跟我大哥去，不就得了吗？”“不行，不行，”子锋反对，“这样太危险。贸然跑到两军相战之地，太危险了。”“她已经决定啦！”凝霜在一旁插嘴道。“我看干脆请皇上下旨给三王爷，叫他带着婉筠去就好了，多省事。”这丫头还真是惟恐天下不乱。子锋又瞪了她一眼，不理她，又继续对婉筠游说：“不行，我想你大哥也会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行的，他不会帮你，你最好放弃这个荒谬的计画。”“我已经打定主意，如果我大哥不帮我，我也会自己去。”婉筠的口气不容反驳。

“这个……”子锋原本还想继续劝她打消念头，却被跑上来的人给打断。

“公子，傅将军即将来此。”傅毅刚。子锋衡量了一下情况，决定暂时还是避开。“我想我还是先走一步比较好。”“等等！”凝霜制止正要离去的两人。她走到他们的面前，仔细的把之后上来的老随从从头看到尾。好小子，连总管太监都插上一脚，却没有人告诉她，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“我跟你们一起走。”凝霜说完后，转头看向婉筠，“我待会儿在对面的大树下等你。”子锋原本想反对，但是又没时间跟她浪费唇舌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匆匆离去。

婉筠看着一起离去却不停拉拉扯扯的两人，心里觉得非常奇怪，才不过第一次见面，怎么会熟悉到一路走，一路打打闹闹？算了，她心想，今天就可以遇到大哥，真是幸运。

毕竟她还有一场仗要打，没时间想那么多。

“傅将军。”婉筠探头朝楼下喊道。

正在和人谈话的傅毅刚，一听到声音，抬头看到婉筠，不觉露出疑惑的脸色。他向旁边的人示意一声，随后起身上楼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子怀知道吗？”毅刚一上楼，看到婉筠劈头就问。

婉筠心虚的扯扯衣袖，“你说他知道吗？”当然不知道。“你啊！”毅刚真是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？他看到桌上的茶杯，抬头望着婉筠问：“有人跟你一起来？”婉筠点点头。“我是跟凝……，没有，我是跟一个丫鬟来的。”她可不笨，以她大哥的个性，说不定一听到凝霜的名字，还没跟他讲得重点，他就吓得跑掉了。

毅刚点点头，随即想到……“看你的样子，是不是有事要跟我说？”

“嗯！”婉筠想了一下，决定开门见山提出要求。“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，我要跟你一起出征。”毅刚吓了一跳。“什么？”“我说我要跟你一起出征。”婉筠以为他没有听清楚，又重复了一次。

“子怀答应吗？”“他若答应，我就不会来求你了。”“既然他不答应，我

就不能带你同行。”毅刚说话的态度摆明没得商量。“更何况，大军出征，我跟着子怀，他一定会发现你，所以这绝对不可行。”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这次出兵人数众多，所以子怀先领一半军队出发，还有一半的军队，子怀已经决定出你领军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她连这个都调查清楚了，毅刚这下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还是坚持强调：“反正就是不行。”“好吧！”婉筠故作遗憾的叹了口气，“看来我只有自己去了。那么远的路程，真不知道我会碰到什么事。”怎么所有倒霉的事都会被她碰到？毅刚无奈地想。就连跟人来喝个茶，都会碰到他妹妹，看来他要跟子怀好好的谈谈，要他特别留意这个丫头。

“你去告诉子怀也没有用。”毅刚是她大哥，他想什么她怎么可能不知道。“因为你也知道，子怀从我入府第一天开始，就派了一堆人跟着我，但我依然可以来去自如。

加上以后子怀不在府中，我要走一定走得了，你信不信？”毅刚叹了口气，他当然知道婉筠的能耐，可是帮她……“哥啊！”婉筠拉着毅刚的手，不停的撒娇道：“我要去，你带我一道去，我发誓子怀不会生气的。”你又不是子怀，你怎么知道？毅刚这下真是进退两难。

不过他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点头同意。“好吧！”毅刚之所以会答应她，是因为他不希望婉筠真的自己一个人跑去边疆，毕竟一个女孩家独自远行太危险了。

“谢谢你，大哥。”婉筠眼见目的达成，当然兴奋得不得了。

“先别开心得太早。”毅刚说道，“子怀两天后出发，我迟他三天，也就是五天后。

五天后，我要你在光化门等我，我自然会去接你。不过，”他仍旧不忘加一句，“如果到时我去接你的时候，没看到你人，我可不会等你；届时，你要答应我，要乖乖待在王府里，万万不可以一个人独自前往边疆。”“没问题。”这个时候说什么都好，反正她一定会去得成。

毅刚无奈的摸摸她的头，在心中祷告，希望子怀知道后，别气到把他给杀了。

婉筠对他笑了笑，转头看向楼下对面的老树。她惊奇的发觉凝霜竟然在老树下，和一堆小孩子玩在一起，这个公主真是令人吃惊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婉筠站起身，对毅刚说道。

“我跟你一起走。”毅刚也跟着起身。“我正好有事要找子怀。”“你想害死我啊！”走在前面的婉筠转头看着毅刚说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“这还不简单。”婉筠对他解释，“我跟你一起回府，不就摆明告诉子怀，我出过府了吗：这种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”“难得你会这么想。”“我们要为子怀着想，”婉筠用一副善解人意的口气说道，“他要出征了，就让他开心一点，毕竟他是我的夫婿，我理所当然要体贴他。”体贴？毅刚摇摇头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

“我走了。”婉筠说了一句，跑到对街，拉拉正玩得不亦乐乎的凝霜。

“我哥在那里。”婉筠在凝霜的耳旁低声说道。

“啊！”凝霜闻言，转身看向站在茶馆门口的人。

凝霜羞怯的立刻转回头。“你要我。”“我哪敢啊，永乐公主。”婉筠用一副贼溜溜的表情盯着满脸红霞的凝霜。

凝霜迎上婉筠取笑的表情，害羞的娇嗔，“我不跟你说了。”婉筠看着她的背影，笑着摇摇头，对毅刚挥了挥手，就连忙跟在她的身后。

她是谁？毅刚出柙的望着离去的两个人。他看过的美女无数，其中他妹妹就是一个，不过这个姑娘他只看了一眼，却被她深深吸引。但是，她看起来似乎有点眼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只不过他一时想不起来。

“少爷。”小厮把马匹牵过来，唤醒呆立在一旁的毅刚。

毅刚转头看着他，收回心神，接着吩咐：“你先回相府，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去三王府。”毅刚看到他点点头，才跨上马离去。

怎么还没来？婉筠蹙起脚看着前方。她一大清早就偷偷溜出府，守在城门口等候毅刚来接她。今天能够顺利跑出来，其实都要感激凝霜，要不然以王府下人那种紧迫盯人的态度，不要说是出大门，恐怕连出房门都有点问题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好不容易看到毅刚朝她而来，她连忙对他挥了挥手。

毅刚跨坐在马上，看着底下的婉筠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还真的溜了出来。”毅刚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她。昨天他去王府看她的时候，不管她走到哪里，总会有一群人亦步亦趋的跟在她身后，他原本还以为她今天绝对来不了了，没想到那一群下人还是没能拦住她。

“那些人怎么可能拦得住我呢？”婉筠踢了踢脚下的石头，有点言不由衷的说。

毅刚笑着看看她，真是拿她没法子。

“其它人呢？”婉筠望望四周，奇怪怎么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他们已经在城外等着了。”毅刚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如果你不想半路被送回长安的话，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真实的身分。”这还要他讲！婉筠对他点头承诺：“我知道。”“上来吧！”毅刚弯下腰，伸出双手把婉筠抱上马。

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真不知道子怀看到她后，会有什么反应？真是伤脑筋。

“抱紧我，别动来动去的。”毅刚警告开心不已的婉筠。“等出城之后，你就和军医一同坐马车，也少了一些马背上的奔波。”“知道啦。”婉筠第一次发觉她哥哥还真是多话。“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毅刚叹了口气，脚一踢，策马赶往城外与其它士兵会合。

第八章

婉筠坐在马车上，一副无奈的模样。从长安出发，到现在也有二十几天了，刚离开长安时的兴奋感已经消失，她还以为很快能见到子怀，谁知道一直到现在，每天还是在赶路。

她也知道前进速度之所以会如此慢，她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。因为她哥哥怕累坏她，所以往往在赶了一段路之后，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。

“筠姑娘，”在一旁的军医高架拿了一个水袋唤道，“要不要喝点水。”婉筠对他笑了笑，摇摇头。这一路上，幸好有两位军医同行，否则她还真不知道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该做些什么。而且这一段路下来，她也耳濡目染的略懂一些药理。

“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”另一个年过五旬的老军医洛建昆放下手上的书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一个姑娘家，独自一人从长安到边疆，这么长的一段路程，难道你家人不怕你出事吗？”从婉筠被毅刚带回与军队会合的时候，她就对外说她是要去边疆找表亲，所以才跟着军队走，而因为与毅刚认识，才请他顺路送她，一路上也比较安全。

“这个……”婉筠忽然破人这样一问，愣了一下，“其实这一趟原本是我爹要来的，但是偏偏他在扬州的铺子出了点事不能来，而我的表亲家又有急事，不得不过来帮他们忙，所以只好由我来了。反正跟着傅将军，我爹也比较放心。”高桀不疑有他的点点头，但是洛建昆却仍怀疑的看着她。

婉筠看到洛建昆怀疑的脸色，暗地里扮了个鬼脸，心中希望他能够原谅她，她是逼不得已才这么说的。她好奇的心想，不晓得当他知道她的真实身分后，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
婉筠察觉到马车停了下来，就对两位军医示意的点了点头，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。

她在马车旁毫不含蓄的伸了伸懒腰，抬头看了眼天色，知道今晚军队将要在此地扎营。

“大哥！”婉筠走到正在看着兵士扎营的毅刚身旁。

“怎么不待在马车上呢？”毅刚转头看着婉筠，“起风了，小心着凉。”婉筠点点头。“大哥，我们大概还有多久才到云中？”云中是目前大军驻守的地方，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。

“最迟明天傍晚就到了。”婉筠了解的点点头。望着即将下沉的太阳，想到现在长安城的王府，不知变得怎么样？十之八儿，恐怕正因为她的失踪而搞得上下人仰马翻。唯一知道她去处的拟霜，不知道有没有告诉他们她的她的去处？不过，以凝霜好玩的个性，她根本不指望她会那么好心告诉王府的下人。

“想什么？”毅刚低头问道，“该不会是害怕明天到了云中，子怀会把你打一顿吧！”“他才舍不得打我。”婉筠肯定的说。“我只不过在想，现在王府不知道变成怎么样了？”“哦，终于良心发现了啊！”毅刚取笑的说，“不过你也真是的，离开长安已经二十几天，到现在才想起王府那些人的死活。”婉筠不以为然的看他一眼，“别说得那么夸张。”“这一点都不夸张。”毅刚正色道。“那些下人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，依子怀的个性，等他回王府一定办人。而我呢，”毅刚指指自己，无奈表示，“等明天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下场了。”婉筠看到他可怜的表情，摇了摇头。

她走近临时搭好的围栏，深感兴趣的望着里头的马匹。从长安出发到现在，她看到的女子几乎都是马上英雄，看得她好生羡慕。

“别靠太近。”毅刚出声警告她。

“我想学骑马。”婉筠转头看跟在她身后的毅刚，提出要求。

毅刚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答道：“不行，太危险了。”“危险？你骗人！既然危险，为什么你会骑马？”“这个就要另当别论了，毕竟我是男子。”婉筠皱起眉头，她大哥跟子怀讲话还真是同一个调调。

“你又骗人。”婉筠指着他的鼻子，“我已经看到很多女子都会骑马，为什么我不能学？”“你跟人家比？”毅刚拉了拉婉筠的手，有点讽刺的打量她。“你这种身材连构不构得到马背都还是个问题，居然还想跟那些高头大马的边塞女子相比。”“你轻视我！”婉筠不平的嚷道。

“这不是轻视你，只是……”毅刚叹了口气。算了，反正要跟她讲理简直就是妄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丢给子怀。“你要学骑马可以，不过不要跟我学，因为我是不会教你的，你干脆自己去找子怀，要他教你。”这总不会出错吧！毅刚得意的想着，他可不会笨到让子怀心爱的宝贝娇妻受伤。他把她带来边关，已经犯了一个严重的过错，若再议她受伤，他这条命说不定真的会让子怀亲手结束掉。

婉筠不开心的嘟着嘴巴，一边嘀咕着，“谁教还不都一样。那么小气！找子怀教就找子怀教嘛。”“你啊！这样就又生气了。”毅刚用手点点她的鼻子。

“我才没有！”婉筠否认道。“反正我一定要学会骑马。”“好，大哥精神上支持你。”毅刚搂搂她，对她说道。

“有这种举动，不怕被你的士兵看到。”婉筠嘲笑他。

“怕什么，你是我妹妹。”“你忘啦？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。”婉筠提醒他。

“反正无所谓，明天就到云中，届时他们也都知道你是谁了。”“婉儿！”毅刚看到婉筠的举动，无奈的对天翻翻白眼，把正要爬过围概的她给拎下来。“营扎好了，该用晚膳了，我送你回营帐。”毅刚这下还真庆幸明天就到达云中，不然他真的快被他这个妹妹给吓死，才稍微一个不留神，就看到她可能会伤了自己。以前婉筠还没出阁前，多少还会听他三分，而现在子怀把她宠得无法无天，连他的话她都不放在心上了。反正只要明天一到云中，立刻把她交给子怀，他就可以算是功成身退。

“婉儿，”毅刚特地骑到马车的旁边，对里头的婉筠说道，“前面就是云中，待会儿会有人出城来接我们，可能是魏翔或是程浩宾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子怀。”婉筠一听到子怀的名字，眼睛不由得一亮，立刻就想跳下马车。

“小心！”毅刚吼道，直到看见一旁的洛建昆把婉筠给拉住，才放心的呼了口气。

这不要命的丫头，马车还在走就想下车，差点把他给吓死。

“大军是驻守在城外二十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，你就乖乖的待在马车上，不许乱动，到了我会再来告诉你。”“将军，有人出城来了。”前面的都领对毅刚喊道。

“好。”毅刚回答完，又转头看着婉筠，“要待在马车上，知不知道？”他一直等到婉筠点点头，才放心的离开。

出城迎接的果然是子怀和程浩宾。

“毅刚，怎么那么迟才到？”子怀取笑道，“你也不过只慢我三天出发，却比我迟了那么久，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。”毅刚的反应只是对他露出一个苦笑，如果让子怀知道他之所以会那么慢，全是拜他的宝贝妻子所赐，不知道子怀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
“阿刚啊！今天晚上替你洗尘，我们可以好好的喝两杯。”程浩宾说道。

“还喝，敌军在前，你还想喝酒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毅刚转头对程浩宾说。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“别说了，有事回营再说吧。”子怀打断他们两人的谈话，率先将马掉头离去。

“子……”毅刚望着已经离去的子怀，无奈的摇摇头，只好对身后挥挥

手，示意大军继续前进。

一进到营区，毅刚就趁着大伙儿全都一团乱的时候，悄悄的把婉筠带到他的营帐去。

“我要见子怀。”婉筠一发现是被带到毅刚的营帐里时，立刻要求道。

“我拜托你啊！”毅刚连忙挡在婉筠的面前，“算为兄的我求你，我还没告诉子怀你来了，待会儿我告诉他之后，再叫他来找你，好不好？”“不好！”婉筠毫不犹豫的反对。她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为什么还不能直接见子怀？“你就看在我带你来云中的份上，听我一次，行不行？”“这……”婉筠看到毅刚哀求的表情，迟疑了一下。“好吧！就听你一次，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她现在当然可以那么洒脱了，毅刚心想，毕竟打死子怀，他也不会对她怎么样。然而，他受到的“待遇”可就不同了，他把婉筠带到这个危险地带，子怀肯定会把所有罪过都归到他身上。

毅刚走到左侧，拉开一面纱幔，指指里头说道：“这里是卧室，我知道你最近都没睡好，所以你可以先睡一下，等会儿我就叫子怀过来找你。”他看到婉筠点了点头，再次确定的说：“我要出去一下，你可要乖乖待在这里。”走出营帐后，毅刚不停的思索该怎么告诉子怀。直接跟他说婉儿在这里？不行，毅刚自己先否决了这个建议，因为他可能话还没有讲完，就先被子怀揍了一顿。

可是不这么讲，又要怎么说呢？他真的快被烦死了。

“阿刚。”毅刚的肩上被人从后面重重的拍了一掌，让他吓了好大一跳。

“你差点吓死我。”他转过身，对魏翔吼道。

“谁知道你的胆子那么小。”魏翔道，“你在想什么，想得那么入迷。”毅刚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略微衡量了状况，反正这件事他们迟早都会知道，不如现在告诉他，也顺便替他拿个主意。

“婉儿在这里。”“什么？”魏翔不能控制的喊了出来。

“小声点。”毅刚警告道，他可不想现在就把子怀给引来。

魏翔闻言，立刻压低自己的声音。“王爷知道吗？”这算哪门子的白痴问题呀！毅刚立刻答道：“如果子怀知道，我现在就不用烦恼了。”“那王妃现在人在哪里？”“我的营帐。你帮我想想法子，该怎么开口告诉子怀。”魏翔摸摸下巴，做出沉思状：然后，他点了点头。

毅刚看到后，开心的说道：“你有办法了！”“没错。”魏翔拍拍毅刚的肩膀。

“你快说。”毅刚着急的问。

“今天要帮你洗尘的宴会，我决定不去了。”魏翔用一副十分遗憾的口气说道，“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你被修理，所谓眼不见为净，你自己就好自为之吧！”“你……”毅刚真是为之气结。什么好兄弟，说穿了，还不是怕不小心被子怀连带的一并打进去，真是现实！

“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个建议。”魏翔贼贼的看着他，“多穿点衣服，子怀的拳头可是很硬的。”“魏翔，你给我记住。”魏翔只是对他笑了笑，但看到走近的人后，立刻面容一整。

“你自己小心啦！”魏翔低声在毅刚耳旁说了一句，随即大声叫道：“王爷。”子怀！毅刚一听，连忙转身。

“你们在谈些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魏翔赶在毅刚开口前答道。“对不起，王

爷，我还有事，未将先告退了。”“魏翔！”毅刚恨恨的望着离去的魏翔，心中真是想把他砍成十八段。

“毅刚，你现在有事吗？”子怀扬扬手上的地图，“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进攻的路线。

当然，你才刚到，如果你想先休息一下的话，我们可以明天再谈。”“我们现在就可以谈。”毅刚连忙表示。他想，他可以利用跟子怀谈话的时候，再决定怎么跟他说比较妥当。

“子怀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毅刚看到子怀走的方向，着急的问道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子怀疑惑的转过身，“我想你的营帐比较近，如果你累了，就可以直接休息一下。反正，这种事在这里谈，或在我的营帐谈，都没有差别不是吗？”差别可大了！毅刚无奈的跟在子怀身后。没办法，反正最坏最坏的打算，也不过是跟他打一架。

他看着子怀揭开门帘，心里有所准备的等待着子怀的咆哮声，不过这个声音却迟迟没有下来。于是，他疑惑的跟了进去。

营帐里除了子怀以外，哪还有其它人。婉筠呢？毅刚心中觉得奇怪。

子怀把手上的地图摊在桌上，叫唤着发呆的毅刚。

“哦！”毅刚应了一声，走到前面。

不经意的往左一瞥，透过纱幔，他终于知道婉筠在哪里了。原来她大小姐累了，正窝在里面睡觉。毅刚想了一下，特地用身体挡住卧房的方向，故意不让子怀看到里头的乾坤。

谈了好一会儿，子怀忽然直起身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毅刚侧着头望着他问。

子怀笑了笑，“没事，可能是好一阵子没看到婉儿，所以产生了错觉。”你的错觉未免来得太巧了吧！毅刚也把身体坐直。“怎么会？”“我闻到蝶恋花的香味。”“蝶恋花？”毅刚疑惑的重复道。

“你是她大哥，难不成你会不知道婉筠身上有蝶恋花的香味？”连婉筠这么细微的事，他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这下毅刚不佩服他也难。“其实你说对了，婉儿确实在这里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毅刚把身体往旁边挪了一下，指指卧室的方向。

子怀先是一惊，随即跑到毅刚所指的方向。

他蹲在床前，眨了眨眼睛，怀疑自己看错了。他伸出手，摸摸她的脸颊，感觉好象有一辈子没有见到她，碰到她。可是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子怀缓缓的转过头，看着站在身后的毅刚，不用说，一定是他带她来的。

毅刚看到子怀阴沉的脸色，吞了口水，企图解释道：“我带她来，是给你解决麻烦，你也知道婉儿的个性，如果我不带她来，她一定也会自己跑来，所以你应该感激我才是。”“我们到外面谈，别吵到婉儿。”子怀的语气十分轻柔，但看到他微眯的双眼，毅刚就知道自己逃不过了。

我真的会被你害死！毅刚临走前，还不忘看婉筠一眼。他都要被打死了，而她竟然还能睡得那么香甜。他真想把她给摇醒，不过子怀说不能吵到她，如果他真的把她给吵醒，说不定又罪加一等。

他不禁叹了口气，他竟然连多穿几件衣服的机会都没有。

婉筠躺在床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一时间搞不清楚她在哪里。看到四周的景物，才想起她已经到了云中。不对，她在心里更正，这好象不是毅刚的

营帐，因为东西好象有点改变。算了，她想，或许是因为她进来时没看清楚罢了。

可是帐里怎么没人？婉筠心中疑惑不已。她都睡一觉起来了，怎么还是没看到子怀？她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感到饥肠辘辘，这才想起她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。她大哥该不会想把她饿死吧！

婉筠这时候不再理会她和毅刚的约定，决定出去“觅食”，并且自己去找子怀。打定主意后，她正要下床，却听到有人进营帐的声音。她转头看着来者，以为是毅刚，不过她却看到最想看到的人。

“子怀！”看到他，她可开心了。

“别动，”子怀出声警告，“我手上有东西。”他把手上的托盘放在桌上，上面全都是热腾腾的饭菜。

“肚子饿了吧？”子怀牵着她走到桌前。

婉筠笑着点点头。

子怀也淡淡的回她一笑。“饿了就快吃。”听毅刚说婉筠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他立即放下为毅刚洗尘的兵将，不顾身段的，亲自帮他的小妻子送饭菜过来。

子怀心里明白现在他应该好好骂她一顿，不过看到她的笑脸，他却又舍不得骂她了。

他摸摸低头吃饭的婉筠。

“我大哥呢？”一直等到吃饱了，她这才想到怎么没看见毅刚。

子怀迟疑了一下，才答道：“应该在他的营帐吧。”“他的营帐？”婉筠指指四周，“这不是毅刚的营帐吗？”“小傻瓜。”子怀轻轻敲打她的头，“刚刚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把你抱回我的营帐了，谁知道这样动你，你还是没醒。”婉筠侧着头，对他扮了个鬼脸，“我累了嘛！”子怀把她扶到床上，决定要跟她好好谈谈，而且就从她怎么出长安城说起。

“我派了王府那么多下人看着你，你怎么跑得出来？”“你派的那些人，说实话是很尽责，不过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他们哪看得住我。”婉筠又一副没什么的表情说道。

子怀摇了摇头，点点她的鼻子，“你承认自己是魔鬼啊？”“是啊！我是被派来治你的魔鬼。”她调皮的说。

“你呀！”子怀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不过他总觉得有些奇怪，“我要你老实告诉我，凝霜有没有包括在这件事里面？”婉筠闻言咬着下唇，一脸心虚的表情。看到她的表现，他也不用问了，她能溜得出来，铁定又是凝霜搞的鬼。不过子怀随后也安慰自己，至少他这个妹妹没有一并跟来，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“我要你明天就启程回长安。”子怀当机立断的说。

婉筠一听，睁大眼睛看着他。

“乖乖听话，明天就回长安，”子怀轻声的说，“我会派一些人送你回去。”

“我不要？我不要！”婉筠头摇得像个博浪鼓。

“婉儿。”子怀警告的唤了一声。

“我不管，总之我不会回长安。”婉筠根本不怕他会生气，“我今天才刚到，你明天就叫我走，我才不要听你的。”“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不希望你待在这里。”婉筠其实知道子怀是为了她好，不过她奔波了二十几天，都还没休息够，就要把她急急送走，说什么她也不肯。

“我才不怕危险。如果我怕，我就不会来了。”“傅婉筠，我要你回长安，而且是明天就走，这是命令，你得遵从。”子怀从不曾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，而且还是叫她的全名，由此可知他真的是气极了。

“我不是你的下人，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命令，所以你的命令对我不管用。”她依然不怕死的对他吼道。

“明天你一定得走！”子怀的口气不容反驳，“就算是要把你绑在马车上，才能逼你就范，我也在所不辞。”“你——！”婉筠真的快被他气死了。“我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太不讲理了。”“我不讲理？”子怀真是不知道谁才是真的不讲理。“你要去哪里，回来！”子怀连忙挡在婉筠的身前，阻止她离去。

“你走开，我要出去走走，再继续面对你这块大石头，我会气死。”“天色已暗，你不能出去。”连这个都要管，我真会给你气死！婉筠瞪着他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趁他不留意时，绕过他跑了出去。

子怀看到她跑出去，先是一惊，随即立刻也跟了出去。

子怀站在营帐门口，看着婉筠的背影，这个小傻瓜以为这样就跑得掉？子怀摇摇头，正想叫人把她给拦下来。不过，不用叫了，因为她大小姐竟然跌倒了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看到后，急忙赶到她身旁。

婉筠抚着自己摔疼的膝盖，眼光还不忘瞪着令她跌倒的罪魁祸首——用来固定营帐的麻绳。

“婉儿，有没有哪里摔伤？”子怀蹲在她的身旁，关心的询问。

婉筠的目光从麻绳移到子怀的脸上，无辜的指控，“都是你害的。”“好，好，都是我害的。你没事吧？”子怀连忙把她从头到脚检查了一次，看来应该没事才对。

婉筠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子怀的道歉而转好，因为她从来不知道摔在沙地上会那么痛。

她赌气的推开扶住她的子怀，咬紧牙关，强迫自己站起身。

“哦！”一起身，膝盖随即传来一阵椎心之痛，令她不由得痛呼出声。

子怀见状，连忙扶住她，不顾她的反对，硬是把她给横抱起来。

“去叫洛先生立刻到我的营帐。”子怀对围在身边的士兵说道，转身把她抱回营帐。

“怎么那么不小心？”子怀把她安置在床上，心疼不已的说道。

“你还说，”婉筠真的很想打他，“明明是你害我的，如果不是你说要把我送回长安，我也不会跑出去。而我不跑出去，就不会被绳子绊倒，也就不会受伤。说到底，这全都是你的错。”在病人最大的原则之下，子怀对于婉筠的指控，全都一一点头接受。

“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，你哪里痛了吧？”婉筠嘟着嘴巴，考虑了一下，才指指自己的右膝。

子怀见状，立刻拉开她衣服的下襞，看到微微泛着血迹的膝盖。“这么严重，你怎么不早说？”婉筠好笑的看着他，这样的伤势就叫严重？太夸张了吧！

“王爷。”洛建昆走了进来。

“洛先生，你快来看看。”子怀连忙把他给拉到床前。

“筠姑娘！”洛建昆很惊讶的看着床上的婉筠，“你怎么会在主帅大营里？”婉筠叹了口气，“说来话长。”洛建昆将目光转向婉筠的膝盖，“怎么

受伤了？”他蹲在床前，帮她清洗伤口。

“还不都是他害的。”婉筠指指站在床尾的子怀。

“筠姑娘，”洛建昆连忙制止通，“不得无礼，他是三王爷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露出一个颇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
站在床尾的子怀，看到婉筠的表情，笑了笑。“她就是知道我是谁，才会这么说的。”洛建昆听到子怀的话吃了一惊，既然知道，怎么她还敢这么说话？婉筠看到洛建昆吃惊的表情，理直气壮的回答：“三王爷也是人，干嘛要怕他？”洛建昆闻言被吓得更严重。

“王爷——”洛建昆原本想替婉筠求情，却看到子怀摇了摇手，示意他不要多言。

“她没事吧？”子怀问已经替婉筠包扎好伤口的洛建昆。

“没什么事。”洛建昆恭敬的回答。

“这一路上你都与她同行？”子怀坐回婉筠的身旁，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洛建昆回答，“筠姑娘是来云中找表亲的。”“找表亲？”子怀了解的点点头。原来，他的小妻子又撒谎骗人了。“她来云中不是找什么表亲。”“不是？”洛建昆疑惑的看着婉筠。

“子怀。”婉筠拉拉他，她可不希望吓坏这个一路上都很照顾她的老者。

子怀没有理她，径自说道：“而且她早已经不是什么小姑娘了。”其实洛建昆并不吃惊听到这个消息，因为自从和婉筠从长安出发后，他就觉得不对劲，毕竟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会有孕在身？“她是傅将军的妹妹。”子怀继续说道。

“傅将军的妹妹？”洛建昆收回自己的心神，吃惊不已。“傅将军只有一个妹妹，而她不是已经在数月前下嫁给……”这下他知道她是谁了，难怪一路上傅将军特别留意、照顾她。

“请王妃恕罪。”洛建昆吓出一身冷汗，连忙跪了下来。

“你别这样。”婉筠看到他的举动，立刻想从床上起身。

“你别动。”子怀连忙把婉筠给按了回去，转头对洛建昆说：“洛先生，你起来吧！”

“不知者无罪。”洛建昆点点头，站起身，擦了擦自己的额头，连忙告退。

“王爷，王妃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吩咐，小的就先过下了。”洛建昆一下子还不太能接受这种新局面，所以决定要出去好好的想一想，眼前到底是什么情况。

“你吓坏他了。”婉筠一等洛建昆出去，就转头对子怀埋怨道。

“是你吓坏他。”子怀点点她的鼻子。“原来这一路上，都没人知道你是谁？”“我又不笨，”婉筠心虚的扯扯身上的被子，“我才不想在半路上就被送回去。”然后，她抬头看着子怀，撒娇地说：“你让我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”“这……”子怀看着她期盼的脸，不知该不该答应。

“好不好？”婉筠拉着子怀的手，诱哄道：“如果你让我留下，我一定会听你的话，好不好吗？”子怀这下可真是陷入两难的局面了。她今天才刚到，就不知让他急白了几根头发，他可不敢指望她会真的说到做到。要让他的小妻子听他的话？等下辈子吧！

“还说你疼我、爱我，全都是骗我的。”婉筠不服气的红了一双眼睛。

“婉儿，别这样。”子怀看到她一副“哭给你看”的模样，感到完全不知所措。

“那你让我留下来。”婉筠一发觉自己处于优势，立刻乘胜追击。她拉拉依然沉默的子怀，催促道：“你说话啊！”子怀打量着她祈求的表情，终于作了决定，“好。”他捏捏她的鼻子，“我就让你待在这里，可是你现在受了伤，可要乖乖的待在营帐里休养，你答不答应？”“没问题。”婉筠满口答应，反正只要能留下来，到时候就算做什么事，子怀也不会对她怎么样。

从小到大她都待在长安城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来边疆，有美丽的大漠景色可看，岂有不好好逛逛之理。说归说，做归做，这是她一向做事的原则。总之，她是打定主意，要乘机好好玩玩！

第九章

这下婉筠可逮到机会了！

虽然最近几天，她身体不太舒服，但是她还是不怕死的想四处玩。今天一早子怀就不见人影。从她到达云中那天开始，子怀每天都在营帐里接见一大堆人，理所当然的，她也就得被迫留在营帐里头，留在子怀看得到的地方。

“大哥！”走了好一阵子，终于看到一个认识的人，她走近正从营帐出来的毅刚。

她侧着头，在距离他五步的地方停下来，仔细的观察他的脸，提出一个她一直很想问，却始终没机会问的问题。

“大哥，你的眼睛前几天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，怎么黑了一圈？”毅刚淡淡的看了她一眼，不答反问：“你前几天受伤了，子怀不是要你待在营帐里休息吗？”婉筠低头踢了踢脚下的沙子，不在乎的说道：“这伤早就不痛了，全是子怀他太紧张了。”毅刚摇了摇头，“子怀现在在校场，你最好趁他还没回来前，回去他要你待的地方。”“我才不要。”婉筠抬头看着毅刚，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“你还讲，”毅刚一听她又说起这点，立刻转身离去。“我真想打你一顿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婉筠紧紧跟在毅刚的身后，“我又没做错什么。”毅刚真的很火大，子怀宠她，连骂她几句都舍不得，而他这个生死至交兼大舅子，就活该被骂被打，要他不气愤还真是很难。

“对，你没错，”毅刚转头看着婉筠，“是我错了。我唯一的错，就是有你这个妹妹。”婉筠一听，心中可不平衡了，便大声呼道：“喂！大哥，你这么说就有失公允了，又不是我害你的。”“我的眼睛，”毅刚指指自己的右眼，“是被人打的。”“被人打？”婉筠觉得有点好笑，“有谁那么大胆，敢打你这个大将军。”“将军？”毅刚冷冷哼了一声，“打我的人是个王爷。”婉筠想了一下，狐疑地问：“哪个王爷打你？”问这什么傻问题！毅刚对天翻了翻白眼，现在不仅想把她打一顿，更想干脆掐死她。

“你又认识几个王爷？”毅刚不能控制自己的音量对她吼道。

婉筠还煞有其事的想了一下，认真的回答：“只有子怀。”说完，她睁大了双眼，“你该不会是说子怀打你？”婉筠看到毅刚的表情，不能控制地噗嗤笑出声。他们两个打架啊，难怪当她看到子怀身上的淤青，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也不说。原来是因为……“你笑够了没？”婉筠看到毅刚的脸色，

勉强压下自己的笑意，继续问道：“子怀为什么要打你，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？”“还不都是你害的。”“我害的？”婉筠指指自己的鼻子，“这又关我什么事？”“因为我带你来这里。”“带我来这里？”婉筠摸了摸自己的脸，“就为了这件事啊！”她把头低了下来，装出一副忏悔状，可怜兮兮的说：“对不起，大哥。”毅刚看到她的模样，叹了口气，用手推推她，“喂！你别这样，我又没说怪你。”婉筠一听他的话，立刻把头抬了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哦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逼你。”“你……”毅刚叹了口气，他又被她耍了。

“阿刚。”魏翔牵着马匹朝他们走近，“漂亮的王妃，你好。”“你小心点，”毅刚警告他，“这话若是让子怀听到，小心惹火他。”“夸他的娘子漂亮，他有什么好生气。”“算了，我懒得跟你讲。”一旁的婉筠根本没有心情听他们两人谈话，她的精神全放在魏翔身边的马上。

“王妃。”魏翔顺着婉筠的眼光看去，连忙用身体挡在马匹前面，阻止婉筠再向前。

婉筠抬头看着魏翔，露出一个笑容说：“这是马。”“我当然知道这是马。”魏翔看到婉筠的表情，内心深感不安。

“我想骑。”婉筠对魏翔提出她的要求。

“啊？”魏翔这下可紧张了，连忙看向毅刚寻求帮助。

毅刚当然知道婉筠想做什么，但是他不会帮他。因为他还记得婉筠来的那一天，他拜托魏翔帮他想办法，该怎么开口跟子怀说婉筠在这里，这个好小子不但不帮他，反而还落井下石。现在要他帮他，可以，除非太阳先打西边出来。

“魏翔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个妹妹可是被子怀捧在手心哄着的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千万不要让她有个什么闪失，要不然……”毅刚用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，盯着脸色愈来愈难看的魏翔。

“我要去校场找子怀，婉儿就托你照顾了。”说完，他就急忙跑到另一例，牵出自己的马匹，飞快的上了马，赶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

魏翔无奈的望着离去的毅刚，认命的转过头看着婉筠。

“我要骑马。”婉筠又说了一次。

“王妃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”魏翔一脸为难。“王爷若是知道了，会很生气的。”“他才不会。”婉筠又私自替子怀作决定。“你可以让我骑了吧？”“太危险了，不行。”“你瞧不起我。”婉筠生气的说。

“末将不敢。”魏翔不停的左右张望，希望最好平空冒出一个人来解救他。不过，他的希望落空了，两人周围只围了一群看热闹的士兵。

“竟然不敢，那还不让我骑。”“可是王爷……”婉筠叹了口气，搞不懂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怕子怀。

“子怀有告诉过你，他不准我骑马吗？”婉筠看到魏翔摇摇头，才继续说：“这就对啦！他既然没说，就代表他不反对，所以不要担心。”“可是王爷也没有说他赞成你骑马。”“让我骑。”婉筠双手合掌，作出祈求状，“求求你，让我骑一下下就好，我保证我只要一个人坐在马背上就好了，不会让它跑，好不好？”“王妃，你别……”魏翔摸摸自己的脑袋，他从不知道怎么拒绝一个女人，尤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更何况这个女人是个王妃。

“好吧！”魏翔终于答应，“但是你真的只能坐在马背上而已。”婉筠开心的点点头。

魏翔叫一旁的一个士兵进营帐拿出一张小凳子放在马匹下，好让婉筠

自己可以上马。

“小心点！”魏翔在下面可是流了一身冷汗。

骑在马上婉筠，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现在的她可开心了。

“营区出了什么事，怎么有边聚集那么多人？”子怀望着身后的两人问道。

程浩宾的反应只是摇摇头，至于毅刚，却是咳了一声，躲开子怀询问的眼眸。

再走近一点，他终于看清原因。

“我怎么不知道婉儿还会骑马。”子怀还算冷静的说。

“她是不会啊！”身后的毅刚淡淡的回答。

子怀的反应是转头看了毅刚一眼，随即策马赶到婉筠所在的位置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程浩宾疑惑的转头望向毅刚。

“有好戏看了。”毅刚示意程浩宾跟着他走，“走吧，我们去看戏。”“你到底在搞什么？”子怀一下马，就大声吼道。

只不过他吼的对象当然不会是婉筠，他的眼光直直的射向魏翔，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魏翔看到子怀阴沉的脸色，吞了一口口水，看向子怀身后的两个人，只见毅刚和程浩宾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他就知道别想指望他们帮忙了。

“我无话可说。”他豁出去了，反正要死命一条。

“子怀，”引起这场争议的主角，丝毫未察觉任何不对劲，还不知死活的对他一笑，“我想让它跑，好不好？”“不好！”子怀差点给她吓破胆。“下来。”子怀伸出双手要把她给抱下来。

“我不要。”她根本还没有玩够，岂会就此轻易听他的话。

子怀感到一股怒气又升了上来。他到校场也不过一下子的时间，回来就看到她这个样子，难不成他一定得时时刻刻看着她，才能阻止她做傻事？

“下来。”子怀强迫自己温和的说道。

婉筠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满不在乎的摇摇头。

“我说，我要你下来。”子怀拉住她的手，强迫她下来。

“我不要。”当场她就在马上和他玩起拉扯战。

这样拉还得了。原本在一旁看好戏的毅刚，见到这种情形，立刻翻身下马。

果不其然的，硬不就范的婉筠，整个人突然往后倒；子怀一个不留意，手一松，她人就往后栽下。

“婉儿！”“王妃！”子怀心脏停了一下，连忙绕过马匹，跑到另一边去。

“没事。”毅刚抬头看了一眼吓得脸色发白的子怀，又低头看脸色一样惨白的婉筠，“你这个丫头终于知道怕了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。”他抱着婉筠缓缓的站起身，交到子怀的怀中。

“子怀，虽然她是我妹妹，但是我还是得说，你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她，她这次实在太过分了。”“大哥，你到底有没有手足之情，竟然这样说话。”婉筠虽然惊魂未定，但是嘴巴依然嚷个不停。

“你还有话说。”子怀的声音冷冷的从上方传来。

婉筠这才抬头看了子怀一眼，随即低下头，咬紧下唇。心想，真是糟糕，她又惹他生气了。

“不是我的错。”婉筠坐在床上，看着眼前走来走去的子怀，企图解释，

“我刚开始的时候，也骑得很好。”“你还说。”子怀这下真的是很恨自己，当初看到她的时候，就应该立刻送她回长安，不应该一时心软，答应让她留在这里。他才离开一下子，她就做出那么危险的事。

他真的很怕自己会一时控制不住，而动手把她打一顿，所以他不停的走动，企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没想到她还是叨叨讲个不停。

“本来就是。”婉筠有点不服气的说道，“如果你不拉我，我就不会跌下马，所以说来说去，这应该算是你的错。”“你，”子怀走到她的面前，冲动的高举右手，看了她一眼又重重的放下，“明天一早我立刻就派人送你回京城，不用再多说了，这次你别想再改变我的决定。”“我不要！”虽然原本还有点心虚，但是一听到子怀的话，她立刻恢复正常。“你答应让我留下来的。”“我不管我原先做了什么承诺，就以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一定要送你回去。”“你说话不算话，我不……”婉筠本来还想继续说，但是却被帐外集合士兵的击鼓声打断。

子怀一听，面色一整，立刻跑了出去。离去前，还不忘丢下一句，要她待在营帐内，不能离开。

“子怀。”婉筠对着子怀的背影叫道。

到底怎么回事？婉筠心中疑惑不已。想跑出去看看，但想到子怀的话，又走了回去。

刚才他差点打了她，她心悸的想着，决定还是听他一次好了。

奇怪，都已经黄昏了，子怀怎么还没回来？婉筠着急的走来走去。不管了，还是先出去看看再说。

她慢慢的在营区内移动，大多数的人马都已经不见了，就连毅刚他们也没有在营区里。她心中忽然没来由的感到一丝不安，拉紧身上的披风，看着被风卷起的黄沙。

她左右看了看，决定到营帐后面去找洛建昆。

“王妃！”洛建昆看到婉筠，立刻停下手边的工作，站起来招呼。

“不要那么多礼。”婉筠止住正要行礼的洛建昆。“为什么营区的人马都不见了？”她怀疑两军已经开战，只是不管她问谁，都没人愿意告诉她，所以她只好问这个老军医。

洛建昆考虑了一下，最后决定不瞒她。“两军开战了，军营的兵马都上战场了。”说完后，他还不忘安慰婉筠一番，“王妃，你就放宽心，王爷身经百战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婉筠苦笑了一下，“我知道。”嘴上虽然说知道，但她还是压不下心中的那丝恐惧。

“王妃，你没事吧？”一旁的洛建昆注意到婉筠苍白的脸色，担心的问道。

婉筠一手抚着自己的额头，一手对他挥了挥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对他勉强一笑，“我没事。”“其实，王妃，你最近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”洛建昆侧着头，若有所思的看着婉筠。

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你应该已经有孕在身。”婉筠的反应是瞪大双眼看着他。

洛建昆良对婉筠的反应一笑置之，继续说道：“在跟你来云中的途中，我就已经看出来了，只不过当时你一直口口声声说要来找表亲，所以我才有告诉你。”不会吧！婉筠听到洛建昆的话，呆立了一会儿。她摸了摸自己

的腹部，如果是真的，那她最近不就……，婉筠一想到最近的所作所为，不由得感到一阵心悸。

“你不会搞错吧？”她还是不太敢相信。

洛建昆笑着摇摇头，“不会错的，我想等王爷回营，若知道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很开心。”他开心，我就难过了。婉筠心想，这下子怀更有理由要把她送回长安。

“你在忙些什么？”婉筠看到洛建昆从她进来后，就一直没停过的手问道。

“两军交战，一定会有伤亡，我先把一些药草准备好，到时才不会手忙脚乱，忙中出错。”婉筠了解的点点头，“我帮你。”“王妃的身体……”“没问题的。”婉筠自信满满的说道，“我一直到刚才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。”洛建昆衡量了一下状况，才点点头。“好吧。可是你会吗？”“难道你忘了，从长安来的一路上，你已经教我认识了一些药理，不会弄错的。”今天遇到太多令她吃惊的事，如果再不我点事做，她真的会胡思乱想。

“洛先生！洛先生！”一阵急促叫唤洛建昆的声音，由远而近。

“怎么叫得那么急？”婉筠直觉不对劲，连忙起身，赶在洛建昆之前跑了出去。但随即又想起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，立刻放慢脚步。

“原来你在这里。”婉筠在半路上与毅刚碰面，毅刚一看到她便说：“子怀一回营，找不到你，差点急疯了。”“刚刚是怎么回事？”婉筠问道，“怎么叫洛先生叫得那么急？”“对！洛先生。”毅刚这才想起此行的最主要目的，拉着才刚走近的老者说：“洛先生，快！王爷受了点伤。”子怀受伤？婉筠闻言不由得脚一软，一旁的毅刚眼明手快的扶住她。

他立刻着急的问：“婉儿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我没事，”婉筠推开毅刚，挥了挥手，“别管我，洛先生，你快去救子怀。”毅刚不放心的看了她一眼，然后才拉着洛建昆跑开。

婉筠告诉自己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晕倒，她要去见子怀。主意一定，她就匆忙跑向主帅大营，这时候哪还管她肚子里有什么。

“子怀！”婉筠一进到主帅大营，立刻推开挡在门口的两位士兵，硬是闯了进去。

“婉儿。”毅刚一看到她，连忙走到她面前，阻挡她前进。

婉筠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绕过他跑到床前。

第一眼看到子怀坐在床上，像个没事人似的坐在床上和魏翔说话，若不是看到他腿上的血迹，她还真会以为毅刚骗她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婉筠真的快被他气死了。“你是不是真的不要命？”子怀听到她的声音，转头看向她的方向。

“你刚才跑去哪里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不准你出营帐。”婉筠没有回答他的话，直接走到他身边，自不量力的想把他按回床上。

子怀叹了口气，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跟魏翔说，纵使伤口再疼也得忍着，他可不希望婉筠加进来捣乱。他把她的手拉开，对毅刚说道：“毅刚，你先把婉儿带出去。”毅刚一听到子怀的命令，立刻走到婉筠的身边，硬是把拉走。婉筠被子怀的话吓了一跳，她没想到他竟然要把她赶出去。

“太过分了，”婉筠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“他居然把我赶出来。”婉筠不知不觉的被带出来，一恢复正常，立刻推开毅刚，硬是要闯进去。

“婉儿。”毅刚硬是把她又给拖了回来。

“为什么连你都要阻止我？”“子怀没事的。”毅刚安慰道，“若他不希望你在那里，你就不要去。”“我应该在他身边。”婉筠气愤不已地说道。

毅刚在心中苦笑，刚才她还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，现在却要跟他吵架。他摸摸婉筠的头，“子怀有重要的事要谈，子怀会中箭全是因为魏翔太大意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只不过是腿上中了支箭，没事的。”这是什么歪理？婉筠十分不以为然，“我要进去。”她依然坚持。

毅刚看着婉筠的背影，摇摇头，知道她一定说到做到，只好无奈的走到她身侧，举起右手，轻声的说道：“得罪了，小妹。”说完，就毫不留情的打下去。

婉筠只感到颈侧一阵疼痛，就失去了知觉。

“傅将军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洛建昆从子怀营帐中出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

毅刚横抱起婉筠回答：“她太不听话，硬是要闯进子怀营里，所以干脆把她打昏，这样我才比较省事。”他看着急得满身大汗的洛建昆一眼，才觉得有些不对劲。“子怀的伤真的很严重吗？”他问。

“王爷的伤在腿上，把箭拔出来，止了血就没有大碍了。”毅刚放心的吁了口气，抱怨的说：“既然王爷没事，你还那么紧张干嘛，吓了我一跳。”“王爷是没事，”洛建昆指指毅刚怀中的婉筠，“但是王妃却有事。”毅刚闻言低下头，怀疑的看着婉筠。她脸色是苍白了一点，不过除此之外，好象也没什么不对劲。接着又想到，一定是洛建昆以为他的力道太重，于是说道：“洛先生，你放心吧！我打的力道很轻，而且就算子怀知道了，也不会怪罪于我，因为我是为了阻止她进去，才把她打昏的，没事的。”没事？才怪，我看事情很严重了。洛建昆看着毅刚，摇摇头说道：“快点把王妃放下来，我好看看有没有什么事？”“我敢跟你打包票，她没事的。”毅刚还是慢条斯理的把婉筠抱回它的营帐。

“将军，”洛建昆在他身后无奈的叹了口气，慢慢的说：“王妃有身孕。”毅刚一听，差点把怀中的人儿给摔了下来。“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？”洛建昆肯定的摇摇头。这下不用人拜托，毅刚连忙冲着把婉筠给抱回他的营帐。

你这个蠢蛋！毅刚在心中不停的骂自己，这下别指望子怀的感谢，不要被他打一顿就算是万幸了。王爷世子若有个什么意外？不管他是谁，这个罪他可是担不起。

“她没事吧？”毅刚在一旁着急的问。

洛建昆这会儿正在专心替婉筠把脉，哪有空响应他。

“她怎么还不醒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？”毅刚也不在乎洛建昆回不回答，继续问道。

他看到洛建昆把婉筠的手给放下，立刻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建昆站了起来，抬头对他笑了笑，“王妃和孩子都没事。”感谢老天！毅刚这下才真的放下心中的大石。

他把洛建昆送到帐门口，而洛建昆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又转头对毅刚说：“将军，王妃的身体今非昔比，你可不要再随意动手打她。”这哪还用得着他提醒，他又不是吃了态心豹子胆，平常他都是被她打的份，难得一次让他打了一下……不，他在心中纠正道，是轻轻碰了一下，就差点闯下大祸。这件事，不要说让子怀知道，即便是他爹知道了，也会打死他这个孽子。

他一听到床上传来的低吟，连忙跑到床前。

“好痛！”婉筠一清醒，就感觉颈侧随来一阵刺痛，举起手抚着颈侧。“子怀呢？”“子怀没事，倒是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毅刚帮婉筠坐起身。

婉筠转转脖子，随即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立刻把毅刚推开。“你竟然打我！”毅刚心虚的笑了笑。“反正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原谅为兄我的一时过错，算了吧！”“哈，那真是太遗憾了，因为我是个小人，所以你给我小心点。”世上怎么有这种事？他是她大哥，他都跟她低声下气了，她还不卖他这个面子。于是，他捺不住性子的说：“傅婉筠，你真是太没有手足之情了。”“手足之情？亏你说得出口，你刚才若有手足之情，就不会动手打我。”“我也是为你好，子怀受了伤，你就不要去吵他。”“我吵他？”婉筠心中的一股气又升了上来，“你竟然说我吵他？”“我是不敢确定你会不会吵到他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快被你吵死了。”毅刚站起身，远离婉筠，再继续跟她说话，他肯定会发疯。

“将来我的妻子一定要温柔婉约，若是像你这样，我第一天就把她给休了。”婉筠冷冷哼了一声，想起了凝霜，嘴含笑意的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伟大的传将军会娶到何等美娇娘。”“肯定让你自叹弗如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脸上更加的不以为然。

“王妃。”程浩宾走了进来，“怎么你也在这里？”“子怀呢？”婉筠一看到他，开口就问。

“王爷刚睡着。”婉筠一听，立刻翻身下床。“我要去看他。”“小心点。”毅刚看到她莽撞的行为，不禁替她捏了把冷汗。

婉筠对他不以为意的挥挥手，照样冲了出去。

“喂！你怎么还……”反正她也听不到了，再讲也是白讲。

“阿刚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怪怪的。”“子怀会杀了我。”“你又做了什么？”“婉儿怀孕了。”“真的吗？”程浩宾欣喜的问道，但又随即想起，“王妃有孕是件喜事，王爷为什么会对你发火？”毅刚心不甘情不愿的嘟囔道：“我刚才很轻、很轻的打了她一掌。”“哦！”他调侃的笑着，“我明白，很轻、很轻。”毅刚也知道，不管下手是重是轻，除非婉筠不说，否则，子怀在近期内，一定会找他详谈一番。一思及此，他又觉得生活一片暗淡。

好烫！婉筠小心翼翼的捧着要给子怀的药汁。从他受伤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天，明明伤口还未完全恢复，他就赶着和其它将军讨论军情。

走进帐里，令她吃惊的是，里头竟然空无一人。掀开通往卧房的纱帐，才看到子怀躺在床上。还真是难得，婉筠心想，今天那么早就休息。不过他还没有喝药，她低头看了眼黑黝黝的药汁。

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看样子好象很苦似的。喝喝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婉筠好奇的想，并决定喝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

“王妃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洛建昆正好要来替子怀换药，看到婉筠的行为，差点被她给吓另一方面，婉筠也被他吓了一跳，手上的东西差一点摔在地上。真是好险！她惊魂未定的看向洛建昆说道：“洛先生，我又没做什么，你忽然出声吓了我一跳。”“王妃，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，怎么可以乱喝东西呢？”“有身孕？你有身孕！”躺在床上的子怀其实一直都还是清醒的，一听到洛建昆的话，立刻激动的坐起身。

“我的药！”这次婉筠真的被子怀吓到，手上的药全都洒了。

子怀这时哪管什么药不药，把蹲在地上的婉筠给扶起来，就问：“是真

的吗？”“什么真的假的，我替你熬了两个时辰的苦心，给你一吼全没了。”她真的快气炸了。

子怀看到这个情形，也知道问她问不出什么结果，所以转头看着洛建昆寻求答案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“千真万确。王妃大概有两个多月的身孕，我在三天前就告诉她了。”三天前？子怀托起婉筠的下巴，“你三天前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婉筠严肃的想一想，认真的应道：“我还没跟你说吗？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。”子怀盯着她，沉默了半晌，真不知道该对他这个迷糊的心妻子说些什么？“我要再去熬药，否则你今晚就没药吃了。”“不准去，回来。”子怀硬是把她给拖住，“现在你给我乖乖回床上躺好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下床。”我有没有听错？婉筠一脸狐疑的盯着子怀。他竟然命令她。

子怀见她不动，也不等她有所反应，反正他对她太了解了，对她只能用蛮力解决。

他把她横抱起来，塞到床上，并帮她盖上被子。

洛建昆站在一旁，十分了解子怀的用意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等子怀安顿好她之后，才帮子怀换药。

“我说我要去熬药，你没有听见吗？”婉筠想下床，但是手腕却被子怀巨大的手掌给牵制住。

“自然会有人帮我熬药，你就待在这儿。”子怀想了一下，决定用苦肉计，毕竟婉筠是吃软不吃硬。“要是你跑出去，我一定会追着你跑，到时若是伤口裂开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娘子，你说话啊！”这个猪八戒小人！她嘟着嘴巴，十分不甘心的躺回床上。

“洛先生，你也在这啊。”毅刚走了进来。他看了一眼嘟着嘴躺在床上的婉筠，“又是谁惹你生气啊？”毅刚顺着婉筠的目光，了解的点点头。他转向子怀问：“你又对我妹妹说了些什么？”“我只是要她乖乖躺在床上，毕竟以她目前的身体状况，如果再不看着她，我还真怕会出事。”毅刚闻言点点头附和。“说得也是，这丫头就是不知轻重。洛先生，你说是吗？”洛建昆只是笑了笑，含蓄的说道：“其实也不用把王妃管得太过分，只不过我知道前几天她跑去骑马，这对她目前的情况的确是太危险了点。”于是，三个大男人开始讨论婉筠有什么事情不该做，至于主角傅婉筠小姐，则烦闷的盯着眼前的无聊男子，摇摇头，翻过身，决定不理他们。既然不准她出去，那么她就只有睡觉的份了。

送走洛建昆和毅刚后，子怀返回卧室，坐在婉筠的身旁，若有所思的摸摸她熟睡的脸庞。

婉筠动了一下，缓缓的睁开眼睛。

“吵醒你啦！再继续睡。”子怀轻声的对她说。

婉筠摇摇头，身体往床的内侧移动，让子怀也能躺上来。

她的手摸摸子怀的额头，安抚的说道：“你受伤了，你才是真的要休息的人。”“毅刚似乎早已知道你有身孕的事，为什么你告诉他却没有告诉我。”子怀一脸不平的说道。

婉筠侧着头，想了一下。“可能是几天前，他把我打昏的时候，洛先生告诉他的吧。”她的口气虽然是轻描淡写，但是子怀却听得火冒三丈，激动地问道：“他为什么打昏你？”“还不是你不准我进来看你，我硬要闯进来，他干脆就给我一掌。”“傅毅刚！”子怀坐起身，正要去找毅刚算帐，却被婉

筠给拉住。

“大哥又不是故意的，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的命令。如果你真要怪，对不起，请先怪你自己。”“这下子又帮你大哥讲话了。”子怀调侃道，“前一阵子，你不是才跟他闹得不愉快。”“我是恩怨分明的人，”她说，“才不会是非不分。”子怀温柔的把她的手拿下来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有事想告诉你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。”婉筠咬着下唇，想了一会儿才点点头，因为她大概知道子怀想跟她讲什么。

子怀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希望你明天回长安。”“好。”这可新鲜了，她竟然说好？婉筠看到子怀的表情，不由得失声笑了出来。“其实从我知道有了身孕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无论如何会把我送回长安。而且，我也知道这一次就算我再怎么哭闹，你还是会把我送走，因为我肚子里的可是一块无价之宝，丝毫马虎不得。”“这句话你说对了一半。”子怀低头吻着她的额头，“孩子纵使再珍贵，在我心中却永远是第二。我是担心你。在这里，我肯定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看着你；回去长安，至少王府的人可以帮你，我可不要你在这个随时有危险的地方待着。”对于他的深情，愈发使她相信她真的是嫁对了人。或许那个一无是处的皇帝，真的无心成就了一桩好事，婉筠投入子怀的怀中如是想着。

或许改天有机会，她应该见见这个改变她一生的人。

“你真的要送我回去啊？”婉筠一大清早就被子怀给拖了起来，一直到他扶着她走出帐外时，她才开口。

“怎么，后悔啦！”子怀低头看着她。

“我没有，只是……”婉筠有点不甘心的扯扯衣袖。才来这里没有几天，就要被送回去，虽然知道自己应该回长安，但她就是有点不甘心。

“你不回去也行。”子怀故意语重心长的说，“如果你不回去，我上了战场就一定得要分心挂念你，若一个不留意——”“好，我回去就是了。”她立刻抬起手捂住他的嘴，“你不用吓我，反正我又没说我不回去。”子怀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，扶着她走进等待中的马车。

“王爷。”魏翔叫道。

“这一路上就要麻烦你了。”子怀把婉筠抱上马车，转头看着魏翔。

魏翔是被选派护送婉筠回京的人。

“是的，王爷。”“婉儿，难得一次你会乖乖听话，真是令为兄的我大吃一惊。”毅刚走近婉筠，对她说“大哥，你讲话客气点。”婉筠没好气的说。

“昨天本来子怀要找你算帐，是我把他给拦了下来，你这么讽刺我，是不是想让我在离开前看一场余兴节目，欢送我？”毅刚闻言脸色一变，指着她，“喂！好歹我是你哥哥。”“又怎么了？”子怀结束和魏翔的谈话，走到他们身边问道。

“没事。”毅刚抢在婉筠开口之前，急急解释着，“我只是告诉婉儿，要她一路上小心。毕竟她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当然要关心她一下。”骗子。婉筠不满的看着毅刚，说谎说得脸不红气不喘。

“一路上可别又找魏翔的麻烦，知道吗？”子怀摸摸婉筠的脸颊，柔声的叮咛。

“还有，回到长安之后，可不准你又和永乐那丫头四处乱跑，要记得……”“我知道，我现在有身孕是吗？”婉筠无奈的接过子怀的话。真是搞不懂，

为什么要那么紧张，好象她真的会做出什么危害自己和肚里孩子的事。

“总之，一切小心。”子怀心中虽然不愿与她分离，但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只好忍痛把她送走，不过他真的很担心他不待在她身边盯着她，她又会做出一堆傻事，不小心伤了自己。再加上永乐陪着她……唉！他不由得在心中叹了一口气。

婉筠红了一双眼睛，“你别一直说我，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。”子怀点点头，看到她的眼睛漫着水气，心中不忍的又说道：“别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我一把突厥赶出关外，就立刻回长安。你放心，我还没看到未出世的孩子，我是不会甘心死的。”子怀原本想要让婉筠开心一点，没想到听到他的话之后，她反而真的哭了出来。

“我不要你说这种话。”婉筠哽咽着声音说道。

“婉儿，你别哭了。”一旁的毅刚也劝道，“有我在，子怀绝对不会有事，我拚了命也会保护他，这总行了吧！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哭得更凶了。

“毅刚啊！”子怀当然知道毅刚是一番好意，但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他是婉筠的亲大哥，说这些话，岂不是太……“算我说错话了。”毅刚无奈的拍打自己的头。真是受不了，他也是好意要让她开心，谁知道还是帮了倒忙，他还是离远一点比较好。

“嘘，没事的，别哭了。”子怀吻了下她的鼻尖，“我们来个约定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就一定会完好无缺的回去，好不好？”婉筠把脸偎在他的胸前，说了声：“好。”他伸出手搂着她，轻声的在她耳边说：“我爱你，一路上小心。”然后不太情愿地放开她，转头面对魏翔，“时候不早了，你们该出发了。”婉筠擦干脸上的泪水，依依不舍地说：“我等你。”“嗯，凡事小心。”子怀轻声的说，强迫自己退开身，挥手示意魏翔出发。

子怀目送他们离去，直到他们走远了，才无言地转身回营。心想，真不知道自己原有的自负都去了哪里，似乎从与婉筠成亲后，他心中的豪气便一点一滴的流失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有点厌恶待在这里，他想回长安，回到婉筠身边。但偏偏这是他的责任，现在他真希望能够赶紧把这场战事了结，他好可以早日回京。

第十章

两个月。婉筠回到长安已经两个月了，这两个月就像一辈子一样漫长。她不耐的拨开脸上的发丝，天空万里无云，她却心烦气躁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凝霜忽然无声无息的出现在她身旁问道。

婉筠抚着胸口，转头看着凝霜，埋怨的说：“你吓了我一跳。”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开开玩笑。”凝霜坐在她身旁，连忙道歉。“孩子没被我吓到吧？”婉筠无可奈何的笑一笑。自从所有人知道她有身孕开始，每天只要一睁开眼，就有一堆各式各样的补品等着她。其它的人开口闭口，除了孩子还是孩子，他只有五个月大，就把她累个半死。

“你放心吧！我没事。”婉筠回答。“你不是回宫里去了吗？怎么现在会在这里？”凝霜听她一提，才想到此行的目的。“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

好消息。”她激动的拉着她的手说道。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“我从总管太监的口中，得知我三哥——”她故意停顿了一下，注意看着婉筠的表情，“他要回京了。”婉筠闻言吃惊的眨眨眼睛，不知道是不是她听错，子怀要回京了？“是真的。”凝霜看到婉筠一脸不信的表情，又在后面肯定的加了一句，“我三哥打了胜仗，这件事，我想马上就会传遍整个京师。而且我三哥已经班师回朝，预定三天之后就会到达，我相信待会儿就会有人来王府通报，你这下真的可以摆脱相思之苦了。”婉筠听到她的话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激动的问道：“你真的没骗我？”凝霜举起右手，一脸诚信的说：“我发誓，这件事千真万确。”婉筠开心得直想跳起来，但为了避免她带个肚子兴奋的蹦跳，吓坏身旁的人，想想，还是决定算了。

她有点吃力的撑起自己的身体，喃喃自语的走下凉亭。“子怀要回来，真是太好了。”“是很好，不过你也小心点。”凝霜紧张的走到婉筠身旁，伸出手扶住她。

“我没事。”婉筠无奈的说，“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生什么重病，别那么紧张，行不行？”“开什么玩笑，”凝霜说，“你怀的可是个小王爷，是我的皇侄，你不小心一点，我不是就没得玩了。”“哦！”婉筠侧着头满含笑意的盯着凝霜，“搞了半天，说你关心我，说穿了，原来是关心你将来有没有得玩，你想得还真美。”“别这样嘛！”凝霜感到不好意思。

“其实你大可自己生一个，不就好了。”婉筠依然不放过她。

“喂，我还未出阁，怎么生小孩？更何况，要我跟谁生？”“那还不简单，嫁给我大哥不就都解决了吗？”“开什么玩笑。”凝霜嘟着嘴巴，放开扶住婉筠的手，走向前几步。

婉筠在她身后笑着摇摇头，走到她身旁接着说：“我可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你放心，有我帮着你，你一定会嫁给你想嫁的人。”凝霜故作不在乎的耸耸肩，回避这个话题。“我们不要再说他了，毕竟他这次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，提这个还太早。”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婉筠疑惑的问。

“虽然打胜仗，大军班师回朝，但是一定要有一员大将和一些士兵留守在云中，以往我三哥都会自动留守，但是这次在京里有你这个大诱因在，他绝不会待在云中，所以啦，傅毅刚是非常有可能会被留在云中，回不了长安。”婉筠听到她的话，了解的点点头，“原来如此。但是，这又没有什么差别。”凝霜笑了笑。“或许吧！”婉筠打气的轻拍它的肩膀，然后抚着自己有点发酸的背部。

凝霜见状，立刻紧张的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婉筠摇摇头表示没事，又说：“我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你待会儿还要回宫吗？”凝霜想了一下说：“我看我还是回宫的好。我收到三哥的信，他竟然警告我别带你乱跑，要是我带你乱跑，让你有个什么意外，他回京之后会亲手拧掉我的头。”“他啊！就是太紧张了。”婉筠摇摇头。

从她回到长安，只要她收到一封家书，李思一定也会有一封。前一阵子，她看了子怀给李忠的信，才知道为什么李忠天天都会炖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原来都是她那个夫婿的意思；更甚的，他还仔细规定不准她做什么，难怪最近她那么不自由。其实怀着孩子，她也没有胆子像以前一样偷偷跑出去，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伤了孩子。

“好啦！”凝霜扶着婉筠走回房，“你就别这副表情，我三哥这样做也是

疼你嘛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婉筠小心翼翼的跨过门槛，“我就是知道才会乖乖听他的话，待在府里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的休息。别忘了，三哥马上就回京了，你马上就会比现在更不自由，我三哥一定会你走一步，他跟一步，你信不信？”凝霜协助她躺下。“总之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啦！”婉筠躺在床上摇摇头，抚着自己的小腹。你真是伟大，她对着肚子里的孩子说道，还没有出世，就把一伙人搞得人仰马翻，真不知道等你出生后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她叹了口气，动了动身体，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准备好好的休息一番。

当子怀即将回京的消息传回王府，王府上上下下金都为他的回府，忙得天昏地暗。

只有她这个怀孕的王妃，完全像个没事人似的，走来走去看他们忙。今天子怀就要回来了，王府的下人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工作。

“小心！”一个丫鬟提了一桶水，差点撞上站在正厅的婉筠。李忠见状，吓得脸色发白，急忙赶到婉筠身边。

“你这个丫头，”李忠指着那个丫鬟骂道，“走路都不长眼睛啊！若是撞上王妃，你拿命来赔都不够。”“李忠，别怪她。”婉筠阻止他，然后转头看向一脸恐惧的丫鬟，“别害怕，你去忙你的。”“王妃，这样不行……”婉筠抬起手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。“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站在这里，所以你也别再责怪那个丫鬟了。你去忙你的，我要回房休息一下。”李忠必恭必敬的点点头。“是的，王妃。”“凝霜。”婉筠正要转身回房，却看到凝霜进了王府大门。

“你们忙你们的，别多礼了。”凝霜一到婉筠的身旁，立刻对厅里的人说道。

“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婉筠吃惊的问她。

凝霜耸耸肩。“我也有一段日子没见到我三哥了，我现在来这里，准备好好的看看他。”“你算了吧！你几时变得那么有手足之情。说实话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”婉筠可是早已看清她，想也知道她一定没安什么好心。

凝霜咬着下唇，心虚的说：“我知道三哥回来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跟你说，所以……”“所以你就想缠着我，让子怀没机会跟我说话，好让他气得牙痒痒的，对不对？”婉筠回房后，坐在椅子上问道。

“对。”凝霜点点头。但看到婉筠打趣的表情，才发觉自己又失言了，所以立刻又摇摇头改口，“不对。”“你不用装了，我太了解你了。”婉筠转过头，看着凝霜。

凝霜不甘心的坐在她身旁，一副破人看透似的嘟浓着，“你为什么要那么聪明？做什么都光教你给看出来，都变得不好玩了。”婉筠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摸摸自己的腹部。

凝霜也不在乎她的不发一言，继续说：“从我出宫到王府的一路上，就看到几乎全京城的人都在大街上等着迎接我三哥，那种场面真是浩大。”婉筠闻言只是对她笑了笑，她心中认为子怀平安回来才是最重要的，那些可有可无的排场风光，她并没有兴趣知道。

“现在，你知不知道我大哥有没有回来？”她侧着头问道。

“听我大皇兄说，好象留守的是程浩宾。”“是吗？那我大哥就可以回京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”凝霜当然也知道婉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，只是无奈的

说道：“婉筠，你就不要忙了，我大皇兄现在也在考虑要把我许配给谁，我都已经被他搞得很烦了，你就不要再管我的事，注意好自己的身体，赶快为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，这才是你该做的事。”婉筠对于她的反应，还是一笑置之，因为她这会儿并不仅仅是为了凝霜着想，才要撮合她和毅刚成亲，更重要的是要整整毅刚，她可是还对毅刚心目中“理想的妻子”耿耿于怀。他说他的妻子不能像她一样，那么伶牙俐齿，否则他就休妻，但对象若是当今的永乐公主，她就不信她大哥会那么大胆。

“你又在想什么？”凝霜看着婉筠阴晴不定的脸色问道，“你该不会身体不舒服吧？”婉筠摇摇头，没好气的说：“没有。为什么你们开口闭口都问这些问题，可不可以换点新鲜的说？”凝霜吐了吐舌头。她当然知道婉筠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，以前已经有很多人守着她，现在她有了身孕之后，又有更多的人管着她，这些下人还可以出声，告诉她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对于她的保护，只差没将她绑在床上罢了。

凝霜看看窗外，自言自语，“还真奇怪，我三哥怎么还没回来。”她干脆转移话题。

“刚刚在外头的时候，还听人说他们只离京城几哩路而已，怎么这会儿还没到？”“反正他到了，自然会有人来通报。”“说也奇怪，你怎么没在外头等我三哥？”凝霜疑惑不已。“这可不像你。”“别说了。”婉筠想起刚刚被李忠责骂的小丫鬟，只怕她再继续待在那里，会有更多人挨骂，所以她还是做做好事，远离那些可能会出事的地方。唉！真是太不自由了。

“我告诉你一件你可能会想听到的事情。”“什么？”婉筠好奇的盯着凝霜。

“我大皇兄……不，不是。”凝霜连忙更正，“是你那个叫什么登徒子的朋友，告诉我说，他明天一早会在茶楼等你。”“哦。”婉筠点点头，然后又觉得不对，“你怎么会见到登徒子呢？”“因为……”凝霜迟疑着，然后随便编了个理由搪塞，“我在大街上遇到的。”“大街？”婉筠看着她，“你就算上大街，也不会有机会跟他说话，毕竟你是公主，不应该……”“你就别问了。总之，他要跟你见面，有事情要跟你讲，去不去随你。”凝霜真的是被婉筠的话问得一个头两个大。最近她一直威胁她大皇兄，如果不把实情跟婉筠说的话，她就亲自跟她说，搞得她大皇兄头痛不已，昨天他才答应会把一切事情对婉筠说清楚。现在，她可等不及要看当今的皇帝出糗了。

婉筠虽然疑惑凝霜的反应，但是却也没有多问。因为她的目光，全被凝霜身后轻声推开门的人所吸引。

凝霜察觉到婉筠的目光，转身向后看，惊叫了一声：“三哥！”子怀视而不见的走近婉筠，他高大的身影转眼就到婉筠的面前。

“你真的在这里。”婉筠有点不敢相信的抬手摸着蹲在她面前的子怀。

“不错。”“你看起来很好。”“嗯！你看起来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摸摸婉筠已经隆起的腹部，咧嘴而笑，一双黑眸闪闪发亮，“也很好。”“哦。”婉筠听了他的话，竟然有些羞怯起来。“我知道我现在变得很丑。”“谁说的？”子怀握住她的手，认真的说：“你很美，比以前更美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甜甜的一笑，才问道：“怎么你回来，却没人来通报？”“我叫他们不要来吵你，我以为你在休息。”他摸摸她的头说。

在一旁被当成隐形人的凝霜，看到他们两人的模样，真的是感动莫名。在宫中那么多嫔妃，却没有一个能留住她大皇兄恒久的目光，在这个时代里，

还能拥有这种感情，真的是很难得。

她缓缓的站起身，早忘了她是来搞破坏的，悄悄的拉开房门走了出去，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这一对好久不见的恋人。

“这几个月有没有乖乖的啊？”子怀像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，把婉筠扶到床上坐下。

“我一回长安，就立刻被魏翔送回王府，然后马上有一堆人围在我身旁，就算我想不乖都不行。”子怀听到她的话，露齿一笑，亲亲她的额头。“我们两个月没见面，感觉仿佛过了好久。”婉筠回他一笑，柔顺的偎进他的胸前。

“孩子好不好？”子怀抚着婉筠的肚子问道。

“很好。”“他有没有给你惹麻烦？”“刚开始的时候是满难受的。”婉筠想起魏翔送她回京的途中，不由得苦笑。当时她害喜吐得天昏地暗，难过得要命，而魏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不停的为她停下来休息，让她能够舒服一点。她还特地叮咛他，不准把她的情况告诉子怀，她不要他为她担心。

“你应该庆幸，你没在前一阵子回来，”婉筠抓着他的手，“不然连你都会被我弄得心烦意乱，不知该怎么服侍我。”子怀听到她的话，尽管知道她的话中没有一丝埋怨，但是他心里就是觉得他不对，开口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立刻离开他的怀中，抬起头，疑惑的看着他。“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”“我应该在你身旁，而我没有。”“傻瓜，”她伸手去拍拍他，“我又没说怪你。”“我知道，但是……”她用食指轻触他的唇，想要惹他发笑，别再提这些事，于是玩笑似的说：“别忘了，我是个宽大的人，所以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”子怀闻言，果然失笑。“是啊！我都忘了你是多么的慈悲为怀。现在又怀了个小王爷或是小郡主，当然更加善良。”“小王爷。”婉筠忽然冒出一句。

“小王爷？”子怀对婉筠的话感到不解。

“我说我肚里的是个小王爷。”他温柔的笑看着她，“想不到你自己是女儿身，竟然也会有这种为夫家传宗接代的观念，想生个男孩。”“我才不是为了你的香烟着想。”婉筠纠正他，“我是为了我自己。”“为你自己？”子怀一听，可有点迷糊了。

婉筠点点头。“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的个性令你头痛、令大哥头痛、令我爹娘头痛，令所有认识的人都头痛，所以找才不要生一个个性跟我一模一样的女娃儿，否则我将来一定跟我娘一样头痛，我会受不了的。”天底下竟然有这种事？子怀无奈的摇摇头，“如果真的那么不凑巧，给你生个女娃儿，那该怎么办？”“不会的。”婉筠很有自信的说，“我一定会生个小王爷，而且他不仅要外表像你，连个性也得像你。”子怀又觉得疑惑，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还不简单吗？”婉筠敲敲子怀的脑袋，“孩子个性像你，才能让我欺负啊！真笨。”子怀这下真的想去自杀了。欺负自己的儿子？这种事只有她想得出来。

他搂着她，低头轻触她的唇，呢喃着，“总之，我只要你和孩子都平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“不会有事的。”婉筠依然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她没把握，子怀可是会比她更六神无主。

“对了。”婉筠这才想起自己的疏忽，“你才回来，应该好好的休息才对。”婉筠站起身，想去吩咐下人准备一些东西给子怀洗尘。

“我不累，你别忙了。”子怀连忙把她给拉下来，“我待会儿还要进宫面圣，倒是你，才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”“怎么才回来，连休息一下都没有，又

要进宫？”婉筠有些不满的说。

“别这样。”子怀劝道，“以往每次回京，都要直接进宫面圣，这次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先回王府。更何况，等会儿我也有事要和皇兄谈谈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要进宫交回我的军权和兵权。”他的话令婉筠吃了一惊，“为什么？”“为了你。”子怀点点她的鼻尖，“我可不想以后出征时，在不经意闲，又看到你无声无息的出现。这样太危险了，我可不要你出事。”婉筠心虚的咬着下唇，想了一下说道：“其实你可以不用为了我做这种牺牲，大不了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偷偷跟着你，不就好了吗？”子怀爱怜的盯着她。其实这次作出这个决定，是在还未出征之前就已决定好，他对于朝廷的一切，已经产生了倦怠感。毕竟，一个王爷还是不要手拥重兵，以免与皇上发生不必要的冲突。

他淡淡的对她笑了笑，气定神闲的说：“我自有分寸。现在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！等你醒来，我就从宫中回来了。”婉筠点点头，接受子怀的协助，在床上躺了下来。然后，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抓住他的手，“小心点。”“我知道。快睡。”子怀一直待到婉筠入睡后，才起身离去。

婉筠坐在窗前的躺椅上，看着外面的景色。最近睡得太多，所以她一大清早就醒了。

她转头看着仍在熟睡中的子怀，咬着下唇，考虑了一下，就悄悄的站起身，拉开房门。

最后又看了子怀一眼，才偷偷的跑出去。

由于子怀回京，所以一大清早下人是不靠近他们的房间，相形之下，她要跑出去也容易许多。他们都以为子怀回京，她就不可能出府，他们这下可是大错特错了。

她这次依旧从“音尘小筑”跑出去，谁知道一出大门，就被两个人给拦了下来。

“三王妃。”其中一个人开口，“我们是奉我家公子之命，来送你去茶楼。请上轿。”婉筠这才注意到他们两人身后的人和轿子，笑着点点头。她还以为是王府的人来拦她，原来是登徒子派来的人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一到茶楼门口，登徒子亲自扶她下轿，仔细的上下打量她一番。

“嗯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”“说谎。”婉筠对他的话嗤之以鼻，“我现在这种臃肿的模样，会跟以前一样，你的眼睛一定有问题。”子锋听到她的话，大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看你的负担那么重，我们先上去坐下吧。”“三王爷知道你出府吗？”他问。

婉筠看了他一眼，反问：“你认为他会让我出府吗？”当然不会。子锋看着她，不知该怎么开口对婉筠说。都是永乐那个丫头搞的鬼，他不由得在心中抱怨，说什么要他把一切都告诉婉筠。唉！怎么说呢？不过值得庆幸的事，永乐没跟来，他一大清早就派人把她的房门给锁了起来，她这么麻烦，已经令他这个皇帝头痛不已，所以他现在决定要早点把她给嫁了，自己的耳根也会清净许多。

婉筠疑惑的看着他，奇怪他怎么不说话，于是先开口：“凝霜说你有事要告诉我。”“嗯！”子锋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起头。“三王爷回京了。”他忽然冒出一句。

婉筠好笑的点点头。子怀回京，这件事早就传遍整个京城，怎么他会忽然冒出这句话？“永乐也老大不小了，她好象跟你同年是吗？”他又问了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。

婉筠想了一下，又点了点头。“凝霜是跟我同年，你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件事吗？”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“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婉筠真的觉得大大的不对劲。

“也没什么啦，我只是在想，永乐公主不知道会被许配给谁？我有点好奇。”“我大哥。”婉筠拿起桌上的一块糕点说道。

“你大哥？什么意思？”“把她许配给我大哥就好了。”“这样啊！”子锋在心里衡量了一下情况，他个人对傅毅刚也颇为欣赏，昨天子怀进宫交回军、兵权，他就曾打算将这大权转到他的身上。永乐配他，他满意的点点头，反正这些天永乐把他弄得一个头两个大，早就应该把她给嫁掉。

“你一直问凝霜的事，该不会……”婉筠差点被口中的糕点噎到。“你喜欢凝霜！”

我可是告诉你，不行，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我哥娶她，你可不能进来捣乱。”“我？我喜欢她？”子锋差点没笑翻天，不要说凝霜是他妹妹，就算她不是他妹妹，他也不可能把她并入后宫。没错，永乐长得是很美，不过这么一个丫头，不把后宫给翻了，那才有鬼。“我是喜欢她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不可能会娶她，你别担心。”“那你为什么开口闭口，除了凝霜还是凝霜？”“因为……”因为今天他会在这里，全是因为她！他在心中说道。

“大事不好了，皇……”跑上来的总管太监一看到婉筠，连忙更正，“公子，三王爷和傅将军来了。”听到他的话，婉筠这下真的噎到了，她连忙拍打着胸口，便把东西给吞下去，咳了一声，“子怀来了，你说真的？”她看到他肯定的点点头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无奈的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子怀这下肯定会骂死我。”“不会有事的。”一旁的子锋安慰她，“反正三王爷那么疼你，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”“疼我归疼我，但是这次我真的太过分了。”婉筠难得一次会感到内疚。“毕竟他昨天才回来，今天一大早，我就趁他熟睡的时候溜出府，就算他以前再纵容我，这次也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算了。”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告诉他是我叫你出来的。”婉筠吃惊的望着他，看到他自信满满的模样，又问：“你不是每次知道他要来，都会先走的吗？怎么今天却要留下来？”因为早晚都要让子怀知道，不如今天一次解决。子锋心想，否则，现在永乐握着他这个把柄，时时刻刻拿这件事威胁他，害他这个皇帝还要听命于一个公主，实在太累了。

“我看我还是先走好了。”婉筠虽然很讨厌当懦夫，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所以当机立断，准备先开溜。

“别紧张。”子锋伸出手拉住婉筠，“你有身孕，这样慌慌张张的人危险，待会儿叫你夫婿送你回去比较好。”婉筠闻言，嘟着嘴巴不发一言。子怀不是应该还在睡觉，怎么那么早起来，这下真的是只有一个惨字能够形容了。

她注意到底下的骚动，不用看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她咬着自己的手揩，看着怒气冲天的他冲上楼。

她抬起头虚弱的对他一笑，“子怀。”“你……”正要走向前的子怀，瞥见了她身旁的人，当场愣在原地。他不可置信的看着他，感到疑惑不已，“皇兄？”“皇上。”跟在子怀身后的毅刚也吓了一跳，不过他随即恢复镇定，立刻跪了下来。

这当中最搞不清楚状况的就属婉筠，她看着神色各异的三个男人，心中直觉困惑不已。

“你们都起来，别多礼了。”子锋终于开口。

“你们在干嘛？”婉筠摸摸自己的头，“登徒子，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？”“婉儿，”子怀制止她，“不可无礼。他是我大皇兄，也就是当今圣上。”“你是皇帝？”婉筠指着子锋的鼻子，“开什么玩笑啊！”“婉儿！”子怀看到她的举动，立刻把她拉到身旁，连忙向子锋说：“皇兄请恕罪，婉儿……”子锋伸手制止子怀的话，接着说：“我知道，不知者无罪。”婉筠现在终于有点了解了。

“你真的是当今圣上？”她又问了一次。

“没错。”子锋也肯定的回答她。

这下婉筠真的快气疯了，强压住怒火说道：“你竟然在耍我。”子怀先是呆了呆，才想起婉筠在未与他成亲前，就认识了这么一号称登徒子的人，而既然登徒子就是他大皇兄，那么这桩婚姻不就是……“大哥，你……！”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我这一切全是为你着想，要不然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反正现在你也娶到一个美娇娘，不是吗？”子怀被问得无言以对，倒是身后的毅刚强忍住笑意，原来三王爷和他那个聪明一世的妹妹全都被耍了，这其中，最聪明的还是当今圣上。

婉筠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我管你是什么当今圣上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会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。”现在她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和凝霜见面的时候，会有那么多冲突，原来全都是……。

她一气之下，也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推开扶着她的子怀，转身冲下楼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看到她的行为，不禁为她捏了把冷汗。“大哥，你真是……”他握紧拳头，用力的挥了一下，转过身，赶忙去追婉筠。

太好笑了！毅刚幸灾乐祸的想道，真是太好玩了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什么子怀叛变的传闻，都是圣上一手导演，为的就是要逼子怀不能抗旨。真是高招！也难怪连婉筠都栽在他手上。

正在心中暗笑不已的毅刚，丝毫没有察觉身后的子锋用一副深思的表情看着他。

这么一个人材，配凝霜真是不错。子锋心想，不过他也满可怜的，好不容易把一个古灵精怪的妹妹嫁出去，现在又要娶回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妻子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伸出手拉住还想往前跑的婉筠，“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，我的寿命至少被你吓短十年以上。你可不可以同情同情我，别再吓我？”今天一早起床，发现身边的人不见了，他就直觉不对劲，果然找遍整个王府，都不见她的人影，他急得头发不知白了几根，现在她竟然还带着个肚子跑。

婉筠闻言嘟着嘴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很不甘愿的说：“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人家只是气不过。”“是啊！”子怀搂着她往王府的方向走，故意用一副难过的口气表示，“你那么聪明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当然很难受。但是你好象忘了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乖乖的待在王府里，我没想到我才回京两天，一早睁开眼睛就发现你不见了，你这种作为真是令我太失望了。”她瞄了子怀一眼，

看到他的表情，以为他真的很难过，于是扁着嘴巴，红了一双眼，可怜兮兮的说：“人家已经说过不是故意的了嘛。”“我只是闹着玩的。”子怀连忙道歉，他可受不了他宝贝妻子的泪水攻势。

偏偏婉筠根本不理他，不发一言的直往王府走去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见她不说话，也只好紧跟在她身旁，避免她又做出一些危害自己的事。

“王妃。”一进王府大门，一群下人全都迎了土来。

婉筠视而不见的穿过他们，直接走回“锋怀清晓”。

“婉儿，”子怀有点担心的跟着她走进卧室，“你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婉筠双手撑着下巴，坐在椅上，依然一副深思的模样。

“婉儿！”子怀大声叫道。

婉筠把手放了下来，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：“我没事，我只是在想，登徒子既然是你大哥，那他也就是当今圣上，那么……”她忽然开心的拍了一下手掌，叫道：“这样太好了！”“好？”子怀疑惑的看着她的表现，她刚才还气冲冲的想杀了子锋，现在怎么又那么开心。人家都说女人善变，这下还真的是应证了。“什么东西太好了？”“你妹妹可以跟我大哥成亲了。”“永乐和毅刚？”“正确。”不可能吧！子怀莫名其妙的盯着婉筠，想了一下，再问：“你是不是跟皇兄说了什么？”“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给他个建议，把凝霜许配给我大哥。”“你啊！”子怀坐在她身旁，叹了一口气，刚才他还在为她的反常担心不已，弄了半天，原来又是在推动她伟大的计画。“你不要时时刻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，行不行？我真不懂，毅刚好歹是你的亲大哥，你竟然想要陷害他。”“陷害？你说这话太严重了吧！”婉筠替凝霜抱屈。“毅刚是我大哥，凝霜可也是你妹妹，瞧你说得好象凝霜有多可怕似的。”“算了，反正我也知道多说无益。总之，你自己小心一点，如果我皇兄真的赐婚，毅刚一定会跑来找你算帐。”婉筠不在乎的晃晃头。“有你保护我，我才不怕他哩。”子怀被她的表情给逗笑，点点她的鼻尖，又好气又好笑的说：“我还没有跟你算今天的帐，你就那么有把握我会帮你？”“你疼我啰！”她一边说一边向他偎近，“真想不到登徒子竟然会是当今圣上。”“不气他了。”他伸手搂她。

婉筠在他怀中摇摇头，很满足的说：“看在他帮我完成我大哥婚姻大事的份上，我就当这件事算了。”“是，是，是，你还真仁慈。”子怀对她完全没法子，听她说话的口气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才是皇帝。

“傅婉筠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婉筠吃了一惊，离开子怀的怀抱，转头看向窗外。

“是谁那么大胆？”子怀站起身，正想拉开门，门却被人从外面推了开来。

“对不起，王爷，”李忠在后头气喘吁吁的说，“傅将军坚决要立刻见王妃，我拦不住，所以……”子怀举起手，制止李忠继续说下去。“没事的，你先出去。”直到李忠退出去，婉筠才问：“什么事那么急？连通报一声的时间都没有。”“你还好意思说？”毅刚高大的身影直直的朝她逼近，脸上的表情好似要杀了她。

“子怀。”婉筠被他吓了一跳，连忙叫道。

“毅刚，”子怀立刻走到毅刚面前，阻止他继续往前走，“你别吓到婉儿。”“我吓她？”毅刚指指自己，又指指婉筠，“我才被她给吓死了。”“你怎么

说这种话，我又没做什么事？”婉筠撑起自己的身子，绕到子怀的面前，直规着毅刚。

“你还说没有，皇上赐婚，不是你搞的鬼，还会是谁？”“你说什么？皇上赐婚？”婉筠一听，浑然无视毅刚的怒颜，开心的笑了出声。

“真是太好了！没想到登徒子动作那么快。吉时订在什么时候？”“你还说，我真的想打死你。”婉筠看到他高举的手，赶紧躲到子怀的背后。

子怀手一抬，立刻把毅刚的手给抓下来。“毅刚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，我怎么没听到圣上下旨赐婚，而刚刚也没听我皇兄提及。”毅刚生气的把自己的手给抽回来，强押怒火的回答：“明天圣上就会下旨了。”毅刚真的是快气疯了。刚才在茶楼里，子怀和婉筠一走，皇上就问了他一堆问题，到最后竟然说要把永乐公主许配给他。他想也知道这件事是谁搞的鬼，他不生气才怪！

“大哥，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婉筠又从子怀的身后走了出来，不知死活的说：“凝霜漂亮又善解人意，你以后得到一个美娇娘，又是个驸马爷，有什么不好？”“我都要被你气死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些有的没有的。”“毅刚，婉儿说得也没错，你就别生气了。”子怀也在一旁劝道。

“我对永乐公主的感觉，你应该是再清楚不过，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”子怀叹了一口气，“那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陈年旧事了，你还提它干嘛。”毅刚至今对于凝霜踢他下湖的事仍耿耿于怀，这辈子从没有人敢像永乐一样的对他，当年的她只是一个小丫头，就敢如此胆大包天，他可不敢妄想现在的她会有什么改变。

“我根本不想娶那个刁蛮的丫头！”毅刚真的是气到口不择言。

“毅刚，”子怀警告道，“永乐她好歹是我妹妹，你这么说太过分了。”“我知道，子怀，但是我真的不愿娶她，我配不上她，行不行？”婉筠张大嘴巴看到毅刚身后的人，这下真的完了。

一旁的子怀也察觉到婉筠的不对劲，低头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婉筠抬起手，指指毅刚的身后。子怀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看到站在门口的人，不由得也倒吸一口气。

毅刚看到他们两人的目光，也转头看向后头。这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是那个在茶馆门口见到的美丽少女！他呆在原地，痴痴的看着她。

凝霜真的很难相信，原来毅刚真的那么讨厌她。她仔细的环顾了房里的每一个人，最后把目光定在傅毅刚身上，她把手放在嘴巴上，强抑下一声哭咽，转身跑了出去。

“凝霜！”婉筠急急的走向前几步，看到跑远的凝霜，立刻气愤的转身面对毅刚，“我恨死你了，傅毅刚！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誓不两立。”“婉儿，你给我站住！”子怀看到跑出去的婉筠，吓得脸色惨白，直到看到几个下人把她给拉住，才呼了口气。

他转头看着呆立在一旁的毅刚，无奈的说道：“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！你已经报仇了。”“她是永乐公主。”毅刚还是有些不敢相信，现在他终于知道，为什么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会觉得有点眼熟。刚刚那些话，若给她听到了，不就……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子怀看到正要出去的毅刚问道。

“我要去追她，不然刚刚那些话很伤人的。”“良心发现了啊！”子怀看到他着急的模样，调侃道：“现在才后悔，不会太迟了吗？”毅刚没心情理他，只想赶快去找凝霜解释。

“别去了，”子怀抱住他，“有婉儿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婉儿气你归气你，

到最后还是会帮你，不用担心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已经见过永乐了，是不是？”毅刚点点头，把与凝霜见面的情形全告诉他，顺便在此等婉筠回来。

“你怎么还没走？”婉筠被小云扶回房，一看到毅刚就一肚子火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子怀从小云的手中接过婉筠，扶她坐下，关心的问道。

婉筠对他摇摇头，又把目标盯到毅刚身上。“你还不走？”“婉儿，别这样。”子怀制止道。

“凝霜是你妹妹，我是在帮你教训他，你还要帮他。”“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毅刚不在意婉筠的话，急着问道。

“只差没难过到自杀，我的回答你满不满意？”毅刚听到她的话不由得瑟缩了一下。婉筠疑惑的看着他的反应，转头看向子怀，子怀只是摸摸她的头，不发一言。

“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当初。”婉筠咕脓的说，看着毅刚后悔的表情，“好，不要说我这个当妹妹的不帮你，只要皇上下旨，凝霜还是会跟你成亲，可以了吗？”毅刚一听，立刻点点头，感激万分的说道：“谢谢你了，小妹。我现在就回去告诉爹娘这件事。”婉筠看着他的背影，摇摇头。转过头，却看到子怀深思的打量她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她问。

“有，而且是非常不对。”子怀说，“你怎么可能会那么好心帮毅刚，刚才你还气他气得牙痒痒的，现在竟然那么好讲话。”婉筠心虚得眼睛四处瞟动。“我好累哦！”她站起身，走向床。

她一定有事瞒他。子怀跟着她走到床边，想一探究竟的询问：“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婉筠把鞋子踢掉，爬到床上，不耐的说。

“你骗我。”子怀拉住她。

“我真的很累，你不要吵我嘛。”婉筠撒娇的说道。

子怀摸摸她的脸颊，无奈的劝告着，“他是你大哥，你不要太过分。”“我不会的。”婉筠躺在床上，用一副无辜的表情说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子怀还是不相信她，“你休息吧！我想我还是进宫一趟比较好。”婉筠闻言，立刻抓住他的手问：“你进宫做什么？现在我哥要娶凝霜，凝霜要嫁我哥，你可别去胡闹。”“我又不是你。”子怀点点她的鼻尖，“我只是想问皇兄，要把吉时定在什么时候，如此而已。”“哦！”婉筠了解的点点头，“那你就快去，待会儿回来，要把情况源源本本的告诉我。”“好。”子怀亲亲她的额头，起身雕去。但随即又转了回来，“你可不要再溜出去，若是让我发现，我可不会像今天早上一样，轻易的就算了，知道吗？”婉筠听话的点点头。“知道。”婉筠一直看着子怀离去，才偷偷的溜下床，准备到“音尘小筑”找凝霜，与她共商大计，整整她那个混蛋大哥。声尾今天可有好戏看了。

婉筠坐在子怀的身旁，看着文武百官不停的跟毅刚道恭喜。今天是毅刚和凝霜的大喜之日，从两个月前和凝霜谈过之后，她可是日夜盼望这一天的到来。

看着大哥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，她真是等不及看他哭笑不得的表情。她举起桌上的茶杯，隐藏住自己的笑意，肚里孩子仿佛也察觉到她开心的心情，挑在这个时候踢了她一脚。她笑着摸摸他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子怀看到她的举动，连忙关心的问道，“早叫你不要来的，谁知道你坚持要来，我现在去跟毅刚说一声，立刻送你回王府。”“不用了。”

婉筠连忙伸出手制止他，“我没事，我们只要再待一下子就行了。”“你又做了什么？”子怀有点担心的问，他可不要她在这种大喜的日子又闯祸。

婉筠只是笑着摇摇头，只等着看好戏。

“驸马爷。”一个宫女急急的从外头跑了进来。

大家全都停下手边的工作，看着匆忙跑进来的宫女，只有怀孕七个月的婉筠像个没事人似的，继续吃吃喝喝不停。

“怎么回事？你现在不是应该陪着公主吗？”毅刚问。

“公主……”进来的宫女叹了口气，“公主不见了。”“什么？”当下所有的人纷纷开始窃窃私语，毅刚更是吃鹬的呆立在原地。

随即一想，他转头看向婉筠，“她现在在哪里？”“你说谁？”婉筠装傻。

“婉儿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永乐到底在哪里？”子怀也在一旁问道。

婉筠慢条斯理的拿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才抬头看脸色大变的毅刚，缓缓道了句：“扬州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子怀和毅刚异口同声的问道。

“我说她去了扬州。”她重复一次。“她说她想到扬州看看，所以她就去啦。”“你不会劝她吗？”毅刚抱怨的问。

“她想去就去，我为什么要劝她？反正我已经很对得起你了，我有告诉你，她到扬州去了，不是吗？”“你……”“别你啊我的，”婉筠吃力的站起身，打断毅刚的话。“你赶快去追，现在她一定还没有出城门，你一定可以追得到。如果你再继续待在这里，她真的就到扬州去了。”毅刚不需要再有更多的提示，不顾在场的所有宾客，连忙转身跑了出去。

“我就说你怎会那么轻易就放过毅刚。”子怀扶着她离开相府时，在她的耳边说道。

“总要给我大哥一个教训。”婉筠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“都已经快临盆了，还这么调皮。”婉筠抬起头对他一笑。“我是不是听到有人在抱怨啊？”“没有。”他紧搂了她一下，“我哪敢抱怨。”“谅你也不敢。”她轻声的说，踮起脚尖，吻一下他的喉头。

子怀微笑的看着她，亲自扶她上轿。

婉筠对子怀摇摇头，“我不想坐轿子。”子怀疑惑的看着她。

“我想你陪我走一段。”婉筠说。

“可是你的身体？”“没事的，我们走走，好不好？”子怀看到她一脸祈求的表情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“不知道大哥追到凝霜没有？”走了一阵子，婉筠才开口道。

“终于知道担心了。”子怀调侃的说。

“不是担心，只是好奇。”“难不成你就不怕毅刚追不到永乐？”“不可能的。”婉筠自信满满的说。毕竟以她大哥的能力，怎么有可能追不到一个弱女子呢？子怀对于这件事还是持保留态度，因为凝霜就像他的小妻子，若真要做一件事，一定会做得轰轰烈烈，只怕这会儿凝霜已经出城多时了。他现在理应去帮毅刚，但是正如同婉筠说的，确实是该给毅刚一个教训。更何况，凝霜也已经是毅刚的责任，他不该再插手。

他低下头看着婉筠，温柔的问道：“走了这么一段路，累了没，要不要上轿？”婉筠还是摇摇头，开玩笑的说：“反正我若真的累了，你会抱我。”子怀对她的话笑了笑，竟然真的弯下腰把她给抱起来。

婉筠吓得连忙用双手环住他，看到后头的下人全都一副吃惊的表情。

“你做什么？我只是开玩笑的，我现在那么重，快放我下来。”子怀想了一下回答：“说实话，是比以前重了很多，不过这点重量对我而吉，轻而易举。”婉筠听到他的话，轻笑着把头搁在他的颈窝，低声的说：“不怕让别人知道，到时你这个三王爷可就要颜面扫地了。”“怕什么？”子怀不在乎的说，“反正从我跟你成亲的那一天开始，我的颜面早就被你给踩在脚下，践踏得一文不值，现在我也不希罕那些颜面了。”婉筠窝在子怀的怀里，露出一个笑容，轻声说道：“或许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当今圣上。虽然刚开始的时候，他骗了我们，不过我们都得到了彼此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”子怀低头吻了吻她的头顶，对她许下承诺，“我爱你，我更会宠你、疼你一辈子。”婉筠满足的筑了笑，感到子怀抱紧了她。她安静下来，感到一阵疲惫淹没了她，她更往他怀里缩，阖上了双眼。

子怀爱怜的看了眼怀中沉沉睡去的人儿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满天的星斗，不由得心怀感激，上天真是厚爱他，赐给他一个宝贵的佳人，以及即将出世的婴儿。不过也正如婉筠所说的，或许，最应该感谢的是当今圣上。

他轻笑出声。他甚至可以看到，他的大哥现在一定正在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。

*看得过瘾吗？若还不够的话，更精采的千里寻妻，傅毅刚 VS. 李凝霜的世纪对决，请看即将推出的——《刁蛮小公主》，你会更爱他们！

